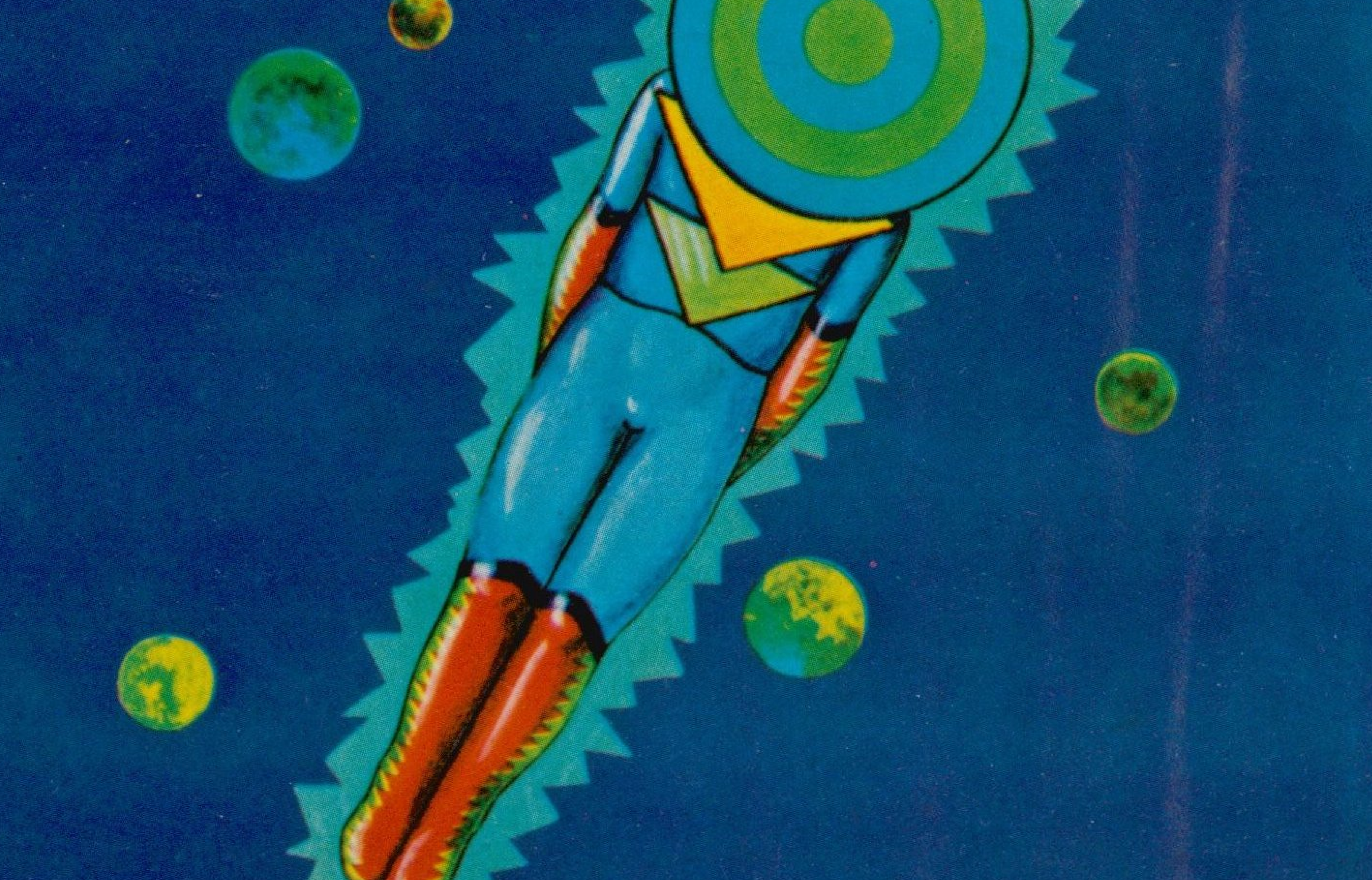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4

從宇宙來的少年

派翠西亞・萊特森著／祁淡東譯



國語注音

從宇宙來的少年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4

DOWN TO EARTH

P. WRIGHTSON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出版者□大衆書局□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發行者：大衆書局□發行人□王餘德□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印刷者□美光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塩埕七號

67 7初版

譯者：祁淡東

特價三十五元



國語注音·優良讀物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前言

這個故事的背景是在與美國差不多廣大的澳洲大陸上的最大、最古老的都市雪梨。在這個風景美麗的都市裏展開了本書的故事。

現在的雪梨市正在有計劃地拆除舊有的建築物，來建造新的道路、橋樑、大廈。個人對舊有的懷念是絕對阻止不了工程的進行。

可是有一天，喬治跟凱西在一棟明天就要拆除的舊屋子裏發現了一個少年躲在裏面。於是想幫助他，但是這個少年具有地球人所不能相信的超人能力。

喬治跟凱西不但覺得很有趣，而且跟這位少年交上了朋友。他們從這少年的行動上及若無其事的談話中知道了自己所逐漸失去的重要東西，使得自己能夠深深地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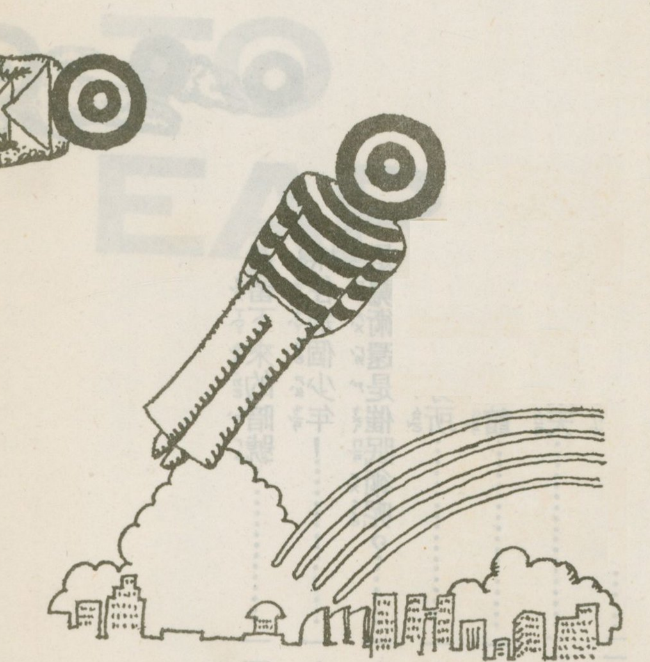
讀者們，你們知道那些是什麼東西嗎？請一面看一面思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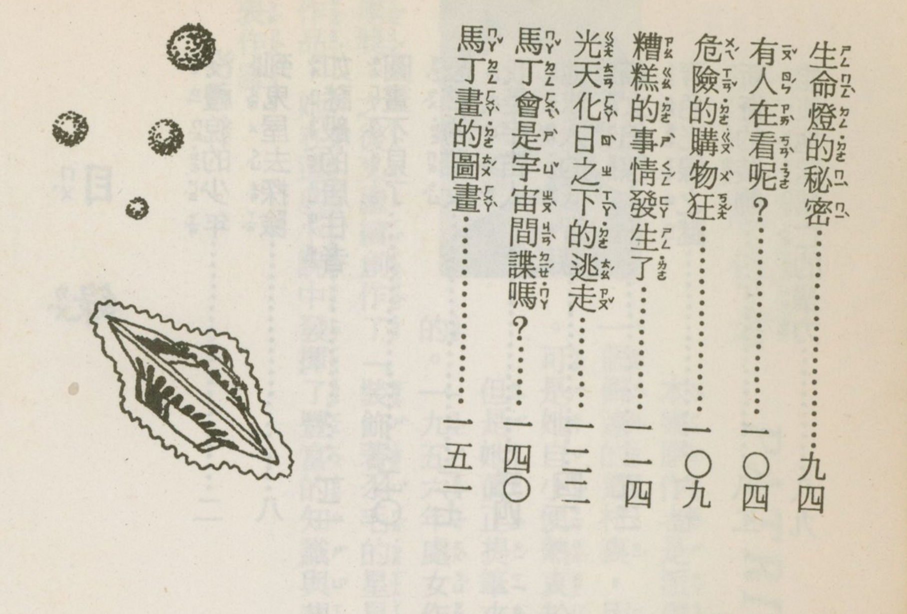
原作者 PATRICIA LITER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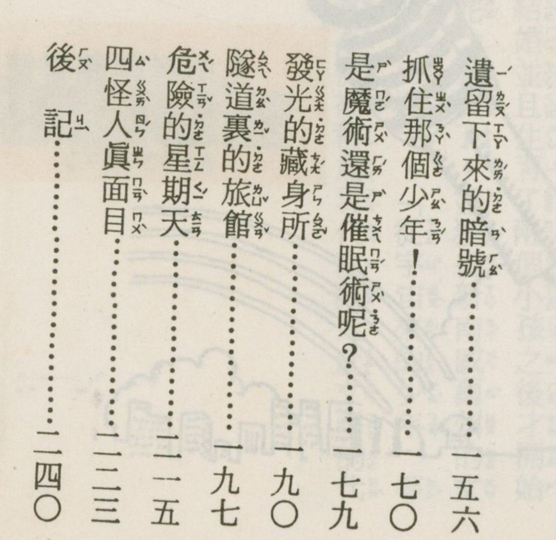
本書原作者是派翠西亞・萊特森女士。她出生在澳洲大陸中部的一個僻遠的鄉村裏，因爲交通不便，所以她只得靠著通信來接受教育。可是她自小便熱衷於讀書，並且立下志願以後要成爲一個作家。

但是她眞正提筆來創作是在結婚並且生育了兩個小孩之後才開始的。一九五六年處女作「捲曲的蛇」發表了，並獲得新南威爾州的文學獎。之後又繼續創作了「裝飾著羽毛的星星」、「我的賽馬場」、「從宇宙來的少年」等作品，她在這些小說中發揮了豐富的知識與想像才能，眞不愧被稱爲現代澳洲兒童文學的代表作家。

目錄







從宇宙來的少年

DOWN TO EARTH

沒禮貌的少年

「不管要建新都市的理由有多充分，也用不著把具有那麼悠久歷史的塔形建築物拆毀呀！你說是不是？」

十三歲的喬治亞當斯對著站在他旁邊的朋友路克登發表著他不滿的意見。

「你說的雖然不錯，可是你要是看到了舊屋子裏面那些被蟲蛀壞的木頭，就知道這樣是無法使都市現代化的。」

路克登對於喬治的感傷好像不太贊成似地，用嘲笑的口氣說著。

還好他說話的聲音被掉落下來的碎瓦聲蓋住了，沒有傳到喬治的耳朵裏。

這裏是澳洲的最大的商業都市—雪梨，人口約有兩百七十二萬人。正如同剛才喬治所說的一樣，雪梨市現在正在進行建造新都市的計劃。而且不單是在一個地方，在市內各處都在拆除古老的建築物，代之而起的是一座一座近代化，外表看上去並不很美麗的建築。

拆毀舊房屋的工具是用起重機跟機器操縱用的大鐵球來進行的。工作的時候揚起了很多灰塵，所以那些工人從頭到腳，全身都沾滿了灰色的沙子。他們看上去不但很髒，而且也很

累了。所以現在太陽雖然還高高地掛在天上，但這些工人已經停下工作去休息了。在一旁的那位英國駐澳洲的總督正在神氣十足地仰頭喝啤酒。

那部起重機現在正停在一個古老的大鐵窗旁邊放著。窗戶的框因爲被擠了一下，所以漏出了大約二十公分的空隙，從外面可以很清楚地看見裏面的情形。這時候路克登站了起來說：

「讓我去探險一下吧！」

說完就朝著那座快要被拆毀的舊房子跑了過去。他跳過了堆成山一樣的瓦片、石頭，很敏捷的爬上了牆壁。

在旁邊看到這情形的大人們都不禁「呀」地叫了出來。路克登也知道了他們看到自己的舉動，他顯得有點得意地停頓了一下，轉頭望著喬治，意思是說：

（你怎麼不跟上來呢？）

喬治看了一下這情形，不禁咋了一下舌頭。因爲在路克登的底下已經聚集了很多人，他們看上去好像是軍隊似地圍在底下。

路克登又更加得意的繼續往上爬。喬治眼看自己是沒機會跟上去了，所以就垂頭喪氣地

準備離開這裏。

正當他要走的時候，一個少年突然地出現在他的眼前。這個少年身子很瘦，皮膚顏色有點黑，尤其是他的暴牙特別引人注目。原來這個人是喬治的朋友德比特克茲。

德比特一看見喬治，連忙伸出他那油垢的手說：

「喬治，上次打賭我贏了吧！拿兩毛錢（美金）來吧！」

「打賭？什麼打賭？」

「你別想賴皮了！我們不是在三天以前都說好的嗎？」

「……。」

「那個時候你說的很肯定。你說要是用起重機來工作的話，那只要三天，就是到今天為止，那座舊屋子跟圓塔都會完全拆掉，地面上會變的平平的。我卻說『只會拆到一半』，你不相信，於是我們就打賭兩毛錢。你看現在這個樣子果然像我講的一樣吧！而且那時路克登還在旁邊當證人呢！」

德比特說著，還用下巴指了指路克登的方向。

喬治沒辦法地嘆了一口氣，從口袋裏拿出了兩個兩毛錢的硬幣，其中一個給了德比特並

且說：

「德比特，這裏還有一個硬幣，你想要嗎？」

「我當然想要啦！」

「好，那麼我們再來賭一下。這一次不賭拆屋子的日期了，我們來比瞪眼。誰要是先笑出來的話，誰就輸兩毛錢。」

「好極了，就這麼辦！」

於是這兩個少年為了兩毛錢，開始把他們全身的意志集中到眼睛跟臉上，狠狠地盯住對方。

喬治對於這種瞪眼睛的比賽很拿手。這時他已經裝出一副很兇的面孔，一點笑意也沒有，臉上全無血色，蒼白的就像死人的臉一樣，只有眼睛張得大大的。

可是他的對手德比特也不甘示弱，德比特把臉皮皺了起來，很兇惡的看著對方。

一分鐘、兩分鐘，瞪眼的比賽繼續地在進行著。

到了第三分鐘的時候，喬治感覺到他的脖子上有點熱熱的東西似地。

同時他也感覺到周圍有一股寒流。



（這不會是德比特造成的，一定有第三者正在瞪著我們。可是爲什麼會讓我有這種感覺呢？）

喬治舉起了右手，用手表示了一下時間，他想這樣德比特一定不會生氣的。

可是德比特也叫著說：

「喬治，你有沒有感覺到好像有人在看我們呢！」

他們同時用右手一指，轉頭看去，不禁「啊」地叫了一聲。

原來是在十公尺旁邊的人行道上站著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他也許不是附近的人，因爲喬治和德比特從來沒看過這張面孔。這個人看見他們發現了自己之後，並沒有慌張地馬上跑走，反而動也不動地看著喬治跟德比特。

「那個傢伙，他妨礙了我跟你的決鬥，把你跟我的注意力都分散了。眞是個沒禮貌的傢伙！」

喬治說完，便想找這個少年算帳，於是往他那邊走了過去。

可是才走了兩三步，那個少年猛然一轉身，一瞬間就像落葉被風吹走似，用非常快的速度一下子就朝街角跑了過去。那個樣子就像犯人看到警察一樣地慌張。

「爲什麼那傢伙看上去這麼奇怪呢！對了！喬治，你移動了腳步，這場比賽已經分出勝負了！」德比特一邊吹著口哨，一邊愉快地說著。

到鬼屋去探險

喬治的心裏一直在想著那個奇怪而沒有禮貌的少年，所以他一直沒有離開這個地方。最後到了快吃晚飯的時候了，他又走到那個少年所跑過的街角，順著斜坡慢慢地往下走去。拐了兩三個彎之後，在距離道路五、六公尺左右的一片較低的地方有一座很古老的大房子，四周都被樺樹與栗樹圍了起來。中間的院子也很寬闊，到處都長著灌木與粉紅色的苜蓿，就像是絨毯似地舖在地上。

這棟建築物最少有兩百年的歷史了吧！它那生滿了鐵銹的屋頂鐵片在午後斜陽的照射下產生了暗淡的暉光。

二樓應該是起居室，一樓的外面完全用捲動的鐵門遮起來了，由這裏可以看出來一樓是停放汽車用的汽車間。

二樓的外面還有一個很大的陽台，有階梯可以直接下來。從外面看上去根本不像有人住的樣子。

「看上去眞像一間鬼屋，大概再過不了多久也會被拆了蓋新大樓吧！」

喬治若無其事地說著，可是這時他忽然地注意到一件奇妙的事情。

原來是在二樓陽台上的花盆中有一個白色的鉢子。而且還有一隻很瘦的白狗，大概是一隻野狗吧，牠慢慢的走上了陽台，把頭伸進了那個鉢子裏去，好像發現了什麼好吃的東西似的津津有味地吃著……。

「眞奇怪呀，這麼看來這座鬼屋裏好像有人住呢！而且還養了這隻白色的野狗。」

喬治看了這情形之後，他便想到裏面去好好地觀察一番，看看到底是誰在裏面。

他注意看了一遍，發現靠陽台這一邊的落地窗打開了大約三十公分的寬度。

（果然不錯，一定是有人住在這棟屋子裏面。）

受了好奇心驅使的喬治開始動腦筋，如何到這棟鬼屋裏去探險。

鬼屋的四周雖然被高度大約一公尺的鐵絲網包圍住了，但因爲到處都是破洞，所以喬治輕而易舉的就鑽了進來。

正在撥開雜草往屋子走近的時候，剛才那隻白狗跑了過來，用鼻子在喬治身上聞著。

「喂，小白狗，你來給我帶路好了。」

這隻狗好像聽得懂話似地，牠搖了搖尾巴之後便向通往陽台的階梯上跑了過去。

喬治連忙抬起腳步跟了上去，這個樓梯一點也不像看上去的那麼堅固。

「呀，這樣不行，一不小心就會把木板踩穿掉下去。看情形，這個房子大概很久沒人住過了。」

喬治上來之後，他從窗戶的空隙處往二樓的屋子裏很仔細地看著。

一股很濃厚的發霉味道湧進了他的鼻孔裏。地上的灰塵已經積了有兩公分的厚度，當白狗搖動牠的尾巴時，都會把灰塵煽起來。

喬治提心吊膽地走了進來，開始找尋通到樓下的樓梯。

可是這棟屋子的構造也眞奇怪，竟然沒有樓梯。可是在地上的一個角落裏卻有一個像蓋子似的四方形窗戶，從這裏可以看到下面房間裏的動靜。

底下的房間雖然也有窗戶，可是跟上面的屋子一比起來就顯得暗多了。而且地上的水泥地到處都是破洞。

「哈哈哈，我明白了。那裏一定是浴室。有人偷偷地跑進來把鋪著瓷磚的浴缸拆下來拿出去賣了。」

喬治還發現底下的房間角落上有一個門。

於是他又小心翼翼地下了樓梯，把剛才看到的那扇門打了開來。走進了一樓的這些零亂的房子裏。

鐵製捲門所蓋住的地方果然是汽車間，裏面有一個印有M字母的汽油桶，還有一個很舊的爐子跟三個已經風化的輪胎擺在地上。

「我看這棟屋子最少空了有三年沒人住過。」

喬治自言自語的說著。可是就在這個時候，他在汽車間的地板上發現了一張超級市場用來包裝食品的包裝紙。

「由這張超級市場的包裝紙看來，一定有人住在這裏，不但他自己在這吃喝，並且還養了外面的那隻狗呢！」

喬治想到這裏，心跳的速度不禁加快了起來。

「這個人到底是一個大人呢？或者是一個自食其力的小孩呢？」

他一面想著這個如謎的居住者的身分，一面往汽車間的角落上走去。

當他走到牆邊的時候，突然有五、六幅圖畫呈現在他的眼前。他拿起來仔細地看了起來。

喬治看了之後，不禁搖頭嘆息，因爲畫的實在太糟了。

原來這是用藍、綠、黃、紅等鮮艷的顏色所畫的一些奇怪的動物跟蝴蝶。每一張的圖案都是亂七八糟的。

（就連幼稚園的小朋友也畫得比這些好。由這看起來，畫這些東西的人一定是一位頭腦很怪的人。不，也許畫這些圖畫的人是個大天才也說不定。這些畫大概就是住在這裏的這個怪人畫的吧！這一定錯不了的。）

想到這裏，喬治心裏不禁有些害怕起來。

當他正要把這些畫放下去的時候，突然從背後響起了一陣金屬的聲音。

如謎般的居住者

「你在這裏幹什麼？」

喬治連忙轉過身來一看，由門外射進來的光線照在說話人的臉上，原來是一位年紀大約十二歲的少女。

她的臉很削瘦，紅色的頭髮疏疏落落地垂下來。她穿的是一件很舊的粉紅色緞子做的洋裝，外面加了一件灰玫瑰色的短外套。這個少女用她那對棕色的眼睛嚴厲地看著喬治說：

「你到底是爲了什麼目的而來這裏偵察呢？」

喬治對少女皺起了眉頭說：

「你又爲什麼要管我做什麼呢？」

少女用手撥了一下垂下來的頭髮繼續說道：

「我一直注意你的行動，到今天已經是第十天了。」

喬治聽了不禁笑了起來。

「什麼？已經十天了！可是我的家距離這裏有兩公里呢！噢，我明白了，你一定是爬到屋頂上用望遠鏡看的。」

少女聽了，好像並不理會喬治的挖苦。

「你別開玩笑了。我家就住在那裏。」

這個少女用手指了指隔了一條街的一座紅色的二層樓的房子，然後用充滿自信的語調說：

「你看那間開著窗簾的房間，那就是我住的房間。我每天都從那裏來監視這裏。我發現你每天都在這一帶遊盪。」

「……。」

喬治聽了，歪著頭心裏在想這個少女眞是一個奇怪的人，她怎麼會看見自己每天都在這裏呢。少女繼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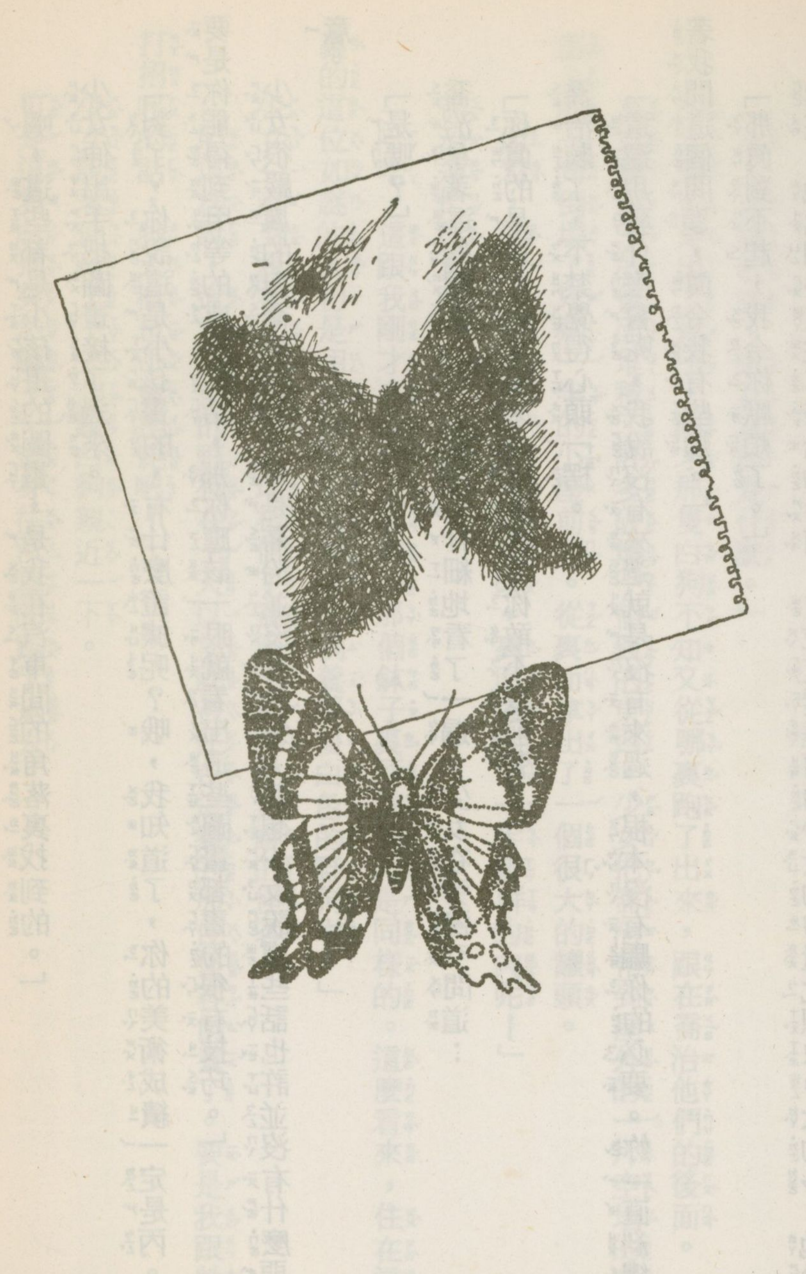
「要不是你的話，那會是誰在這裏亂逛呢？」

「不管妳怎麼說，今天是我這一輩子第一次到這裏來。你所監視的一定是另外一個人。」

「啊，眞的嗎？」

少女聽了，臉上不禁漲紅了，她爲了掩飾她的不好意思，低下了頭去看喬治手中的那些幼稚的圖畫。

「呀，這些圖畫眞可愛。」



「嗯，這些都是小孩畫的圖畫，是我在汽車間的角落裏找到的。」

少女伸出手把圖畫接了過來。

「對了，你說這是小孩畫的，有什麼證據呢？哦，我知道了，你的美術成績一定是丙。要是你能得到甲等的成績的話，那你應該一眼就看出這些圖畫都畫的很有技巧。」

少女很嚴厲的對喬治說著。可是喬治並沒有生氣，他想少女說這些話也許並沒有什麼惡意。

「是嗎？」

喬治拿著這些圖畫一張一張地又仔細地看了一遍。少女在旁邊又問道：

「你眞的是以前從來沒來過這裏嗎？你敢不敢發誓？」

喬治聽了，不禁覺得心頭一楞。

「這還用發什麼誓呢，我說沒有來過就是沒有來過，根本沒有騙你的必要。妳一直糾纏著我問這個問題，眞令我有些煩。」

「那眞對不起，我令你厭煩了。」

說完，她就用手抓住了喬治的手腕，這位紅髮垂肩的少女的力量比想像中大的多。她說

「來，你跟我來，來看看那是什麼。」

少女領先走出了屋子。剛才那隻白狗不知又從哪裏跑了出來，跟在喬治他們的後面。

在這棟屋子的後面堆積了許多破爛不值錢的東西。少女把喬治帶到屋外的一片空地的角落上的一間倒塌了只剩一半的小屋前面。從裏面拿出了一個很大的罐頭。

「你看，這是一個剛開沒多久的罐頭，裏面還剩下一半新鮮的肉呢！」

喬治連忙往裏面一瞧，說道：

「哈哈，這跟我剛才在陽台上看到的那個鉢子裏所放的肉是同樣的。這麼看來，住在這裏的這位如謎的人物是用這種沙丁魚的肉來飼養那隻白色的野狗啦。」

少女一直到現在才好不容易地相信了喬治不是那位如謎的怪客。

「照這樣說，這隻白色的野狗在十天以前就被住在這裏的那位怪客飼養了。要是我跟牠打招呼的話，牠大概也不會拒絕吧！」

少女說著便蹲了下去想跟白狗親近一下。

可是這隻白狗突然轉了一個身往汽車間跑了過去。

汽車間的鐵門是緊緊地關著，白狗一面猛烈地叫著，一面用牠的身體去撞鐵門。

這時裏面傳來一連串奇怪的聲音，白狗也停下了牠這種奇怪的動作，並且顯得有些垂頭喪氣。

隔了沒多久，那種怪聲音消失了。又過了一會兒，這個女孩子突然向喬治自我介紹起來。

「我叫做凱西布琳普，今年十三歲。」

喬治聽了也毫不猶豫地接著說：

「我叫喬治亞當斯，今年也是十三歲。」

「喬治，你有沒有聽見剛才那陣聲音。」

「嗯，我聽見了。」

「那不像是老鼠、貓或是狗的聲音嘛。」

「不錯，你看那決不會是我發出來的聲音吧！」

「嗯，我現在對你在這附近遊盪所產生的懷疑已經完全澄清了，這完全是我的誤會。」

「那太好了。」

凱西布琳普的眼光裏閃過了一絲精靈的光芒，她接著說道：

「可是，我還有不了解的地方。」

「什麼，妳有什麼地方不了解？」

「這個嘛，你既然是拓荒者的子孫，那麼就應該具有相當的勇氣啦，是不是呢？」

喬治知道她是在挖苦他不進去查個清楚。他自己心裏雖然是有點怕，可是現在也不能不挺起胸來說：

「好，凱西，妳現在在這裏等我一下，我一個人到汽車間裏去探險。」

下了決心之後，他就把鐵門拉起來，低下身來鑽了進去。凱西覺得很驚訝，所以她在後面也跟了進來。

他們兩個人在這間相當暗的汽車間裏沿著牆壁一直找到發現那幾張天才圖畫的地方，他們找的很仔細。可是別說是人了，就連一隻老鼠也沒看到。

「奇怪，我剛才明明聽見有聲音的。」

喬治正在自言自語的時候，從牆壁的邊上又發出了像小鳥叫的奇怪聲音。

凱西嚇了一跳，連忙跑到喬治的身邊。

「喬治，那個聲音，那個聲音是從那裏發出來的呀！」

她走到牆壁邊，用手指著一個有一百年的鐵爐子說道：

「在這個爐子當中一定有誰躲在裏面。而且他還在監視我們的行動呢！」

喬治也伸頭往爐子當中看進去，可是他大聲地笑了起來。

「凱西，這次你可真是在做白日夢了。這個爐子的口這麼小，就連狗也很難鑽得進去。妳大概是看白雪公主的小矮人看的入迷了。」

正在如此說的時候，喬治突然感到一陣心寒。這也許是他的錯覺，可是他的的確確看到爐子裏的小煤炭發出了一縷藍色的火焰，然後馬上又消失了。剛才在汽車間裏面可能真的有人躲在裏面吧。這裏面的出口也就是喬治他們剛才進來的地方。這個神秘的傢伙怎麼會在這間密室裏像煙霧一樣消失了呢？

圖畫不見了

喬治帶著凱西一起走出了鬼屋。

這時候外面已經相當暗了。

（糟了，已經六點了。要是不趕快回去的話，又要趕不上吃晚飯的時間了。）

喬治想到了媽媽生氣時候的臉色，於是他跟凱西約好了星期五再見面之後，便飛快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路上的兩旁都是一些被拆毀屋子的廢墟。他在一堆瓦片上看見一塊白白的像星星似地發光的東西，仔細一看，原來是一片瓷磚。形狀像樹葉似地，非常晶瑩，於是喬治把它放進了口袋裏面。

喬治回到家之後，母親問他爲什麼比平常晚了十幾分鐘回來。於是喬治回答說他因爲看那些有圓塔的建築物拆毀的作業情形，一直看了兩個鐘頭的時間，所以才耽誤的。他並且還拿出了那片瓷磚來做證明。母親拿著瓷磚看了一下，微笑地說道：

「看你的理由還很充分嘛。」

說完就把瓷磚放在壁爐上面了。

幸好沒被母親責罵，喬治開始吃起美味的晚餐了。

到了星期四，也就是跟凱西約定的前一天，喬治帶著買兒童新聞的錢要去交的時候，遇上了也要去交錢的德比特。

德比特還帶著他的女朋友伊麗沙白伯朗。

「嘿，喬治，你好。」

德比特很得意地向喬治打著招呼，他可能有意要向喬治炫耀他身邊這位穿著高級絲棉的衣服，有一頭秀麗的棕髮，上面還紮了一條白絲帶的女朋友伊麗沙白。

這是有證據的，因爲德比特接著又說了不尋常的話：

「喂，喬治，我請你喝冰汽水吧！」

喬治的眼睛不禁瞪大了，他猜的不錯，德比特果然是要在伊麗沙白面前表現他的濶氣。

於是他也就不客氣地說：

「是嗎？那太好了，到哪去喝呢？」

「到史柯特老爹的小店去怎樣？」

「好的，那裏不錯。」

史柯特老爹的這間小店就跟它的名稱一樣，是一間非常小的店，地點是在佛羅斯大街轉彎處的一個角落上。

店裏面僅僅擺了三張桌子，小的連十個人都坐不下。可是他的店裏所賣的汽水味道非常

好，甚至有人誇獎是全雪梨市最好的。

他們三個人搖搖晃晃的往椅子上一坐，店主人史柯特便把汽水送上來了。他們把吸管放進杯子裏。

正當在喝汽水的時候，門被打開了，一個少女跑了進來，並且叫著說：

「老爹，還有沒有冰淇淋了？」

喬治一看見這位少女，不禁低聲地叫了一聲「啊」。原來她就是那位紅髮垂肩的凱西布琳普。

凱西看見了喬治也覺得很驚奇地瞪大了眼睛，她沒有注意到喬治身邊的德比特跟伊麗沙白，直接地走到了喬治身邊說：

「你想知道鬼屋事件接下來的發展嗎？」

喬治一邊看了看德比特他們，一邊問著說：

「怎麼回事，你是不是又發現了什麼線索？」

「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線索，可是我昨天再去看的時候，汽車間裏牆壁旁邊的那些奇怪的圖畫已經不見了。」

「眞的嗎？看來我以前所推想的都不正確。像這種事情決不會是老鼠做的。」

喬治用手撐住下巴在思考著。德比特看他這個樣子，心裏不禁也充滿了好奇。他低聲地說：

「喬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什麼鬼屋、奇妙的圖畫，你說明白一點好不好？」

於是喬治就把最近所發生的怪事簡單地說了一遍。德比特聽完了之後說：

「眞有意思，聽起來既緊張又刺激。上次我沒跟你們一起去，眞是可惜。要是我的話，一定會把那些圖畫留一張起來的。」

凱西聽了他的話，不由得笑著說：

「你這種想法，我們也想到了，不用你提醒的。」

「那些圖畫也不像風景明信片一樣可以放到口袋裏面，我們當時也沒有帶裝畫的東西。我想那些畫現在還藏在那座鬼屋的某個角落裏。你們要是想看的話，那我就帶你們去看好了。」

喬治說完看著德比特跟伊麗沙白。小孩子就是跟大人不同，他們爲了滿足好奇心，也顧不得什麼面子。他們兩個人露出了愉快的眼光，於是一起跟喬治離開了小店。

喬治他們這幾個人從馬路上往那座空曠的大房子走去，途中經過了一個沿著海邊修築的堤防，意外地竟然遇見了路克登。

「喂，你們幾個人要去哪裏呀？」

路克登用他那尖銳的嗓子問道。喬治這時心裏在想：（眞不巧，又遇上這個討厭的傢伙了。）於是喬治敷衍著說：

「沒什麼，只不過走一走。」

可是路克登卻神秘地笑了起來。

「我知道了，你們要去那座長滿了野草，沒人住的大房子吧！」

「咦，路克，怎麼你也知道那座鬼屋的事？」

「像那麼有名的地方，我怎麼會不知道？而且我在一個星期以前就去觀察過了。你們要是不相信的話，讓我給你看看證據。」

路克說完，用力吹了一聲口哨。不一會兒，一隻白色的狗像飛箭似地跑了過來，在路克的脚下繞來繞去。

這隻就是在鬼屋裏被飼養的野狗。

「路克，你的情報眞是靈通。你是什麼時候開始飼養這隻狗的？」

喬治覺得很佩服似地問道。可是路克只是笑而不答。

喬治在心裏懷疑著：（昨天在汽車間的鐵門裏面跟白狗用怪聲音連絡的，也許就是路克登這傢伙。然後他又從另外一個秘密出口逃走了也說不定。）

恐怖的貓女

凱西卻不理會路克登所謂的「證據」，她首先提起脚步往鬼屋前進，其他的人也跟上來了。連路克登也來了。

今天他們不用再從鐵絲下鑽過去了，因爲大門已經腐朽的一拉就開了。走進來之後看到這裏面的情形跟前幾天完全一樣，野草還是很茂盛，許多小蟲子不停地在叫著。這棟空曠的大屋子歪歪斜斜地立在那裏，好像正在歡迎這三個少年跟兩個少女似地。喬治回頭對凱西說：

「上次看到的那些圖畫說不定藏在什麼地方，我們要是找到了，就把它拿到你家去好不好？」

「呀，那可不行。因為我們要是把那些東西帶回家去的話，那我們就變成小偷了。要是只把裏面的東西移動一下，即使被人看到了，我們可以說是在整理房間而已。」

德比特跟伊麗沙白聽了凱西的話之後，只不過笑了一下，可是愛惡作劇的路克登卻裝出一臉嚴肅的表情，用開玩笑的語氣說：

「不管怎麼說，我們都是犯了私闖別人住宅的行為。你們可不能寫在日記上喲！」

凱西不禁臉色一變，狠狠地瞪了路克登一眼之後，就跟大家一起開始整理屋子角落裏的亂七八糟的雜物來了。

「啊，原來是藏在這裏呀！」

他們把放在牆角的一個袋子打開，從裏面把畫拿了出來。在這幾張畫當中，有一張作品特別顯眼。

凱西很小心地把上面的灰塵拍掉。再仔細地欣賞了一下，這一張上面的色彩比其他的都要鮮艷。

上面畫的是一隻很大的蝴蝶，在藍色的天空下伸展著牠那金羽的翅膀，另外還有兩隻別人從來想像不到的動物在翠綠色的原野上奔躍著。

「真是可愛的圖畫呢！這是在任何美術館裏都看不到的。」

一向對繪畫很有研究的德比特對他身旁的伊麗沙白很得意地說著。而且他還故意講了幾個喬治不知道的外國人名，來表示自己對繪畫知識的豐富。伊麗沙白大概也從來沒聽過這些人名，所以她顯得很佩服地看著德比特。

喬治在一旁有些不服氣地故意問凱西：

「另外還有沒有很傑出的圖畫啊？」

「有的，這些都很不錯呢！」

凱西說著，又從小屋裏面把上次看到的肉罐頭拿了出來。

「大家看一看，這沙丁魚的肉還有這麼多呢！」

「嗯，而且還是打開沒多久的呢！」

路克登盯著罐頭看了一下，伸出手把沾在罐邊的灰毛用手指抓了起來，拿到太陽底下仔細地看了兩三次。

「路克，你發現了什麼嗎？」

伊麗沙白這樣問著，路克才若無其事地低聲說：



「你們認爲這裏住了一位如謎的怪客，是他飼養了那隻白色的狗，其實你們完全猜錯了。」

「錯了？！那麼是誰在養狗？難道會是什麼怪獸？」

凱西這樣嘲笑了之後，路克也沒說什麼話，他捲起了褲管往寬廣的院子走了出去。

「他到底想做什麼呢？」

德比特對喬低聲地這樣問道。原來路克是到外面去用口哨把白狗找過來，要牠跑進堆積如山的廢物當中去。

可是白狗剛過去，就響起了「刷刷」的聲音。一隻灰色跟另一隻黑色的貓從廢物堆的兩邊跑了出來。於是白狗馬上撲了上去，一隻狗對兩隻貓的激烈戰鬥就開始了。路克看到了這情形卻並不理會，他反而走回喬治他們這裏。

「你們看到了吧，那個如謎般的人物就是飼養那些貓兒的人。這些貓兒都是吃這個洋鐵罐裏的食物。」

「路克，你曾經看過這個人嗎？」

「我雖然沒看過這個人，可是大概的情形我也知道。因爲我剛才發現那個罐子的邊緣沾

了一些貓的毛。」

兩個女孩子對路克的回答不禁覺得很佩服。

「你眞有點像神探福爾摩斯呢！那麼你可以告訴我們這個如謎的人物的眞面目是什麼樣子嗎？」

伊麗沙白追問道。

「好吧！」

路克還是用他那若無其事的語氣說道：

「這個如謎的人物就是貓女。」

「什麼？貓女？」

兩個女孩子嚇的縮了一下頭。

所謂「貓女」是流傳在澳洲的一個傳說。她是一個魔女，飼養了好幾百隻的貓兒。她支配那些貓兒去做各種壞事、惡作劇等，使得村子裏的老百姓都覺得很苦惱。最後貓女自己的耳朵、嘴巴都變成一個像貓的怪物，專門來嚇唬小孩子們。

伊麗沙白跟凱西雖然知道在現在的這個科學時代根本不可能有類似這種魔女存在的可能

。可是她們聽了路克的話，還是禁不住感到一陣寒意。

這時，剛才跟貓兒打鬥的那隻白狗回來了。

路克用口哨吹了一下想把狗叫過來，可是白狗剛才打鬥的時候吃了不少虧，所以根本沒理會他。性急的路克一氣之下，便馬上帶著德比特跟伊麗沙白推開門走了出去。

現在只剩下喬治跟凱西在這裏了。白狗等到路克他們走的完全看不見之後，牠突然豎起了耳朵，然後急急忙忙地往汽車間的方向跑去。牠採取了要打鬥的姿態，就好像有敵人躲在那後面似地，牠垂下了尾巴，低聲地吼叫著。

凱西輕輕地顫抖著說：

「看，那隻狗的樣子……。說不定就是貓女躲在那間汽車間的鐵門後面呢！」

白狗一面低沈地怒吼著，一面慢慢地往後面退。等到退了幾公尺之後，牠突然轉了一個彎，然後頭也不回地逃走了。

（一定是在汽車間裏面有某個厲害的傢伙藏在裏面，就算不是怪物，也很可能是逃犯之類的人物。我趕快去報告警察吧！」

喬治這樣想著，就一邊掩護著凱西，一邊往門外面走著。剛踏出腳步，就聽到後面傳來

：

「等一下！」

這是一個語調很奇怪的聲音。

他們嚇了一大跳，連忙轉頭一看，從一樓裏面的門口走出來一位少年。

他的年齡和體格都跟喬治很相似，只是身高矮了一兩公分。可是他卻好像有一股威嚴，令人不容易親近。他的態度顯得很成熟。現在他慢慢地向喬治他們這裏走了過來。

喬治突然想起某件事情似地，嘴巴裏叫了出來：

「就是他！在我跟德比特用瞪眼比賽的時候，用強烈的視線妨害我的就是他。使我輸了兩毛錢。」

我是宇宙人

喬治一直瞪著這個奇異的少年好一會兒。他心想這個目光強烈的少年可能會怪他們非法侵入這座房屋。可是少年卻一直保持著沈默，為了先發制人，他便說道：

「這裏是你的家嗎？」

「不是。」

少年搖了搖頭。喬治不由得用質問的口氣說：

「那麼，你到底在這裏幹什麼呢？」

少年想了一下說：

「你是問我現在在這裏幹什麼，還是問我來這裏做什麼？」

喬治心裏不由得在想：（這傢伙簡直跟路克一樣地喜歡逞口舌之辯），於是他也不客氣地說：

「你別胡扯了，乖乖地回答吧！我是問你在這個地方做什麼呢？」

「你是說現在吧！」

少年也沒有生氣，反而微笑了一下回答說：

「我是在觀察你們的行動。還有那些貓兒與那隻白狗。」

「是這樣嗎？這麼說你是在偷看我們囉。你這樣做心裏覺得很得意是不是？」

「得意？我倒並沒有覺得很得意，只是覺得很有趣。」

少年並不理會喬治的不滿。

一直在旁邊看著喬治跟這個奇怪的少年互相交談的凱西，這時候好像也忍不住沈默地站到他們兩個人的中間。

她的眼睛閃亮著，散落在肩頭的紅髮也因興奮的關係而像觸電似地微微的在顫動著。

「這麼說來，你是一直在這裏囉。而且連晚上也睡在這裏嗎？」

對於凱西的問題，少年連連地點著頭。凱西很得意地轉頭對喬治說：

「你看，不是跟我以前說過的一樣嗎！果然是有人住在這裏……。」

「嗯，不錯。」

在喬治的心裏，現在不禁浮現了比別人都聰明的優越感，畢竟他還是比較沈着。

（路克這傢伙，竟然不知道這麼大的秘密就離開了。眞是沒遠見的一個傢伙。）

他這麼想著，臉上不禁浮現了得意的笑容說：

「你到底心裏在打算什麼？爲什麼要一個人住在這麼破舊的鬼屋裏面呢？」

「爲什麼？因爲這個地方既安靜，而且又沒有公害。」

「你說這裏安靜，那麼你的家一定很雜亂了。是不是在貧民區裏？」

「貧民區？不對。」

「那麼，是在半山腰上嗎？」

「不，是在比那裏更高的地方。」

「更高的地方？」

「不錯，比那裏高得多了。」

少年用手往天空一指，用不變的語氣繼續說：

「我的家在另外一個星球上面。從這裏當然是看不見。」

「你是從另外一個星球來的？這麼說，你不是宇宙人嗎？」

「是的。」

喬治聽了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氣。凱西在一旁卻說：

「你別胡說八道了。」

她的臉色都漲紅色，很不相信地繼續說：

「我在十天以前就發現你在這裏鬼鬼祟祟的。可是你除了跟喬治講過話之外，從來也沒有跟其他人談話過。你現在又想用這種鬼話來騙我們。我看你乾脆老實地說吧！你到底在這裏幹什麼？是不是在挖寶？或是被家裏的人趕出來了？」

這個奇異的少年臉上浮現出無可奈何的表情，連忙搖著頭說：

「我很難讓你們瞭解。我的確是宇宙人，是坐宇宙船來到地球的。」

喬治聽了覺得很好笑，可是他忍住了繼續說：

「這麼說來，你這次是坐那種能在空中飛行的飛碟來這裏的囉？」

少年大概也感覺到喬治他們所說的話裏含有譏諷的味道。所以他露出了嚴肅的表情，一轉身從剛才進來的那個門走了出去，消失在相當暗的汽車間中。

喬治抓著凱西的手往門的方向走去。凱西的身子雖然有些顫抖，可是她還是很生氣地說：

「他還想繼續騙人，到底這個人是不是有神經病呢？」

喬治在旁邊用安慰的語氣說：

「大概是那位少年太驕傲了。所以他才會說出那種奇奇怪怪的話來。我想他也是遭遇了很大的打擊才會這樣的吧！」

「他光想保有自己的傲氣，就應說那些奇怪的話嗎？真是一個不正常的人。」

喬治停下了腳步說：

「凱西，我感覺除了剛才那個傢伙之外，另外好像還有一個人似地，而且他還正在監視我們呢？」

「喬治，你把頭突然轉過去看看。對了，就是那樣，你看到另外一個人嗎？」

「我去看看到底有沒有人在那裏。」

喬治說完，就很快地走回了剛才所站的汽車間那個地方，由門往裏面看進去。裏面依然是黑黑的。可是過了一會眼睛習慣了黑暗之後，大概的情形就看見了。他發現裏面什麼也沒有，還不放心，特別大聲地叫了起來：

「喂，宇宙人，你在哪裏呀？」

沒有回答，於是他更用力地叫著：

「喂，火星人馬丁，我有重要的話要說，你別躲起來，出來好不好？」

叫完之後，那種奇怪的語調又傳了過來：

「我並沒有躲起來呀，我從剛才一直在你們眼前呢！」

「什麼？在我們眼前？」

「不錯，你往汽車間的鐵門邊看一看，就在你後面。」

喬治跟凱西連忙把頭往左邊一轉，原來那個奇異的少年就靠在鐵門邊站著。他們不由得一楞。

喬治雖然覺得有些驚訝，可是他還是裝出平靜的臉色說道：

「我就稱呼你爲馬丁好了，這是一本科學小說中主角火星人的名字。剛才眞對不起。可是無論如何，你跟地球人所想像的宇宙人樣子不一樣，所以我們無法相信你是宇宙人。因爲你跟我們的形狀不是完全一樣嗎？」

少年聽他一說，也轉變了口氣，用諷刺的語氣說：

「不錯，我是忽略了這一點，你們地球人的低劣眼睛根本看不出來我們的眞面目。難怪你們會這麼自大了。」

「你說什麼……？」

喬治內心不由得憤怒起來，他反擊著說：

「那麼，你用你那低劣的宇宙人眼睛又能把我們看的多清楚呢？」

宇宙人一直過了大約十秒鐘之後，才又說出了眞心話：

「不，應該說你們根本看不見我。」

於是喬治認真地說：

「你說什麼，我的確不太懂，看樣子我們很難了解對方。這樣好了，這裏太黑了，讓我們到外面比較亮的地方去吧！」

「好，就照你說的。」

地球人的低智慧

喬治跟宇宙少年從汽車間裏來到了太陽照射的院子裏。喬治的眼睛一下子受不了强烈的日光而瞇了起來說：

「我倒不是要我們互相看清對方的形體。關於你剛才所說的理論，你可不可以更詳細地說明一下？」

「啊，當然可以。」

宇宙少年顯著很有興趣地點著頭說：

「不論我怎麼說明，以地球少年的頭腦還是很難理解。這樣好了，在我回答之前我先問問你們，你們現在正看著我的外表吧。是像這個樣子嗎？不，其實你們錯了。你們什麼也沒

看見。」

「爲什麼呢？我們不是明明看見你了嗎？」

「你們沒有看見。那完全是錯覺，是出現在你們腦子裏的幻覺。」

「會是這樣嗎？」

「這樣好了，這位女孩子，妳來說說看我外表的形體跟臉部的長像好嗎？」

宇宙少年叫凱西到他的身邊去，於是凱西很高興地走了過去。喬治在旁邊更仔細地打量著宇宙少年。

「我看你的年紀大約是十二、三歲，跟我們差不多。身高有一百五十公分，頭髮是棕色的……。」

凱西在宇宙少年身邊繼續地說：

「嘴唇是鮮紅色，臉上有一些雀斑，看上去稍微有些傲氣，不過也有幾分威嚴。」

宇宙少年還沒有聽完，便「哈哈哈」地笑了起來。

「哈……，妳說的眞令我驚奇，年齡雖然說對了，可是有關我的形體卻完全說錯了。」

「…………。」

「不過由此看來，我對地球人的頭腦跟想像力的界限有了一個概念。這樣我也可以鬆一口氣了。」

「我們的想像力跟你眞正的形體有什麼關係呢？」

「簡單地說，你們現在看見我這個樣子，並且相信我就是這個樣子，心裏就認爲已經滿足了。其實你們並沒有抓住我眞正的形像。爲什麼會這樣呢？這完全因爲我是宇宙人，距離你們地球人所能想像的界限是非常的遙遠。」

「是嗎？這麼說我們就算用最虛幻的影像來描述你，也不會正確的，是嗎？」

喬治在一旁好像有幾分瞭解似地說道。

可是凱西卻很不服氣地對宇宙少年反擊著說：

「這麼看來，你一定是很有想像力了，你一定能夠很清楚地看到我們兩個人的眞正形體囉。」

「那當然。」

「好，那麼請你詳細的描述一下吧！」

「好吧，簡單的說，你們兩個就像剛才描述我這個宇宙人所說的那種形體。」

「嘎！」

喬治突然狂叫了一聲，把手指擺在頭頂上說：

「看，我們的皮膚是紫色，頭上長了兩隻角，還是突然長出來得呢！」

「呀，別胡鬧了。這個女孩的形體蠻可愛的。你的長相也可以算是秀氣的了。可是你在學校的成績卻只有中等。由我的電子頭腦來看，剛才在這裏用口哨叫白狗的那個少年，他的智商卻是最高的。」

喬治不滿意地說：

「你講錯了，比起成績的話，我比路克好多了。」

可是聽喬治的語氣卻不太肯定的樣子。宇宙少年不禁微笑了一下。

「我雖不知道詳細的情形，可是我也大概推算的出來。這些都跟我們互相建立良好的友誼關係不相干，你們說是不是呢？」

「嗯，你說的不錯。只要我們能眞心誠意的做朋友……。」

「這就對了。以我的特殊能力能夠瞭解你心裏在想什麼。你對我倒是沒有什麼敵意。」

喬治也用禮貌的語氣說：

「我用地球人的特殊能力也感覺出來你不是什麼壞人。」

這時凱西靠過來說：

「不錯，我看你大概是一個正派的人，不過就是腦筋有些奇怪。」

宇宙少年聽她這樣說，也並沒有生氣。

「你覺得奇怪的原因是因為你們進化的比較慢，女孩子。」

「女孩子！請你別叫我女孩子好嗎？我的大名是凱西布琳普。這是一個含意很深的名字呢！」

「好，我知道了。從現在起我就叫你凱西好了。」

宇宙少年很認真地點了點頭。凱西看了，心裏高興了一陣子，她又接著問：

「為什麼你在這麼多都市當中選到了雪梨市？而且特別選中了這個地方？可不可以告訴我們這個理由好嗎？」

「這個嘛，我倒不是特別有意要挑選地點。可是我要找一個能讓我自己睡得很舒服的地方，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發現了這棟無人的房屋。睡了一晚之後，我覺得非常愉快，所以我就住了下來。」

「你是怎樣在這裏生活的呢？你是怎樣找吃的東西呢？是不是那些沙丁魚罐頭？」

「呀，那些是狗和貓吃的東西，我是根本不吃那些東西的。」

喬治和凱西的腦子裏，同時浮現了一個問題。

（照這種情形看來，難道這個少年會靠吃生貓的肉來維持生活嗎？）

可是這個少年好像知道他們兩人心裏所想的問題似地。

「看你們兩個人好像很担心似的？」

凱西於是問道：

「除了你之外，這裏還有其他人住這裏嗎？譬如說一個很像貓的女人……。」

「噢，妳是說那個常常把貓帶到這裏來的貓女嗎？」

「是：是的。」

凱西說著，不由得害怕的把手按住胸口，她想到貓女就不禁全身緊張起來。

「貓女我倒是常常看見，因為我聽到脚步聲就知道她來了。不過她可能不知道我住在這裏吧！」

「提到貓女，她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呢……。」

「我所看見的貓女跟你們所想像的貓女可能大不相同。你們不如親自來看看，如何？」

喬治因爲自己又可以發現一個獨有的秘密了，所以他心裏很得意地回答說：

「好極了，就這麼辦。可是，我們什麼時候來才好呢？」

「這個嘛……，今天晚上不是貓女來的日子，明天晚上八點鐘怎麼樣？」

「明天是星期六。很好。」

喬治再問凱西的意見，凱西也點頭答應了。

本來他們想回去了，可是最後喬治又問宇宙少年說：

「你打算在地球停留到什麼時候呢？」

「我大概要到下個月初吧！因爲這次是我首次的宇宙旅行，所以要做的事情也比較多。」

「首次的宇宙旅行？那一定非常有趣吧！對了，你的英語爲什麼講的那麼好呢？」

宇宙少年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說：

「我對英語根本是一點也不會。我講的語言完全是我居住的星球上所講的話。」

「眞的是這樣嗎？可是，爲什麼能跟我們相通呢？」

「這個你們都不了解嗎？我在跟你及凱西見面的時候，已經裝置了一種叫傳心術的回路裝備。就跟你們知道的一樣，人類在用語言談話的時候，他們所說的話首先要經過大腦，然後再通過喉嚨變成音波。傳心術的回路裝備可以把你們所講的話，用比你們聲音傳達更快的速度傳到我的腦裏。而且我也是靠傳心回路來回答你們的問題。你感覺我的英語講的非常好，其實這完全是你自己頭腦的想像力在作怪。

「什麼，又是想像力所犯的錯！」

喬治不禁伸了一下舌頭。宇宙少年不由得微微一笑。

「不錯，想像力有時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剛才你們兩個人同時在想：難道這個少年會靠吃生貓的肉來維持生活嗎，對不對？哈哈哈，我有預測你們頭腦活動的能力呢！」

喬治聽了，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這個少年決不是頭腦有問題，一定是眞正從宇宙來的。）回去吧！喬治跟凱西交換了一個眼色。凱西點了點頭。可是她又問：

「你的繪畫眞不錯。你們那個星球上的人都喜歡這一類的圖畫嗎？」

少年剛聽到這個話的時候，還不知道她是在指什麼，可是隔了一下子他就明白了。

「噢，妳是說那些畫啊，那些是我一來這裏就堆在地上的。我想大概是那位貓女的作品吧！」

關於圖畫的問題，現在已經得到解答了。於是喬治帶著凱西走出了鬼屋。宇宙少年往屋子的門處走去，向他們搖了搖手之後好像急著去做什麼事似地急急忙忙地進去了。

喬治跟凱西並肩地往威魯姆橋走去。到了海邊的公園時，兩個人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喂，凱西。」

喬治想了想說：

「現在知道這個奇異的宇宙少年秘密的人只有我們兩個。讓我們繼續保持這個秘密不要對任何人說好嗎？」

「喬治，你眞的認爲這個少年是從宇宙來的怪人嗎？你爲什麼會相信他的話呢？他只不過是頭腦有些奇怪罷了。」

「眞的是這樣嗎？」

「不錯。他說地球人的頭腦是低級的，還有什麼傳心裝備，都是一些騙人的把戲。他只

不過是頭腦有些特殊，就認爲別人都是低級的。」

「可是事實很明顯地擺在眼前的呀！」

「他會是宇宙人嗎……：要眞的是宇宙人，那他一定會携帶雷射光槍，或是能在天上飛行，或是表演他超人的能力給我們看才對啊！」

「凱西，要是眞的以那些武器來嚇唬地球人的話，那種一定是低級的宇宙人。高級的宇宙人一定不會那樣做的。我覺得那少年一定是眞正的宇宙人。」

「唉，你眞是固執，那麼明天晚上八點，你還要到那棟鬼屋去偵察貓女的行動吧？」

「我當然要去啦。」

「那麼，我看你是深信不疑了。」

「凱西，難道你要留在家裏看電視嗎？」

「最近這幾天，我的父母外出旅行去了。全家只剩下姊姊跟我兩個人，所以自由多了。好吧，我也許會跟你一起去的。可是你一定會失望的。再見了。」

凱西說著搖了搖手，就從別的路走了。

「哈，妳雖然說不想來，可是心裏卻忍不住要來。」

喬治小聲地這麼說，因爲他怕凱西聽見。說完便也回家去了。

貓女追踪

喬治回到了巴羅德街的一幢五層公寓的四樓家裏。他雖然只跟父母住在這裏，可是家裏卻有七個房間。附近都是很安靜的住宅區，這一帶可說是雪梨市的高級住宅。

到了約好的星期六了，喬治一邊跟父母吃著飯，一邊心裏不停地在想著：

（唉，不知要怎樣說今晚要出去呢？）

要是我照實說要到鬼屋去見宇宙少年，那他們一定不會答應的。對了，我絕不能讓爸爸曉得這件事，不然他一定會說：「讓我跟你一起去吧。」

喬治決定保留這個宇宙少年的秘密。於是他趁父親不在的時候，走到媽媽旁邊說：

「媽媽，我想出去跟踪一個像貓女的女人。」

「噢，是不是那個傳說中的貓女……。」

最喜歡聽這種傳說的媽媽於是立刻將身子靠了過來。喬治將詳細的情形說了一遍。

「好吧，你去吧！可是你在九點三十分以前一定要回來。」

喬治聽了媽媽的話之後，馬上爭辯著說：

「這麼早就要回來呀！上次我去看魔術表演的時候，你答應我是十一點以前回來的呢！」

「那是因爲目的不同呀！魔術表演要到十點半才結束。可是貓女出現的時間不是有一定的嗎？她不會晚來的。所以九點半你一定要回來喲。」

「我知道了。」

喬治想延長回家的時間，但是母親不答應也沒辦法。媽媽看見喬治很聽話，於是她也高興地說：

「你把這個帶給貓女當做見面禮吧！」

她拿了一公斤上等的牛肉放進塑膠袋裏。

「謝謝媽媽。」

喬治把牛肉放進口袋之後，一刻也不停留地跑下了一樓，走到了外面。

通到港口的路高低起伏很大，因爲是週末的晚上，所以到處都是人潮擁擠，洋溢著一片渡假的氣氛。

在海邊的高速公路上有好幾百輛的汽車，亮著前面的車燈，像小蟲似地低聲叫著，開往週末的遊樂場所去。

喬治抬起手腕看了一下錶。

現在是七點半，距離那個奇異少年所約定的八點，正好還差三十分鐘。

喬治心裏想著要早一點到，因爲他打算在晚上時好好地觀察一下這棟鬼屋。

他從門口進去之後，就悄悄來到了在夜空下的那座奇妙的陽台上。

喬治的好奇心驅使了他在晚上時還到這裏來。他心裏在想，等一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呢？眞的會揭開那個奇異的少年跟貓女的秘密嗎——？

這附近靜悄悄地，連一點兒聲音也沒有。

「這裏眞像個無人島，住在這裏的少年眞可說是在荒島上獨居的魯賓遜了。」

他正在低聲地自言自語的時候，從建築物旁邊的院子裏突然出現了一個白色的東西。無聲無息慢慢向他這裏走過來。

「貓……是貓女嗎？」

喬治不由得握緊了拳頭慢慢向後倒退。突然這個被他認爲是貓女的人說話了：

「我早在這等著了。喬治，你終於來了。」

「喔，原來是凱西，請你別裝鬼嚇人好不好？」

喬治鬆了一口氣，可是他還不停地按著胸口。

「妳到底什麼時候來的？等了很久了吧！」

「天還沒有黑我就來了。」

「妳果然來了，昨天我聽你的口氣還以爲你不會來的。」

「喬治，你眞是傻瓜。爲了要得到獨家新聞，就算是最親密的朋友也可以欺騙。這是新聞記者的精神呢！」

「不錯，妳說的很有道理。對了，妳有沒有什麼新發現？」

「到目前爲止，什麼收穫也沒有。貓女跟那個頭腦奇怪的少年都沒出現。也許他們從昨天晚上起就不知道躲到那裏去了。」

凱西說著，露出了白齒笑了一下。就在這個時候，喬治的心臟幾乎凍結起來。

原來在凱西笑的那一剎那間，喬治突然看見了一陣藍白色的光芒。

「凱西—，有人在妳的後面！」

在喬治警告的同時，就像從凱西背後分裂出來似地，那個宇宙少年出現了。

「晚安，我一直在這裏等兩位。歡迎你們光臨。」

凱西緊緊地抓住喬治的手腕，她的手不停地在發抖著。

每當女孩子在害怕發抖的時候，男孩這一方面反而就會湧出許多不知名的勇氣。喬治上前了一步說道：

「喂，像你這樣躲在別人背後，可不是什麼好習慣吧？」

「我並沒有躲在她背後呀！是凱西偶而地走到我前面停下來的。」

「可是，你難道不會講一聲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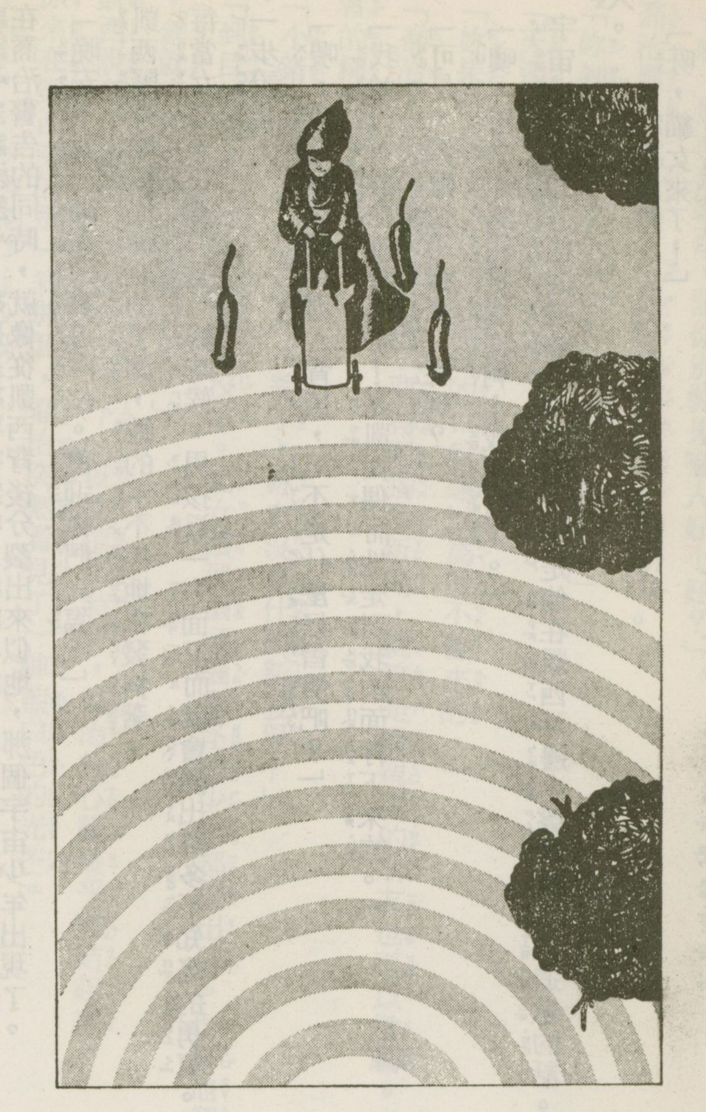
「噢，原來你認爲是這樣啊！我明白了。」

宇宙少年也知道他這樣做是不對的，於是他在凱西耳邊小聲地說了些道歉的話。過了沒多久。

「呀，貓女來了！」

喬治跟凱西往附近看了一下。可是什麼也沒看見，也不像有人來的樣子。

「你難道沒有感覺錯的時候嗎？」



「別担心，不會錯的。再過五分鐘她就會來的。我現在是用雷達來感應的。」

「在五分鐘以前你就可以感覺出來嗎？」

喬治心裏在想，他到底不愧是從別的星球來的，所以預測的才會這麼肯定吧！這樣想著，於是他用很客氣的口氣問著說：

「我在好幾天以前就一直想問，可是一直沒問。你眞正的名字是叫什麼，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呢？」

「在我們的星球上，每一個人的資料都是用電腦來整理，每一個宇宙人都登記了一個號碼。所以我們正式的名字就是某一個數字。當然，我們也有互相稱呼的名字。」

「那麼，可以告訴我們嗎？」

「嗯……。」

少年剛要回答，可是不知道爲了什麼，他又保持沈默了。大概他在担心某個問題吧！於是喬治說：

「你不願說那我也不勉强。那麼你認爲我給你取的那個名字—馬丁怎麼樣？我覺得叫起來很親切。」

「馬丁，這個名字雖然很平凡，但是也不錯。那麼以後你們這樣叫我好了。」

宇宙少年點了點頭。可是他馬上「噓」地一聲，把食指放在嘴上做了一個手勢。

「貓女現在正在推開大門，從這裏可以看得見。」

喬治跟凱西連忙躲進汽車間裏去，他們像樹藤緊靠著大樹一樣貼緊了牆壁。

喬治他們現在只有把頭從門口伸出來，偷偷地注視著外面的動靜。

他們從門口附近看見一個身體瘦長的女人推了一輛在超級市場常常能看見的那種兩輪的，給顧客用來裝東西的小車子走了進來。這個人就是貓女。貓女的兩輪車車軸上大概很少上油吧！所以推動的時候發出了「吱吱」的聲音。

貓女大概沒有注意到躲在汽車間裏的喬治他們，推著車子從汽車間的前面走過去。

現在雖然是初夏，可是她的臉完全被一條藍色的圍巾包了起來。她的長裙子也被海風吹的嘩嘩作響，不停地飄動著。

喬治從她的體態跟走路的動作，判斷她大約有四十歲左右。

在堆積雜物的一間小屋子前面，貓女把小車子停了下來，從車上拿下了一個塑膠袋，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個罐頭。凱西這時附在喬治的耳邊低聲地說：

「那個就是沙丁魚的肉。」

貓女這時好像還不知道她已經被別人監視了，她用舌頭發出了「吱吱」的聲音，大概是跟貓兒打招呼吧！

這麼一來從隔壁的房間裏、空地上、草地上的陰暗處，那些黑的、白色的、花的、灰的，還有其他各種顏色的貓全都跑了出來。

牠們的前脚伸在罐子上，爭先恐後地開始吃著貓女帶來的美味食物。

貓女等這些貓兒吃完了食物之後，一隻一隻地撫摸著牠們，並且還不停地對貓兒說著話。喬治一面看著這種情形，一面感到很不可思議地說：

「原來是這樣啊，這個人根本不是魔女嘛。她只是很喜歡貓罷了。」

過了三十分鐘左右，貓女帶來的食物已經完全被吃光了。她向聚集在一起的貓兒搖搖手道聲再見之後，推著她的小車子，往門的方向走過去。

喬治他們看見貓女轉身，為了怕被她看見，連忙把頭縮回來。如此一來，貓女突然停下了脚步，朝著喬治他們所躲藏的門口，用蒼老的聲音說著：

「小朋友們，你們現在知道了我並沒有害貓兒了吧！」

說完，她繼續推著車子，慢慢地從門口走了出去。

「這個女人有像貓一般的眼睛。我猜她一定從剛進來的時候就發現我們躲在這裏了。我看她可能就是魔女。」

喬治對著凱西又做了另一種推論。凱西嚇的牙齒「格格」地發抖，她說著：

「喬治，要是她是魔女的話，我們就跟蹤她，看看她是隱藏在哪裏。」

「嗯，就這麼辦。」

於是喬治跟凱西跟在貓女後面追了出去。

可是她的影子已經看不見了。喬治於是走到一個正在公園的板凳上休息的老人身邊。

「我想請問一下，剛才你有沒有看見一個女人推著小車子從這裏經過？」

老人用手往山腳的轉彎處指著說：

「那個人從那條路彎過去了。你們快一點的話，馬上就可以追上的。」

「謝謝您。」

兩人聽完了就拼命地跑。在黃色的街燈下，他們看見了貓女正在用藍色的圍巾擦汗，一邊往上坡走著。

貓女走到了巴羅德街之後，她的腳步就加快了。又走了大約兩百公尺，她突然轉進了一條小巷子裏。

喬治跟凱西走在長滿了草的小路上。涼涼的夜風吹在他們的面頰上，鞋子踏在短草上發出了沙沙的聲音。這眞是一次刺激的跟蹤。

「馬丁，你怎麼也跟來了？」

喬治往肩膀旁邊一看，原來馬丁就在喬治身後僅僅一公尺左右的地方緊跟著他一起跑著。

難道會是馬丁沒有距離的感覺嗎？要是地球人的話，決不可能在另一個人背後不到一公尺的距離內跑著而不撞到前面的那個人。

另外還有更令喬治驚奇的。那就是馬丁跑起來一點聲音也沒有，就像貓走路一樣。

他跑的樣子就像在一望無際的天空裏飛行一般。而且嘴角還掛著笑容。

（馬丁對於跟蹤貓女眞是有一套。）

喬治這樣喃喃自語的時候，貓女忽然停下了腳步。

這裏的右邊是一座石牆，左邊是一排有一公尺椿子的鐵絲網架在那裏。對面望下去是雪



梨灣美麗的夜景。

貓女來到了那座石牆底下，就開始在那裏尋找一些隱密的小洞，這時從那些小洞裏也傳來了「喵喵」的聲音。

貓女回頭看了一下，喬治他們爲了不被發現，連忙躲到電線桿後面。貓女點了一下頭之後，又推著他的小車子轉過右邊的牆消失了蹤影。

「那裏一定就是貓女所隱居的地方了。」

喬治輕輕地不讓鞋底發出聲音（馬丁當然沒有這個顧慮），慢慢往有小洞的牆走過去。然後從牆頭往裏面看。

如此一來，最少有幾十隻貓兒從裏面發出了叫聲。凱西目瞪口呆地說：

「喬治，你聽到了那種可怕的叫聲了嗎？我看那些好像不是貓，而是一群老虎、豹子、山貓呢！」

這時馬丁在一旁搖著頭說：

「剛才在吼叫的只不過是貓而已。牠們在說：『有一些奇怪的傢伙在牆的外面。主人趕快看一看。』牠們是向貓女提出警告。」

喬治張大了眼睛看著馬丁說：

「馬丁，你連貓的語言也懂嗎？」

馬丁在黑暗中露出潔白的牙齒回答說：

「我以前不是說過了嗎？我因爲具有傳心術的能力，所以我們宇宙人對於宇宙內所有的生物語言都能理解。」

喬治聽了這位宇宙少年的話之後，覺得他今天晚上追蹤貓女的事做的真笨。因爲只要馬丁問問那些貓兒，就可以知道貓女的真面目了。真是枉費一晚上的心血。

（我所要探險的不是貓女，而是眼前馬丁的秘密。好吧，明天我一個人再去那棟鬼屋吧！）

喬治在心裏下了這樣的決定。抬起手一看手錶，時針已經指到九了。距離媽媽約定的時間只剩三十分鐘了。喬治爲了使媽媽能答應自己明天晚上也能自由地行動，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守時，不能破壞了信用。

於是他對還想再觀察貓女行動的凱西說時間來不及了，便很快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去，好不容易回到了公寓，但是比預定時間晚了十五分鐘。

爸爸看到了喬治後對他說：

「回來的很早嘛。到十點鐘再回來也沒關係的。」

母親用圍裙擦了一下手，走到喬治身邊向他打聽有關貓女的事情。喬治也把經過的情形簡單說了一遍。

「下次我一定要把貓女的真面目弄得一清二楚。今晚費了一番功夫，可是並沒有達到目的。」

說完把那一袋牛肉還給了媽媽。喬治心裏在想：像母親這麼喜歡貓的人，她一定會把這些牛肉拿給附近的野貓去吃的。

（看樣子媽媽好像也具有貓女的特質呢！）

喬治一邊這樣想著，一邊爬上床舖，躺下來呼呼地入睡了。

青色光線之謎

第二天早上是星期天，早上十點多，喬治獨自一個人又來到了鬼屋附近。

（我今天一定要查出馬丁的秘密。不管他是具有多大的超人能力，可是他總不能一天二

十四小時裏面都一直保持那種超人的狀態吧！只要在他休息的時候，我就可以看到他原來的面目了。）

現在喬治又跟他第一次來到這棟鬼屋一樣地從鐵絲網的破洞裏鑽了進去。然後悄悄地往建築物走過去，他四處看了一下，沒有發現有人注意他，就輕輕地往陽台的樓梯上去。上次看到的落地窗，現在還是那樣地開著。雖然像馬丁這樣謹慎的宇宙人，還是沒注意到窗子沒關好。

喬治在二樓仔仔細細地找了一遍。可是在破舊的椅子上、床舖都沒有看見馬丁的蹤影。於是喬治連呼吸都不敢大聲地走下了樓梯，他在昏暗的一樓裏這頭走到另一頭，每一個地方都詳細地找過了，可是根本沒有人在的痕跡。

「眞奇怪，到底到哪裏去了呢？」

正準備要出去的時候，喬治在上次看過的古典的煤炭爐子中看見了一些像螢火蟲所發出的微弱藍白色光芒，看上去好像有東西在燃燒著似地。

「上次跟凱西來的時候也看見爐子裏面的這種藍色光呢！」

喬治於是蹲了下來，仔細地觀察這個爐子。

爐子的體積非常大，可是裏面可以生火的面積卻很小。它的高度有四十五公分，寬度有三十公分左右。

喬治把爐口掀開一看，裏面冷冰冰的，什麼也沒有。也不知道有多久沒人使用了，而且連鐵銹都生出來了，看樣子最少也有好幾年未曾使用過。

「難道我剛才是錯覺嗎？」

喬治雙手緊緊地握著在想著，突然他像被火燒到似地大叫著：

「呀……。」

原來在爐子當中又出現了那種藍白色的怪光，就像鬼火似地在搖動著。可是不久，又像螢光似地一下子消失了。這一次再怎麼說也決不是錯覺了。喬治因爲心裏非常恐懼，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朝門口跑，想逃出去。

正在這個時候，從後面傳來一陣聲音：

「嗯……。」

是一陣打哈欠的聲音，正往外面跑的喬治感覺出是馬丁在打哈欠。

他慢慢地回過頭來，很害怕地從門外向裏面偷看，並且叫著說：

「喂，馬丁，你在哪裏呀？告訴我好嗎？」

馬丁這時從裏面一邊揉著眼睛，一邊走了出來。

「馬丁，對不起。是我把你吵醒了。」

「噢，原來是這樣。你怎麼現在走路一點聲音也沒有了呢？」

馬丁的回答裏充滿了諷刺的意味。

喬治一面擦著汗，一邊說：

「你到底是睡在哪裏啊？我到處找都沒有找到呢！」

「你雖然是找了，可是你沒有去接觸。」

「什麼？要去接觸？是用手還是用腳呢？」

馬丁正要回答的時候，從院子的那一頭傳來了一陣吵雜的聲音。喬治聽到了那聲音中夾雜著路克登的叫聲後，不禁嘆了一口氣，心裏在想：

(正當緊要關頭時，最討厭的人竟然也闖來了。)

他們到外面一看，果然是路克登跟德比特一起在廢物堆上戲弄著貓兒們。凱西則在一旁不停的勸他們不要這樣虐待小動物。

路克登看到了喬治的臉，便笑著走了過來。

「喬治，你好呀！你是在跟這位假的宇宙人一起作伴嗎？」

路克登把馬丁從頭到尾仔細地打量了一遍說：

「不錯，是長的很可愛。德比特，你看是不是？這也難怪喬治跟凱西隱瞞著我們，不對我們說這件事。」

德比特也點頭附合著說。

「嗯，說的也是。」

馬丁在一旁知道他們兩個是在嘲笑他自己，所以他也像普通的少年一樣漲紅了臉。

「我並不是假的宇宙人。我是從很遠的行星上乘宇宙船來到地球的。我連宇宙的護照都帶來了。」

路克聽了越發地用惡劣的態度說：

「這個傢伙眞好笑。我很久以前就很想看一看宇宙的藍色小怪物，喂，怎麼樣？你把衣服脫下來，讓我看一看你的藍色的身體好不好呢？」

喬治在一旁看見馬丁的額頭上因爲憤怒而呈現出突起的青筋。他急忙上前抓住馬丁的手

腕說：

「馬丁，請你別生氣，他們只不過鬧著玩的。」

「他們決不是鬧著玩的，我可不能原諒他們。」

馬丁把喬治推開，跟路克登面對著面。喬治心理想：馬丁這下子一定會狠狠地揍路克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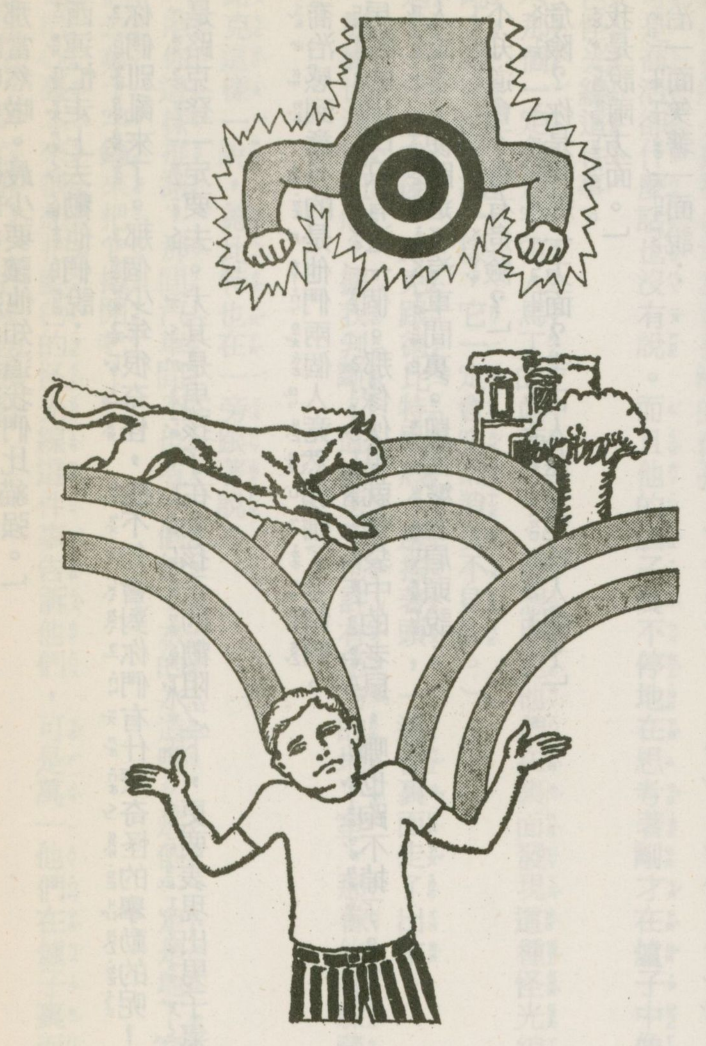
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他指著在廢物堆上玩耍的那幾隻貓兒，一邊瞪著路克登跟德比特說：

「你們的頭腦就跟那些貓一樣。而且智商比貓還低。」

說完，他還沒等路克回罵他，很快地一轉身，用有威嚴的腳步走進汽車間消失了身影。

路克登跟德比特張著嘴本來要講話，可是呆呆地站在那裏什麼也說不出來，目送著馬丁走進了汽車間。隔了一會兒，路克那雙黑的像煤炭的眼睛氣得像火一樣地在燃燒，他的身體在顫動著對德比特說：

「這個瘋子，他竟敢說我們兩個比貓還不如。我決不饒他，我非要跟他決鬥、非把他好好摔在地上不可。」



「那當然啦。最少要讓他知道我們比貓強。」

凱西連忙走上去勸他們說：

「你們別亂來了。那個少年很奇怪，他不知會對你們有什麼奇怪的舉動的呢！」

可是路克登一定要去。尤其是男孩子在女孩子的勸阻之下，更要表現出男子氣慨來給她看看。

令喬治感到意外的是他們兩個人竟然預備了手電筒。

「房間的出口只有這一個。那傢伙現就像袋中的老鼠，哪也跑不掉了。」

兩人說著，便跑進了汽車間裏。凱西皺著眉頭說：

「不知道會不會有危險？」

「危險？你是指那一方面？宇宙人還是地球人呢？」

「我是說兩方面。」

喬治一面笑著一面說：

「要是馬丁的話就不必担心了。在我們眼裏看起來，他是一個藍色的透明人。他是決對不會被路克他們找到的。」

「呀，喬治，怎麼連你的頭腦也變的奇怪起來了？」

凱西從內心裏担心地看著喬治的面孔。

可是喬治卻什麼話也沒有說。而且他的腦子裏不停地在思考著剛才在爐子中像是在燃燒的藍色怪光線這件事。

（那個一定就是宇宙人馬丁的眞面目了。我想路克他們在裏面發現這種怪光線時，就會跟我剛才遇到的情況一樣，它一定會突然消失不見的。）

過了十分鐘之後，路克跟德比特果然一邊搖著頭，一邊從裏面走了出來。

「哪裏也沒找到他。據我判斷，這棟房子也許有秘密的地下室。那傢伙就躲藏在那裏面。」

路克這樣一說，德比特也在一旁跟著說：

「照你這樣推測，那間汽車間不也有一個地下水的水道嗎？那個一定是地下室的入口了。我們去拿十字鎬來把它撬開吧！」

喬治心裏本來很想把藍色的怪光線這件事告訴他們，可是萬一他們在爐子裏面點上火慢慢地燒的話，那就糟了，他心裏想著：

(馬丁現在大概也疲倦了，他最好能在裏面安安靜靜地休息就好了。)

路克跟德比特出去找十字鎬去了。凱西看著他們離開的背影，知道他們等一下還要回來，不禁担心地問道：

「喬治，他們雖然說要去拿十字鎬來，你看他們會不會眞的去找地下室呢？」

「不會的，路克雖然這麼說，但他只是說給馬丁聽的。何況馬丁還具有地球人想像不到的超人能力。」

「你爲什麼對這一點深信不疑呢！你發現了什麼新的證據嗎？」

「嗯，不錯。」

於是喬治把爐子中所燃燒的怪光線這件事說了一遍。凱西聽了之後說：

「這麼說，跟我以前所說的一樣啦。那個時候眞的有人躲在裏面。」

「是的。」

喬治一邊回答一邊在想：

(馬丁以前說過：『你們現在所看到我的形體，其實根本與眞正的我不一樣，這完全是你們的想像力。』那麼要想看馬丁的眞正形體該怎麼辦呢？該用望遠鏡好呢，還是用顯微鏡

呢？不，我想這些都不好。)

凱西在一旁注意到了喬治的神態，開玩笑似地說：

「你這個低級的頭腦在思考什麼呢？」

喬治也沒生氣，繼續地跟凱西談著話。凱西也一直思考著喬治說的這個問題。這時候她一抬頭，看見那堆積如山的廢物上面丟著一個壞的洋娃娃，她的眼睛不禁一亮，很得意地說：

「啊，我想到一個好主意了。」

「是什麼？別太大聲……。」

「這是一個很好的計策。喬治，你有沒有比較小的短袖襯衫？可不可以帶來？」

「短袖的襯衫我沒有，可是我有一件鮮艷的綠色運動衫可以帶來。」

「哦！那你可不可以把它當禮物送給馬丁呢？」

「可以是可以，可是他不是已經穿著襯衫了嗎？」

「唉，你的腦筋眞是遲鈍。好吧，我就詳細地說給你聽。馬丁既然會變成藍色的光芒，那他一定喜歡藍色這一類的顏色。假如我們送他一些藍色的衣服當做禮物，那他一定脫下舊

衣服，高興地穿上新的。」

「那麼你希望會有什麼結果呢？」

「這還需要說明嗎？要是衣服你覺得小，那馬丁一定也覺得小啦。身體大，衣服小，那麼身體的形態自然會顯露出來了。」

「原來如此，當他剛穿上去的時候，除了兩隻手以外，身體是圓的、方的或是三角形，就會暴露無疑了。這眞是一個妙計。」

「不錯，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凱西走過去把那個斷了腿的洋娃娃撿了起來。把上面的髒裙子撕下來，她準備把它帶回去修好，然後再放在自己的床邊。

凱西接著又說：

「喬治，你有沒有注意到馬丁穿的是什麼樣子的鞋子？」

「嗯，他好像穿了一雙上面有小孔的鞋子。不對，是一雙帆布鞋。……又好像不是。這個少年走起路來就跟貓一樣，一點聲音也沒有。大概是赤脚吧。」

凱西不禁也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也是一點也想不起來了。當時眞是一點也沒注意。你要是有多餘的鞋子的話，最好也帶一雙來。」

「我知道了。那麼，我現在回去吃午飯，兩個小時之內我會回來，到時候妳在這裏等我好了。」

喬治說完，就飛奔回公寓去了。他在自己房間的壁櫥裏找出了那件上面有黃色跟褐色花樣的綠色運動衫。這件衣服雖然質料很好，但曾經被路克他們嘲笑過土氣，所以喬治很不喜歡它。

正要出去的時候，他發現母親就在門口。喬治很快地把衣服放進自己現在穿在身上的這件襯衫裏面，然後又從玄關裏面偷偷地拿出了一雙舊的運動鞋出來。

這時候正好被母親看到了，她說：

「喬治，你拿這雙鞋子準備幹什麼呀？」

「啊！」喬治心裏想：這下糟了。不過他馬上編了一個謊言，他說：

「是因爲我的朋友當中有一個非常窮困，所以我想把它當禮物送給這個朋友。」

喬治竟然把擁有宇宙飛碟的馬丁說成貧困的小孩。母親聽了點點頭說：

「喬治，既然這樣的話，那應該光明正大的去做，不要偷偷摸摸的。」
說完，她到廚房做了幾個三明治拿出來說：
「還有這個，你帶去跟那個朋友一起吃吧！」
說著，她又拿了幾個橘子給喬治。
「好的。」
喬治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喬治的媽媽好像跟別人的媽媽多少有些不一樣。
她對於喬治的所做所為雖然常常指責，可是絕對不會對喬治說：
「你不能跟那個小孩在一起玩。」或是「你不能做這件事。」
跟媽媽比起來，爸爸卻會說：
「不行，絕對不行。」
並且還會大聲地罵他。
對於喬治來說，他母親的教育方針用現代的眼光看起來也許並不太理想，可是喬治卻很習慣。

新奇的裝飾

喬治比約定的時間早了三十分鐘來到鬼屋。這時候馬丁正坐在陽台的舊椅子上向外看著。早上他看起來雖然是很疲倦，但現在他已經跟別人一樣地有精神了。喬治從階梯上來之後說：

「馬丁，你大概睡了一個鐘頭了吧？」

「一個鐘頭？根本沒有，大概只有十五分鐘。我們宇宙人跟地球人不一樣，體力恢復的比較快。」

馬丁說著，臉上不由得露出了自負的表情。

於是喬治又接著問：

「那麼其他的時間你在做什麼呢？」

「嗯，我把二樓裏我的房間佈置了一下，你看見了嗎？」

「噢，這樣的呀。」

喬治走進來一看，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原來從窗戶的窗簾桿上繫上了許多根電線，在電線的末端綁有蘋果、香蕉、香腸等吊在那裏它們就在空中搖來搖去。

馬丁很得意地說：

「怎麼樣？你看我設計的如何？」

「太棒了，竟然能想到用蘋果跟香腸當裝飾品，眞是天才的頭腦。」

喬治心裏想，萬一他把我好不容易帶來的三明治也吊在房屋中間，那就對不起媽媽了。

「馬丁，我帶了一樣禮物來送你，不知道你要不要？」

他往椅子上一坐說：

「啊，好極了，是什麼呢？」

於是喬治把那件高級的衣服拿了出來。

「這個顏色眞漂亮。上面還有好看的裝飾品呢！我能不能現在穿穿看？」

「當然可以。」

喬治心裏期待著馬丁能在他面前穿上這件衣服。

但是馬丁也認爲在別人面前換衣服是不禮貌的。他說了聲：「我馬上就來。」之後，就

走進隔壁房間去了。

過了三分鐘之後，馬丁換上喬治的衣服走出來。果然跟原先計劃的一樣，這件衣服在腰部地方是有點小，但是肩頭跟領口都非常合身。

（他的體形並不是四方形或是六角形嘛，而且跟我們的體形完全一樣呢！）

喬治有點失望地在內心默默地自語著。馬丁這時又說出了令他震驚的話：

「喬治，我知道你的期待又落空了。我們的頭腦雖然不一樣，可是體格卻跟地球人差不了多少。我們觀光局所出版的宇宙旅行指導地球篇裏寫著：『到地球去並不需要携帶衣服。因爲只要自己不在乎品質的好壞的話，那地球上的衣服都能適用。』所以你也別失望。」

這時樓梯下又傳來腳步聲，凱西也走了進來。她一看到馬丁的衣服，不由得說道：

「啊，馬丁，眞合身呀！」

誇獎完了喬治所送的襯衫之後，她一面看著室內的裝飾，一邊說：

「馬丁，你眞是天才。可是這些食物不能保存太久，你最好能馬上把它們吃掉。」

「啊，這個妳不必担心，我已經帶了保存液了。」

「保存液？那個靠得住嗎？」

「我們都是靠這個生活，所以不必再吃地球上的食物了。」

喬治很早以前就想問這個問題了，於是他說：

「你到底每天是吃些什麼東西呢？難道你從住的星球上已經携帶了許多旅行中所須要的食物了嗎？」

「這個地球上包含了許多我們所不知道的細菌，我以我們早就預備好了旅行中所需要的便當了。」

「啊，這眞令人驚奇。要是你們携帶好幾個月的食物的話，那你的飛碟中不是塞滿了食物了嗎？」

「不，因爲濃縮的關係，所以體積並不大。」

馬丁說完，帶著喬治跟凱西下了樓梯，到了汽車間的火爐邊伸手進去拿出了一個白色的小包袱。在喬治面前打了開，裏面原來是十幾個像是很小的蛋糕之類的東西。

喬治伸長了脖子很注意地看著說：

「這些眞像小動物所吃的蛋糕嘛！到底你一天要吃多少粒才能飽呢？」

「那還用說，當然是一天一粒了。」

「什麼？只要一粒就夠了，眞好玩呀！」

「它看起來小，可是營養都濃縮在裏面，所以一粒就足夠了。」

凱西在一旁也問道：

「那麼你們一定喝很多水啦？」

「不，我們一滴水也不喝。」

「什麼？難道你們身體裏面一點水分也沒有嗎？」

「地球人的身體裏面，水的成分好像是佔百分之七十，可是我們只佔十分之一。而且我在出發前，身體上所必需的水分完全都由醫師補充過了。」

「原來是這樣的。這麼說來，你們根本沒有吃東西跟喝飲料的樂趣了嗎？」

喬治說著，臉上不由得浮現同情的表情。馬丁搖了搖頭說道：

「吃東西跟喝飲料的樂趣？這些是什麼意思呢？」

「嗯，這該怎麼解釋呢？簡單地說，就是吃飯時間的愉快之感。」

「我越來越不懂了。無論如何，我們是從來沒想過把時間花費在吃飯跟喝水上面。我寧可用來做科學實驗，或是讀書，還比較有益處呢！」

「你說的也有道理。」

喬治點了點頭。他似乎也有些不耐煩地說：

「現在你該慢慢地瞭解了吧！」

「你指哪一方面？」

「你不是可以利用這段在地球的休閒時間裏在這棟鬼屋，不，在這棟快要被拆毀的房子裏悠閒自在地……。」

「……。」

「就是散步啦，做一些沒用的事情。」

喬治看他沒聽懂「休閒」的意思，乃更進一步地解釋著。

「散步，啊，就是毫無目的，一邊看著各種景物，一邊慢慢地走著。這倒是不錯的。」

「那麼，你爲什麼不做呢？」

這麼一問，馬丁第一次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說：

「說眞的，我的確是想要到這個城市裏到處逛逛。可是手邊又沒有關於這裏一切的導遊手册，所以不太敢一個人出去。上次跟蹤貓女的時候，因爲跟你們兩個在一起，所以心裏倒

比較放心……。」

喬治聽了，很認真地說：

「這樣的話，那我們來當你的嚮導好了。我們一起到海邊逛逛吧！」

「呀…好呀！太好了！」

馬丁從心底露出了愉快的表情。

喬治一面看著他的臉，一面在心底喃喃自語：

（馬丁雖然是宇宙少年，可是跟我們地球上的少年完全一樣。不論他具備了多少科學的力量，可是一到了他從來沒到的地方，叫他一個人去做各種事情，他也會覺得有種不安的感覺。）

這樣想著，不由得覺得自己跟馬丁更接近了。他說：

「馬丁，我替你帶了一雙鞋子來，不知你能不能穿。要在地球上走路的話，我想最好是穿地球製的鞋子。」

說著，他把從家裏帶來的鞋子拿了出來。

馬丁拿著鞋子跟自己的比較了一下。馬丁的鞋子既不是用皮做的，也不是用帆布做的。

而是用一種很奇怪的質料製成的。看上去已經非常的舊了。他用力地往地上一踩。

「這雙鞋子已經穿了三年了。」

「噢，已經三年啦，爲什麼一直穿不壞呢？是不是在你們的星球上不用走路呢？」

「不，當然是要走路的。」

馬丁輪流地比較了兩雙鞋之後，說道：

「我今天還是穿我這雙，下次再換好了。」

「好吧，就這樣吧！」

喬治也不能勉強他一定要穿自己的鞋子，他跟在馬丁跟凱西的後面下了樓梯。

能使地球滅亡的暴力

像上次一樣，馬丁走路的姿態有些怪。因爲他走的時候就像在月球表面那樣，毫無地心吸力似地。

（原來如此，難怪鞋子可以穿三年不壞。）

喬治嘴中一邊自言自語，一邊不停地思考著。



他們從大門出來之後，就往公園的方向走去。在路上遇見了昨夜告訴喬治他們貓女的行踪的那個老人，他扶著拐杖慢慢地在走著。

馬丁走了過去很有禮貌地對他說：

「老公公，昨天晚上眞謝謝您了！」

說著，並且伸出手要去扶他。

這麼一來，老人像被汽車撞了似的嚇了一大跳往旁邊退。

「小朋友，沒有關係的。我一個人還能走。」

「可是……。」

馬丁好像在想這個老人爲什麼這麼怕人扶他似地看著老人的面孔。老人也看了看馬丁的臉說：

「咦，你是不是那個常在舊屋子陽台上睡覺的小孩？你是在那裏出生的嗎？」

「不，我不是的。」

馬丁用跟喬治他們說話時不同的語氣回答著。

「噢，那麼你不是在雪梨出生的囉。這樣我就明白了。現在的都市小孩都是利己主義者

。他們根本不關心別人的事情。對了，你是從哪來的呢？」

「我是從很遠很遠的星球上到這裏來的。」

「什麼……你說什麼？我的耳朵不太好，你再說一次好嗎？」

「我是從很遠的星球上到這個地球上來考察旅行的。」

「這麼說……你……。」老人的臉色顯得很驚訝。

這時從旁邊傳來了：

「哇哈哈哈……。」

的嘲笑聲。他們轉頭一看，原來是路克登，他不知何時也來到了這裏。

路克登把褲子往上提了一點，然後大搖大擺地往馬丁這方向走了過來。面對著面他突然用很粗野的話說：

「喂，你這個頭腦奇怪的小子，你打算幹什麼呢？你以為用這些謊話能騙得了人嗎？」

馬丁聽了這些話，臉上露出不高興的表情。他也用不客氣的話說：

「你自己心存僞詐，所以不敢相信別人講的話。你真是個可憐的人，你自己還不知道呢！」

路克知道自己被馬丁譏笑了，他的臉立刻漲的通紅。

「喂，你給我聽好，你這個騙人的雜種。你剛來這個地方，也不去打聽一下誰是這裏的老大，竟敢對我這般無理。你沒有我的允許就敢在雪梨招搖撞騙。我警告你，以後講話可要小心一點。」

路克登用這種像流氓的態度跟言詞恐嚇著馬丁。喬治在旁邊聽了馬上走過來，在馬丁的耳邊說：

「馬丁，你別生氣，只要別理他就好了。」

凱西也同時走到路克登旁邊對他說：

「路克，這位宇宙人對我們地球人來說還是客人呢！請你不要用那麼粗野的口氣說話。」

路克根本不理會他的忠告。馬丁瞪著路克登，用堅決的語氣說：

「我根本不聽你這個劣等文明的頭腦所說出來的話。我只跟站在這裏，具有比你更優秀的頭腦的人來往。」說著，他用手指了指在旁邊的喬治跟凱西。

路克登要是只聽到馬丁罵他一個人不好的話，那他也許還能忍受。但是馬丁竟然在他面前如此地稱讚一向是跟他不相上下的敵手喬治，這使得他怒火中燒。

「你這傢伙，看我對付你。」

路克很快地向前跨了兩三步，突然揮動右拳，出其不意地往馬丁的左頰打了過去。

「啊！」喬治腦中響起了一陣不祥的預感。

（這麼一來糟糕了。馬丁一定會很快地返回他自己的星球，向他們政府報告。也許他們星球的人在一怒之下會用飛碟艦隊向地球攻擊也說不定。啊，路克這種粗心的暴力也許會使得地球滅亡呢！）

生命燈的秘密

路克打完的那一瞬間，馬丁就像慢動作的影片中，被拳擊選手打倒那樣地慢慢倒了下來。

緊接著，奇妙的景像出現了。

馬丁的身體就像全部用橡皮做的似地，在地上滾了兩三個圈子，而且彈起有一公尺那麼

高。

後來還是凱西抓住了他的小腿，才使他停止了滾動。他大概很痛吧！躺在地上動也不能動。喬治跑了過去想把他扶起來，可是馬丁卻低聲地說道：

「沒關係，你們放手好了。」

足足有一分鐘之久，馬丁才像坐船遇上大浪的乘客一樣，好不容易地站起來。

在附近看了剛才這種情形的那個老人搖了搖頭說：

「那個頑皮的小鬼，他那一拳打的不算太用力啊！不過這少年的平衡組織好像也不太健全呢……。」

另一方面，剛才揮動拳頭的路克看了這情形，不禁也嚇了一大跳。他像化石一樣地站在那裏說：

「你們大家都看到了吧，我只不過輕輕地打了一下。誰知道他卻摔成那個樣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路克像是在求援地看著喬治跟凱西的面孔。

喬治心裏正在擔心不知馬丁會氣成什麼樣子。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馬丁用很平和的語

氣說：

「你在揮動拳頭之前，能不能先給我一個預告呢？」

「……。」

「要是你先給我預告的話，那我就能預備好平衡調整裝置，那也就不會這樣不堪一擊了。好吧，讓你再打一次看看。隨便你打哪裏都可以。」

說完，馬丁右脚向前邁了半步，做好了預備的姿勢。現在他這個樣子眞像是一流的拳擊手。全身動也不動，像在地上生了根似地。

路克登心裏感到一陣害怕，他突然轉了一個身，然後頭也不回地逃走了。

馬丁臉上浮現出輕視的笑容，他對喬治說：

「那個少年的態度根本算不上是男子漢。他的智商雖然比你高，但是頭腦內部有缺點。」

喬治臉上有些不愉快地說：

「馬丁，什麼智商？一個人的智商是什麼，你大聲說出來給我們聽聽看吧！」

「對不起，對不起，是我說錯了。」

馬丁知道喬治聽見自己說路克智商比他高，所以他心裏不高興。所以他趕快說路克的頭腦有缺陷，喬治才恢復了原來的態度說：

「馬丁，你剛才爲什麼會在地上垂直翻滾呢？」

「噢，這是因爲我住的星球跟地球的地心引力不一樣。地球的引力是我們的三分之一。所以剛才我應該預先調整的。要是突然來不及調整的話，我就會受到很大的震動。」

「原來是這樣。那種情形就跟我們剛到月球表面時是一樣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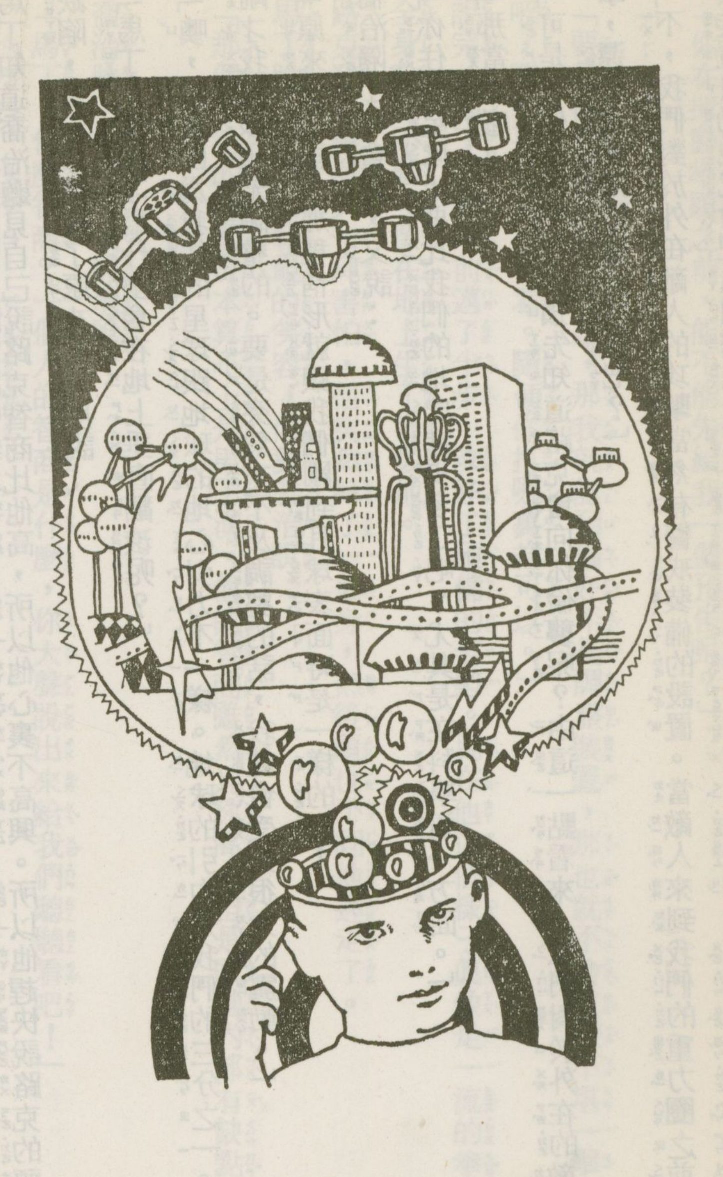
喬治隔了一會兒，又說：

「你住的星球上要比我們的地球進步多了吧？尤其是在科學這一方面。」

「那當然啦。」

「可是，你爲什麼不能預先知道路克會向你偷襲呢？由這一點看來，你們對於外在的敵人攻擊，還是處於無防備的狀態吧？」

「不，我們對於外在敵人的攻擊當然有警戒裝備的設置。當敵人來到我們的重力圈之前，防禦裝置自動地就會把他們擊退。可是這些只限於對科學武器的攻擊。我們個人的本身就像現在這樣，對於野蠻、低能、下流以及原始的暴力還是無能爲力。所以剛才我就被路克打



了一拳。」

喬治搖了搖頭說：

「的確，像剛才路克揮拳的時候，連他自己都沒想到呢！」

凱西這時在一旁用明朗的聲音說：

「呀，我看我們別去海邊了，去爬爬那邊的山好了！」

她指著一公里外突起的小山丘。

那座山丘從山腰到山頂都被一些柔軟的草覆蓋住，看上去景色很優美。山的名字叫做亞特加拉利山。喬治也認爲她的建議不錯。

「馬丁，我們只要爬上那座山，那麼雪梨灣的景色就可以一覽無遺了。」

「好的，我們走吧！」

馬丁也很高興地贊成著說。

三十分鐘之後，他們三個人已經躺在亞特加拉利山頂上的細草上休息了。腳下是一片寬濶的碧海，海面上有紅色、白色以及各色各樣的帆船，划著海水慢慢地前進著。

「啊，這裏的空氣眞新鮮！」

馬丁興奮地在地上打了一個滾。喬治跟凱西也學他的樣子在草地上翻滾著。

微微的涼風、青草的芳香、溫暖的太陽——這些對於睡午覺來說，是最好的必備條件。

喬治在這種狀況下，不知不覺地睡熟了。

等到喬治感覺到好像有人在推他的時候，他還以爲有什麼事情發生了，連忙張開眼睛。

凱西就在他的臉旁邊。

凱西附在喬治的耳朵低聲地說：

「喬治，你現在看一看馬丁。小心，不要發出聲音！」

「嗯，好的。」

喬治把頭轉向左邊，可是他忘了凱西的忠告，「哇」地一聲叫了出來。

左邊的馬丁正在呼呼地睡覺。

可是在他的身體上好像有一個巨大的螢光燈似的，現在正發出了淡淡的光茫，而且這個光茫還慢慢地在跳動著。喬治看著不禁一陣顫抖。

「凱…凱西，我們不要去管這件事吧！」

這時馬丁睜開了眼睛。就在這個同時，光茫也一下消失不見了。

「喬治，你怎麼了？看你的臉色。噢，我知道了，你一定看到我身體中冒出藍色的光茫對不對？」

「是的。眞是嚇了我一跳。」

「其實用不著担心害怕的。剛才你們不是也睡著了嗎？」

凱西點了點頭。

「那時我偶然地往你們睡著的身上看了一下，結果在凱西身上發出橘紅色的光，在喬治身上看到的光是粉紅色，而且都是不停地在閃亮著。」

「別騙人啦。到目前爲止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有這回事。」

「這是因爲你們是地球人的關係。」

「爲什麼地球人就看不見那種光芒呢？」

「這是因爲人類認爲如此才是人類的先入爲主觀念，所以你們才看不見。明白了嗎？」

「我懂了一半，另外一半還是不懂。可是，爲什麼你一醒來，那個光就不見了？只有在你睡著的時候才有光呢？」

「讓我簡單地說明一下。是這樣的，我們宇宙間的生物自從出生之後，造物主就會賦予他們本身各種不同的生命燈。

對於人類來說，有的是綠色、有的是紅色、有的是黃色。可是當眼睛睜開的時候，爲了隱蔽、虛張聲勢或是羞恥心的關係，所以這個光茫消失了。而且跟我剛才說的一樣，滲雜了各種先入觀念，所以看不見生命之燈。」

「照這麼說，我們每一個人本來都有生命燈，只是因爲自私自利，以及奇怪的先入觀念，所以喪失了。」

「你說的不錯。希望我們都能除去自私自利的觀念，爲了我住的星球與地球之間的親善，來盡我們自己的力量。」

「聽你說的話，眞像是宇宙大使的演講呢！」

「哈哈，是嗎？」

馬丁愉快地笑了一下，可是他馬上又恢復了嚴肅的態度說道：

「要是這裏的人都知道我是宇宙人的話，可能會發生很多事情吧！你們跟我在一起沒關係，可是千萬別再跟別人談論有關我的事情好嗎？」

「好的，我們知道了。」

「就算是對你們的家人也要保守秘密啊！」

「你放心，我們以地球人的名譽來保證。」

喬治跟凱西都答應了。但是讓他們兩個人一直守住這個秘密不跟別人說，對他們來說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喬治跟凱西一直把馬丁送回鬼屋的門口。馬丁向他們揮手告別後，走進了因夕陽照射而反光的建築物裏面。

凱西一邊往回家的路上走著，一邊問喬治說：

「喬治，你對馬丁所辯論的道理完全瞭解嗎？」

「我也不是科學家，所以也不敢斷言馬丁所說的是對還是錯。可是我覺得他說的話含有一種哲理。我相信這段話裏包含了人生的眞理。深深地思考一下，我覺得實在很對。」

「嗯，他是說我們應該互相信任，不要互相欺騙，讓我們的生命燈更明亮。喬治，你的生命燈是什麼顏色的？」

喬治看了看時間，已經快六點了，他立刻緊張地說：

「凱西，我已經忘了馬丁說我們倆生命燈的顏色了。可是我媽媽看我晚回去，在餐桌旁邊生氣漲紅的臉，還有責備我的那些話，卻讓我一直沒忘記。我得快回去了！再見。」

喬治說完，丟下凱西，獨自一個人跑回家了。

有人在看呢？

吃完晚飯之後，喬治問母親：

「距離下個月月初還有多久呢？」

「這個嘛……。」

母親翻了翻月曆後對他說：

「還有兩個星期，你爲什麼要問這個呢？」

「嗯……。」

喬治一時回答不出來。幸好母親接著說：

「我知道了，是不是跟貓女有關係啊？大概是貓女在新月的晚上會出來吧！聽說貓兒看見新月不但會叫，而且會顯得特別凶暴。你要特別當心啊！」

「好的，您放心吧！」

喬治這才安心地上床睡覺了。

星期一，喬治從學校回來之後，稍微休息了一下。到了下午三點多，他又到馬丁住的地方去拜訪他了。

那時候馬丁也正好在房間裏面。

「呀，這段時間過的還好吧！」

馬丁跟喬治打過了招呼之後，就帶他進了自己認爲佈置的很漂亮的屋內。他指著那些裝飾品說：

「我雖然在上面塗過保存液，可是還是變成這樣了！」

原來掛在窗戶邊的香蕉已經變黑了，香腸也發出難聞的味道。這些地球上的細菌看樣子是不受馬丁他們星球上面藥物的影響，還是繼續不停地在繁殖。

「馬丁你還是把他們丟掉吧！」

「可是，那樣的話，房間裏面多單調啊！」

馬丁正在覺得很惋惜的時候，凱西走了進來。凱西大概是從自己家裏的窗戶看見喬治來

拜訪馬丁，所以她也連忙趕來了。

凱西從籃子當中拿出了新鮮的香蕉，走到窗戶邊把變黑的香蕉從鉤子上拿下來換上新的。馬丁看了，顯得非常高興地說：

「謝謝妳，這樣一來，我的房間又變得非常光彩了。」

（凱西眞是有這份細心呢！）

喬治也像有了新發現似地這麼想著。

馬丁用手不停地捏擠著凱西剛才拿下來的壞香蕉跟香腸。突然他停下了這個動作，專心一意地望著窗外。

「馬丁，你到底在看什麼呢？」

喬治說著，也從窗戶口向外看。一看才知道，原來在距離三十公尺左右的地方有一棟建築物，有三、四個女孩子站在陽台上正注意地向他們這裏看。

凱西問著說：

「馬丁，那些小孩是你的朋友嗎？」

「不，我從來沒有跟她們說過話。你看，她們一直在注視這裏呢！讓我來表演一些令她

們高興的遊戲吧！」

馬丁不知在想什麼似地走到了陽台上，然後輕輕地「碰、碰」地向上面垂直地彈了起來，足足有兩公尺那麼高。

他的身體看上去就像彈簧似地那麼有彈性。

對面的那些女孩子看了不禁熱烈地鼓起掌來。

馬丁顯得很得意，這次他又跳了起來，然後向後面翻了好幾轉，就像是馬戲團裏的特技表演一樣。

表演完了之後，他還面向那些女孩子們行了一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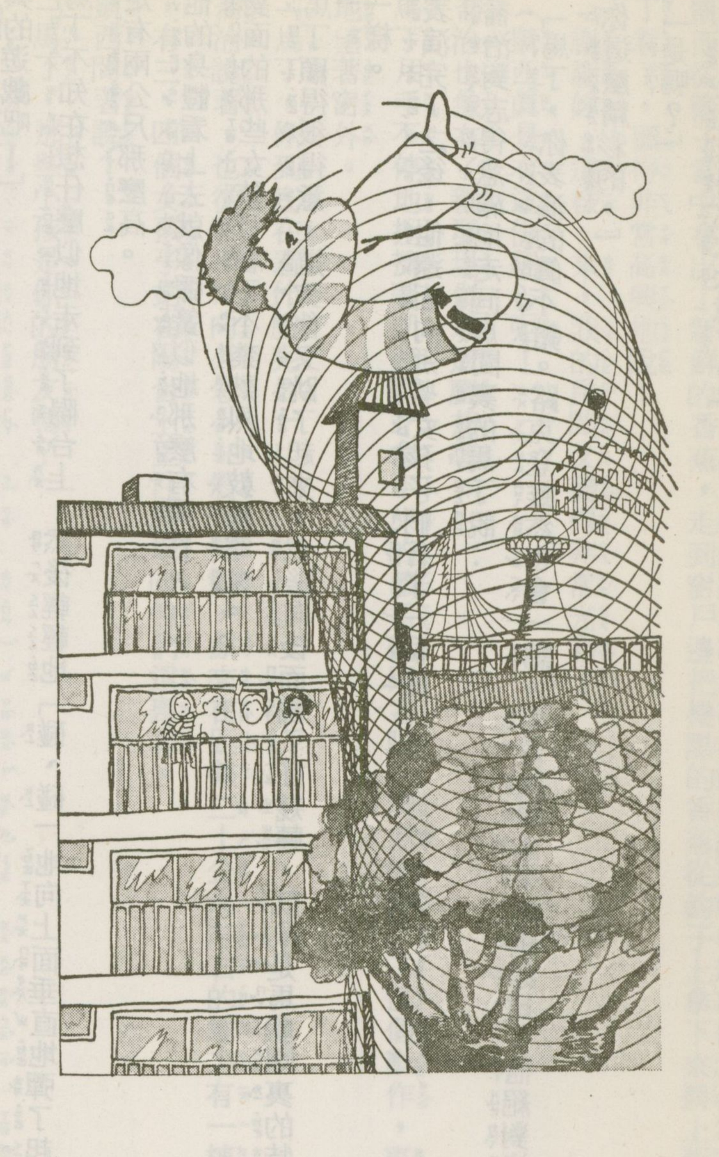
喬治對志得意滿地走回房間裏的馬丁說：

「馬丁，你表演的眞不錯。路克登雖然也會一點，可是他根本不能跟你比。他絕對沒辦法像你這麼精彩的。」

「是嗎？」

「可是我覺得你太大意了。」

「咦，爲什麼呢？」



「因爲剛才在看你表演的並不見得全部都是小孩子。那棟樓房當中所住的大人一定也看見了。也許那些人當中有新聞記者或是電視記者混在裏面也說不定。要是有的話，那你的事情很快地就會被全雪梨市的人知道。」

「不錯，你說的很有道理。」

馬丁也覺得自己的行爲太輕率了。

「好，從現在起，如果沒有你的允許，我絕對不做冒險的事情，請放心吧！」

危險的購物狂

從星期二到星期五這幾天，馬丁的確是乖乖地待在屋子裏，那裏也沒去，所以一點事情也沒發生。

可是到了星期六的早上他實在覺得太無聊了。

「喬治，今天我想到街上去逛一逛可不可以呢？再過不到十天我就非離開地球不可了！」

喬治跟凱西商量了一下。凱西也考慮了一會說：

「今天我姊姊要我去買很多東西，我們乾脆帶著馬丁一起出去走走好了。」

於是三個人一起來到了商店非常多的國王街。

也許是因爲星期六的關係吧！在人行道上買東西的客人特別多，所以到處都很擁擠。

凱西照著單子上所寫的，一邊看一邊買了麵包、水果等東西，然後放進手上提的籃子裏。

馬丁看著每次當凱西等著拿貨品的時候，他都期待著不知店裏的主人會不會把那些東西交給自己。他站在旁邊就像小狗跟主人上街去買東西的時候，睜大了眼睛好奇地看著那些貨品一樣。

馬丁表示最感興趣的是接過東西的同時，凱西拿著紙幣或是硬幣交給店員的情形。

「爲什麼你們每次買東西的時候要拿紙跟圓圓的東西交給對方呢？」

馬丁在商店街的中央這樣大聲地問著。

喬治對他這種毫無意義的問題，一時之間還眞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才好。

「這個嘛，我簡單地說明一下吧！我們要是工作了之後，就會得到那些紙跟圓圓的金屬，工作得好的人可以得到很多那些東西，靠著這些東西，他們就可以吃到許多美味的東西了

！」

「原來如此。這樣對於消除懶惰的人倒是一個新奇而現實的方法。等我回到我的星球之後要馬上報告出來。」

馬丁很欣賞地指著鈔票跟硬幣說：

「那麼，紙跟圓金屬那一個價值比較高呢？」

「紙幣的價值要高十倍到二十倍左右，紙的價值一定比銅幣高才對。」

喬治把貨幣的單位說明了一下。馬丁點了點頭說：

「嗯，要是有機會的話，我希望自己也有很多紙幣。」

「哦！能這樣的確不錯。」

喬治心不在焉地回答著。可是他做夢也沒想到這一點小事不久之後會引起那麼大的麻煩。

本來凱西到商店買東西最多不過三十分鐘就完了，可是因爲馬丁的好奇心跟迫切想買東西的心理，使得事情擴大的差點無法解決了。

馬丁這個宇宙少年瞪著百貨公司裏的櫥窗，一個接一個地仔細看著。尤其使馬丁感覺到

有興趣的是陶器跟藝術品。他看到一樣就「哇」地叫一聲，看到一樣就「哇」地叫一聲，眞是興奮極了。

他一會高興地大叫，一會覺得可惜地嘆息，然後又自言自語地說：

「啊，我眞希望也有鈔票跟銅幣。那麼我就可以把那些東西全部買下來了！」

喬治靠在凱西的耳邊說：

「凱西，我看馬丁好像有購物狂呢！我感覺我們要是在這裏停留太久的話，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呢！讓我趕快回去吧！」

「我也是這樣感覺，好，走吧！」

凱西雖然說了馬上要走，可是當她看到對面街上有一家賣園藝品的商店時，她又說：

「喬治，我想起來了，我爸爸旅行回來之後，他要利用星期天自己給狗做一個小木屋。屋頂準備塗紅漆，我先到那裏去買一桶油漆。」

「好吧。買了我替妳提。」

喬治在過斑馬線的時候，一邊回過頭來找馬丁。馬丁這時正好在一個巷子裏的運動器具店前面。他張著嘴巴，眼睛瞪著玻璃窗裏的足球。

「馬丁！到這裏來。」

馬丁聽到了喬治的叫聲，他轉頭一看喬治已經過街了，所以他趕忙加快了腳步想趕上去，這時正好迎面撞上了一個身體很強壯的年青船員。

接下來一瞬間所發生的事就跟上次被路克打了一拳以後完全一樣。

馬丁的身體彈到了兩公尺之外，接著又彈了兩下、三下，幸好被後面的電線桿擋住了才沒再繼續滾。

「對不起，對不起。你沒事吧？」

年青的船員嚇了一跳，連忙向他道歉。

「請你別擔心，是我自己沒注意。」

馬丁也抱歉地說道。這個船員確定了馬丁身上一點傷也沒有之後，他簡直像看特技電影似地搖著頭，表示不可思議的樣子。

（馬丁的身體就像汽球似的，只要輕輕一撞就會彈到好幾公尺之外。這要是汽車撞到的話，就不堪設想了。）

喬治連忙又回到馬丁的身邊，然後很小心地把馬丁帶過了斑馬線來到了園藝用品店裏。

糟糕的事情發生了

這家店裏面擠滿了人，他們都是為了星期六想要修理一些東西而到這裏來買鐵釘、鐵絲、螺絲刀等零件的。

裏面的人都擠在示範操作器的旁邊，看著強力的電動車床的使用方法。

凱西帶著喬治來到了擺滿很多油漆的櫃台前，他們正在討論著該買幾磅裝的罐子。

馬丁這時候就在擁擠的店中，這裏走走，那裏逛逛地到處看著。

這時候他忽然看見一個戴有花邊帽子的胖女人，正在挑選紅色的畚箕，不由得很感興趣地靠了過去。

那個女人也沒有注意到他在旁邊，她從一個裝飾著很漂亮的箱子裏拿出了錢包，把東西的錢交給店員。在旁邊看的馬丁不由得說：

「想要的東西就這樣便可買下來了，我真希望自己也能這樣呢！可是我……。」

女人嚇了一跳，她說：

「你這小孩說話真奇怪。你是住在雪梨市嗎？」

馬丁很客氣地替她拿起了畚箕說：

「不，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所以我直到現在為止，既沒有錢也從來沒看過錢的樣子。」

「那麼你是怎麼到這裏來的？是搭別人的便車嗎？」

這位婦人盯住馬丁的臉這樣問著。喬治看到了這情形，他想：（不行，萬一馬丁再鬧出什麼事……。）他剛想走過去叫馬丁過來的時候，他注意到了一樣怪事。原來跟馬丁說話的那個女人，她所帶的大帽子後面，上面還繫著別家商店的標價呢！

「呀，真奇怪呀，這是怎麼回事呢？」

喬治回頭想問問凱西，那個女人也不知為什麼突然變的慌張起來。

她對馬丁說：

「你既然從來就沒有過錢，那麼我就讓你嚐嚐這個經驗吧！」說完她打開手提包拿出了一疊鈔票讓馬丁抓著。馬丁顯得高興極了，他說：

「謝謝妳。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把我喜歡的東西全部買下來了。」

「你別客氣，再見吧！」

女人說完，就像逃走似地匆匆忙忙地走出商店了。

喬治這時候過來了，他緊緊地抓住馬丁的手腕說：

「馬丁，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你現在的行為就跟乞丐一樣呢！快，趕快追上去還給剛才那個人。讓我跟你一起去吧。」

可是馬丁卻皺起眉頭說：

「可是我剛才也有替她拿畚箕呀！這是她給我的報酬呢。這跟你所說的正當報酬有什麼不一樣呢？」

「馬丁，好心的人對於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是會很親切的，可是決不會給他錢。剛才那個女人是有些奇怪，可是……。」

喬治想起了剛才給馬丁錢的女人，她所戴的帽子上還貼著標價這件事。

（我知道了。那個女人所戴的帽子一定是從別的商店裏偷來的。那她給馬丁的錢一定也是偷來或是扒來的了。）

於是他抓著馬丁襯衫的腰部來到了外面。而馬丁根本還沒發現事情的嚴重性，他握著那個奇怪的婦人當禮物給他的鈔票，並且嘴裏還在說：



「要是我不能拿這些錢的話，那我把它們給你也可以。」
「你別再說這些笨話好不好呢？」
喬治氣的臉色都變紅了，他繼續說：
「無論如何要趕快還給那個人，不然就麻煩了。」
他們慌張地在附近找著，可是已經看不到那個奇怪的女人的影子了。
喬治真不知道現在該怎麼辦才好。
另外還有一件糟糕的事情也來了。原來是他在馬路的另一邊看到了他最不願意看的人。那個人用他那對狡猾的眼睛盯著喬治跟馬丁這裏。然而他後面還跟著一個背著一架黑色小型錄音機的男人，大概是一個廣播記者吧！
不是別人，他就是喬治的敵手——路克登。
（也許路克登這傢伙從我離開鬼屋出發開始，就一直跟在我後面也說不定呢！）
現在喬治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凱西的幫助了。
「馬丁，你站在這裏等一下，一步也不要離開喲！你知道了吧？」
馬丁很肯定地點了點頭之後，喬治便跑進了園藝用品店裏去找凱西了。

凱西這時正提著一桶油漆，從店裏要往外走。
「喬治，你要到那去啊？你也想買什麼東西嗎？」
「凱西，麻煩的事情發生了！」
喬治慌張地把事情經過大概地說明了一遍。
凱西聽了臉色都變了說：
「喬治，你應該一邊大叫『等一等』，一邊去追那個奇怪的女人才對。這樣的話，這條街上的人都會幫你一起去找她了。」
「要是我那樣做的話，一定會引起很大的騷動，說不定馬丁的真面目就會被他們發現了呢！」
「嗯，你說的也有道理。」
喬治抑制住砰砰跳的心臟繼續說：
「還有更糟的事呢！凱西，那個討厭的路克，他帶了一個像似廣播記者的男人在外面，好像要追查馬丁的秘密，然後做獨家的報導呢！」
「真的呀？」

凱西用審問似的口氣問著說：

「喬治，你確實看見了馬丁從那個奇怪的女人手中接過那些錢嗎？」

「是呀。」

「你應該那個時候就上前去阻止才對。」

「嗯，可是馬丁一下子就握住那些錢了。」

「他真像一隻沒教養的野狗，隨隨便便的一個人給他一塊好吃的東西，他就咬住不放了。那麼我看這樣好了，我們帶著馬丁到警察局去，然後把詳細情形告訴他們，再把錢原封不動地交給他們。有你當證人就夠了。我看除了這個沒有更好的辦法了。而且警察跟地球與其他星球之間的和平沒有多大關係，他們應該會保守馬丁的秘密才對。」

「我明白了就這麼辦吧！」

喬治他們來到外面一看，馬丁站在跟剛才一樣的地點，緊緊地抓住那些錢，動也沒動。

馬丁看見凱西的面孔之後便問著說：

「凱西，我真的不能用這些錢嗎？」

凱西聽了覺得既生氣又好笑，她用嚴肅的面孔回答說：

「馬丁，你真應該好好地反省一番才對。因爲你從陌生人那裏拿了這些錢，使得我們惹來很大的麻煩。」

「什麼樣子的麻煩呀？」

「首先我們必須先到警察局去才行。」

「爲什麼呢？」

「因爲在我們這個國家裏，要是拿了來歷不明的錢，或是撿到錢的時候，是要馬上交到警察局去的。」

「是這樣嗎？」

馬丁張開手，低著頭看這些剛才被他緊握著的錢說：

「要是引來這麼多麻煩，我不如不要它了。」

說著，把手上的錢往空中一拋，刹時之間國王街的這條馬路上散了滿地的鈔票。

那些鈔票因爲風吹的關係而到處飛揚，有些硬幣一邊反射著陽光，一邊向四面八方地滾動著。

「哇啊——。」

在國王街上的人們立刻陷入非常大的騷動之中。有一個瘦瘦的男孩撿了鈔票之後，立刻塞到自己的口袋裏面。緊接著有兩個少年爲了搶奪一個二十分錢的銅板，竟然在道路當中兇猛地打起架來了。有的老婆婆彎下腰，用拐杖去摀住鈔票，然後再拾起來。

可是在這些撿到鈔票的人當中有一半的人，他們用手拿著鈔票，一邊往馬丁這裏看。他們心裏好像在想：

（奇怪，難道他不知道這些錢的價值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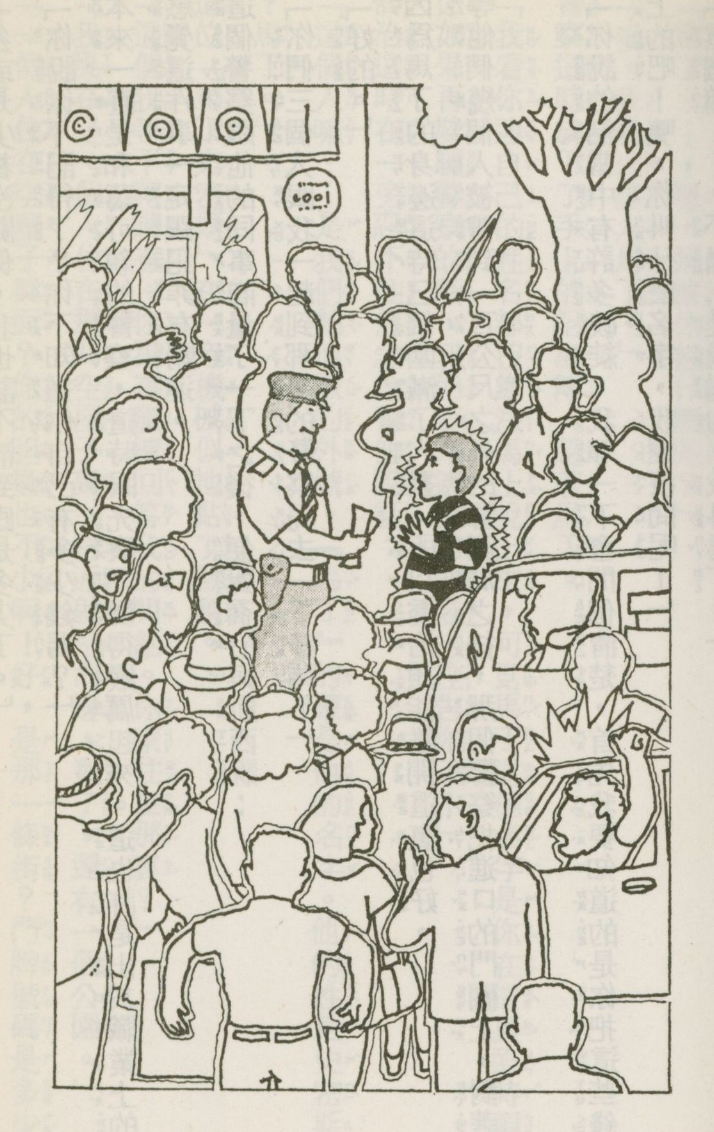
這時候吵鬧聲越來越大，人也越圍越多了。

汽車因爲人群而過不去，猛按著喇叭發出刺耳的噪音。接著有兩個穿著制服的警察跑了過來。其中的一個用熟練的姿態開始指揮交通，另外一個警察走到人群之中向撿到鈔票跟硬幣的人，一個接一個地把他們拿著的錢收了回來。

光天化日之下的逃走

全部收回來之後他算了一下，一百一十元。

這個警察從身上拿出了鉛筆跟記事簿走到了馬丁身邊，他用低沈而親切的聲音問著說：



「你掉的數目是不是比這些要多呢？」

「多或是少都沒關係。我也記不清到底是多少了。」

「你說你不記得了？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少錢嗎？」

本來一直是和藹可親的警察，這時眼光突然變得嚴厲起來。這也許是出於職業上的敏感，他感覺這件事一定跟犯罪有關連。

這個警察跟他的同事商量了一下之後，便對喬治與凱西說：

「你們三個人跟我一起到那邊的警察局去一下好嗎？」

「好的。」

因為馬丁的身邊這時已經圍滿了人羣，所以喬治想能離開這裏也好。

等他們幾個人被帶到一百公尺之外的警察局之後，那個警察把進口的門關上，對著馬丁說：

「你說的話當中有許多破綻，我等一下會問個清楚，首先我要知道的是你把這些錢拋在馬路上的吧！咦，你叫什麼名字，我還沒問呢！」

「這個嘛……，不錯，是我拋的。我叫馬丁。」

「馬丁……，嗯，那麼你姓什麼呢？」

「噢，我是火星人馬丁。」

警察這時放下了手上的記事簿，瞪著馬丁。

「我看你連自己的姓名都沒辦法馬上說出來，可見馬丁這個名字是你在這裏臨時編出來的。你如果再欺騙警察的話，我就要用適當的罪名來控告你了！」

喬治這時在一旁忍不住焦急地幫他說話：

「這個人嘛……是我們給他取的外號。『馬丁』的確是他的名字。他的姓是史密斯，不錯吧？馬丁。」

這位「馬丁史密斯」在一旁機械似地點了點頭。

「這個我等下再調查。你現在繼續回答我的問話。你家住在那裏？」

「我現在是一個人住在那間空屋子裏。附近就是海邊，對了，還有一個公園。」

「一個人住在空屋子裏面？你的胆量也不小啊！好，是那一條街？門牌號碼是多少？」

馬丁這時回答不出來了。

警察這時覺得更奇怪了，他用嚴肅的口吻說道：

「馬丁史密斯，你爲什麼把貴重的金錢，朝著大馬路的正中央亂拋呢？你難道沒想到你這種惡作劇會引起很大的混亂嗎？」

「……。」

馬丁默默地搖著頭。喬治代替他說道：

「馬丁他一直到今天爲止都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錢。今天還是他第一次摸到錢呢！」

「一百一十元，這不是一個小數目呢。是什麼人給的呢？這絕不會是你們本來就有的吧？」

「那當然，我們最多的時候也不過只有十塊錢。這是馬丁在那個商店裏面的時候，一個從來沒見過的陌生人給他的。」

「你是說霍斯特園藝用品店裏面？馬丁接受這些錢的時候你看到了嗎？」

「是的。」

「那麼，你能說出那個人的年齡跟長相嗎？」

「那是一個頭戴著有花邊帽子的胖胖的中年女人。」

「嗯。」警察聽完了喬治說的話之後，轉過頭來問凱西：

「妳還記得她穿什麼樣子的衣服嗎？」

「說實在的，我那個時候正好在跟店員說話，所以根本沒看見馬丁拿錢的動作。事後我聽喬治告訴我，我還勸他要趕快還給那個女人，可是已經找不到那個女人了。當我們正準備到警察局的時候，馬丁已經把錢全部拋散在馬路中央了。」

「好了，我明白了。現在我要請你們兩位證人暫時保持沈默好嗎？我想問一問這位馬丁史密斯，由他直接來告訴我當時的情形。」

警察一面用嚴厲的眼光看著馬丁一面說道：

「你把那些錢是如何到你手中的詳細情形說給我聽吧！」

「這個就跟我最尊敬的朋友剛才說的完全一樣。我因爲看見那個女人有許多的錢，心裏非常的羨慕，所以就一直盯著她看。這完全是因爲我自己一個錢也沒有。就在我羨慕萬分的時候，那個女人突然地給了我一把錢，然後就很快地離開了。我想她大概自己不要吧！不，也許她覺得錢太重了。」

警察很認真地說：

「難道有人覺得錢會太重？那麼這個女人一定滿身都是錢了！好，我再問你，那個人叫

什麼名字？」

「……………。」

馬丁這時回答不出來，他向是求援似地轉過頭問喬治：

「喬治，你知道那個人叫什麼名字嗎？」

喬治對於馬丁什麼事都要求他幫忙，不禁覺得惱火。

「在那個時候難道還有時間問她姓名嗎？而且那時我只覺得要把錢趕快還她，心裏緊張的不得了。」

警察這時口中不停地自語著喬治剛才說的「緊張的不得了」這句話。他的眼睛散發著敏銳的觀察力。接著他用像宣判案件的語氣對馬丁說：

「馬丁史密斯，據剛才你們幾個所說的話與我的判斷，事情的經過是你在商店裏向第一個從來沒見過的女人要了一筆一百二十元以上的金錢。可是事後你又覺得有些害怕，在這種狀態之下，你就把錢拋棄了。」

警察的這番話也是含有誘導審問的作用在裏面。可是馬丁這個宇宙人不能了解。

「我並沒有害怕呀！我只是覺得假如我拿了這些錢的話，會使好朋友喬治跟凱西惹來麻

煩，所以我又覺得有這些錢也不是什麼好事，就不要它們了。」

「你覺得有錢是一件麻煩的事嗎？」

警察的態度有些變壞了，他繼續地說：

「照這情形看來，你是比我還有錢了。不然的話你絕不會把一筆一百多塊的錢那麼簡單地就拋棄了。」

馬丁聽了很冷淡地回答說：

「你做的結論我認為不太正確。第一點，我並不知道你有多少錢。第二點，在我的星球上根本就沒有錢這個東西。」

警察忍不住終於發怒了，他大叫著說：

「你要是剛才不說話我也許就算了。你為什麼要一直開別人的玩笑呢？我看你簡直在愚弄我。」

「什麼叫愚弄？我不明白。」

馬丁也用堅定的聲音回答著。在旁邊觀看的喬治，這時發現馬丁地手不停地在顫動著。馬丁跟警察之間的情勢越來越緊張了。

（要是再這樣下去的話，不把馬丁的來歷說出來是不行的了。）

喬治想著，偷偷地斜眼看了一下凱西。凱西大概也覺得沒有更好的辦法了，她也點頭做了個暗號。

「其實嘛，事情的眞像是………。」

喬治正準備把馬丁的身分完完全全地告訴警察的時候，本來是關著的門突然被推開了，一個男人闖了進來。

「對不起，我耽誤一下你的時間……。」

這個人就是剛才跟路克登一起站在馬路對面的人。他肩膀上所揹的果然是一架錄音機。

這個男人對著警察這麼說道。

警察這時狠狠地瞪著這個連門也沒敲就闖進來的人。

「你難道沒看見我現在正在忙著嗎？你要是有什麼事要問，不會去問站在外面的警察嗎？」

這名男子聽了搖搖頭說：

「不，我是想問你，你是不是尊重未成年少年的人格跟名譽？」

「………。」

「據我剛才觀察你的審問調察態度，你對未成年的少年顯得太過嚴厲了！」

警察臉上的表情一下子浮上了不悅的表情，（來了一個找麻煩的傢伙。）闖進來的男子沒有放過這個機會，他轉過臉對馬丁說：

「你果然是叫馬丁。你還記得我嗎？」

出人意外地，馬丁竟然點了點頭。

喬治吃了一驚，他連忙問：

「馬丁，你認識這個人？」

「啊，那是兩三天以前，我在公園裏散步的時候，他對我說：『我是路克登的朋友，目前是在SD通訊社裏擔任調查員。你可不可以對我談一談有關雪梨市少年生活的一些看法呢？』於是我就把我所知道的跟他講了一點點。」

喬治一面聽著，一面在想像當時的情況。

（這個自稱爲SD通訊社調查員的手段眞高明。他一定是想從馬丁的身上把事實的眞像打聽出來。可是他又怎麼會跟踪到這裏來呢？唉，希望事情不會越鬧越大………。）

調查員這時「咖」地一聲把錄音機的開關按了下去，然後又對著馬丁說：

「到底你是因爲什麼事情而被帶到這裏來的呢？」

馬丁對這位SD通訊社的調查員好像也覺得很友善似地，極自然的跟他說：

「其實也只不過是一點小事而已。有一個溫和的女人給了我一把錢，在這裏的喬治跟凱西覺得很擔心，我覺得既然如此，那我就乾脆把錢丢到馬路上去，誰知道竟然引起了一陣大騷動。」

「哈哈哈，就爲這個原因，所以被帶到這裏來的嗎？」

調查員這時又回頭對警察說：

「你的作法也太不公正了吧！」

警察動了動嘴脣後說道：

「你好像是這位叫馬丁的少年的保護人嘛！你爲什麼要對我的作法爲難呢？你要眞的是SD通訊社的調查員的話，把身分證明給我看看！」

警察這時把馬丁放在一邊不管，用他那兇狠的眼光看著SD通訊社的調查員。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了一下。

喬治嘴中正在喃喃自語的時候，突然有人從後面在他膝蓋上碰了一下。回頭一看，竟然是路克登。路克用眼神對喬治做了一個暗號，然後用下顎很快地往外指了一下。

喬治馬上就領會到他的意思了。

他是在暗示：現在趕快逃走。

調查員看了這情形，繼續對警察說：

「在這個世界當中，有許許多多事情是用科學也沒有辦法說明的……。」

接著他又說了許多難懂的科學名詞。調查員跟路克登很明顯地是來跟他們一起作戰的。

喬治這時靠在凱西身旁，偷偷地伸出一隻手拉了一下凱西那件上面繡有墨西哥大帽子圖案的裙子。原來凱西也發現路克進來了，她微微地點了一下頭。

現在剩下來的難題只有怎樣才能讓具有超人能力，但是腦筋轉不過來的馬丁知道他們要逃走的意念。

喬治忽然想起剛才馬丁被那個年輕的船員撞了一下之後的情景。

（對了。因為重力平衡的關係，馬丁的身體會像一個足球似地那麼輕。好極了，我就這

麼做。）

喬治毫不遲疑，他伸手抓住了馬丁所穿的上面有橫條紋的綠襯衫，飛快地衝出了警察局的門。果然照他所預料的一樣，馬丁的身體輕得令人無法相信。

「等等，別跑！」

從後面聽到那個警察的叫聲時，喬治突然想到：（呀，我竟然做了如此大膽的事情！）

現在擺在他眼前的只有一條路，就是拉著馬丁不停地逃跑。

他的心裏不禁有犯罪的感覺，可是他還是繼續地跑，毫不回頭。

喬治、凱西、還有路克，他們這幾個人拼命地跑著。繡在凱西裙子上的那個綠色大帽子也因為震動的關係，搖動的好像小船在海裏遇上大浪一樣。這眞是光天化日之下的逃走。

從威利亞街一直跑到了卡爾通大街，現在已經來到了一條平緩的斜坡下了。

路克一邊喘著氣一邊說著：

「馬丁，我看你要是想飛的話，乾脆就飛起來吧！」

「不，我是不會飛的。你既然會想到這一點，那你一定看過有人會飛囉！」

馬丁現在也進步多了，他也會跟地球上的人類開起玩笑來了。

路克登這時卻什麼也沒說。喬治這時卻在想著不知路克為什麼要幫助他們。他跟路克之間一直處在敵對的狀況之下。喬治一面走著，一面在尋找答案。

（難道路克登想跟馬丁變成朋友嗎？或者完全是為了滿足他自己的好奇心呢？）

這時後面傳來了一陣汽車喇叭聲。他們嚇了一大跳，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來捉喬治他們了。其實這只不過是一輛普通的車子，可是對於逃亡者來說，就連教堂裏和平的鐘聲也會讓他們覺得風聲鶴唳。

「再這樣緊張下去，那我們就會很快地被抓回去的！」

喬治說著，向左轉進一條小路，來到了一個坡度很陡的階梯旁。

下了石階，這裏已經是距離馬丁藏身的鬼屋很近的威魯姆碼頭大道了。這附近一個警察的影子也看不到。喬治他們觀察了一下之後，很放心地朝馬丁的住處走去。

到了門口的時候，喬治忽然想起遺留在警察局的重要線索。他靠近凱西的耳朵對他說：

「凱西，糟了。我們不是把馬丁所住的這棟鬼屋附近的地理環境完全告訴了那個警察了嗎？」

「對呀！」

凱西聽了不禁也變了臉色，可是過了一會，她又笑嘻嘻地說道：

「沒關係，假如警察想進來逮捕馬丁的時候，馬丁可以變成藍色的光芒躲在火爐裏面啊！」

「不錯，妳說的有道理。」

喬治笑了笑，可是從他的笑容中可以看到很深的憂慮。

（馬丁能夠不被警察發現當然是很好，可是我們也被警察看的清清楚楚了，該如何才好呢？）

「我要進去了，再見！」

馬丁搖搖手走進了藏身之處。喬治這時感覺到他有點令自己討厭。

喬治停止了胡思亂想，對著路克登說：

「我這次是靠你的幫助躲過了難關。可是關於今天的這件事，你們怎麼會知道馬丁的行蹤呢？現在起你打算怎麼辦呢？」

「這個嘛……。」

路克登拉了拉他的褲子，裝著很不在乎的樣子說：

「說眞的，我跟那位SD通訊社的調查員從今天早上起就一直在這附近巡視。你們出來之後，就一直跟在你們後面，直到商店街。」

「原來是這樣啊，我一點也沒發現。」

「我看到你們帶著馬丁到人潮擁擠的國王街去的時候，我心裏就想到了：（這傢伙笨頭笨腦的，要是稍不注意的話，說不定會鬧出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果然跟你說的差不多，今天帶馬丁到那麼熱鬧的國王街去是我的失策。可是事情到現在還不能說已經結束了。問題是以後該怎麼辦。跟你在一起的那位SD通訊社的調查員是不是值得信賴的人呢？因爲我對他一點也不瞭解呢！要是我就這樣冒然地把馬丁的事情完全告訴他，不是顯得太快了嗎……。」

「我跟他也只不過談了兩三次，可是我確實知道他是一個靈活的人。可能馬丁已經跟他見過幾次面，而且互相談過話了。」

「那這麼說，他已經知道馬丁是從宇宙來的少年了。」

「嗯，我想他一定知道這件事了。」

「他會保守這個秘密嗎？」

「那個人對於獨家新聞非常珍視，他也不會輕易地說出來的。可是我想要是警察眞心要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的話，那麼不但是馬丁，就連你們跟貓女之謎也會全部弄得一清二楚的。」

「……。」

喬治聽了路克的話之後，心裏更是不安了。凱西也是一樣。他們的臉色都變了，這時他們心裏大概在想剛才也許不應該從警察局裏逃走吧！不過既然已經做了，後悔也沒用了。喬治這時說：

「凱西，妳不用擔心。反正我們也沒做什麼丟臉的事情。壞的是馬丁隨便接受別人的錢跟那個女扒手，不，那個中年的女人。而且我們不是連一分錢也沒有亂拿嗎？」

「不錯。」

凱西很同意地點了點頭，喬治看了不禁心情也變輕鬆了。他看了看錶，已經快十二點了，是吃午飯的時間了。於是喬治又照例地飛快跑回自己家了。

馬丁會是宇宙間諜嗎？

當喬治推開玄關的門時，首先映入他眼裏的是堆積在雜物間滿地要洗的衣服。

媽媽兩手插在腰上站在那堆衣服中間，好像不停地在思考什麼事情。她看見喬治進來，立刻叫住了他問著說：

「喬治，你的那件上面有黃色跟茶色條紋的絲襯衫到那裏去了？我現在想洗，可是怎麼找也找不到。」

（糟了，被發現了！）

喬治在心中暗叫不好。那件襯衫現在正穿在馬丁的身上，假如他把實情說出來的話，那麼馬丁的事情也會暴露的。

為了緩和一下緊張的心情，喬治趕忙地先走進洗手間，打開水龍頭，壓住水管的一半，讓水大量地冲出來。他一邊慢慢地洗著臉，一邊在想著如何來搪塞母親的問話。

「喂，你怎麼不回答呢？」

母親在雜物間裏這樣地叫著。喬治這時雙手抱胸地走了出來說：

「媽媽，我想到了。我是脫下來之後放在別的地方了。」

「放在別的地方了？怎麼會有那種事情呢？襯衫又不是帽子呀！」

於是喬治用小得不能再小的聲音，認錯地說道：

「媽媽，我告訴妳實話吧！妳上次跟爸爸去墨爾本的那一天，我跟朋友們一起脫了衣服到威魯姆橋附近的海邊去游泳了。」

「呀，那不是二十天以前的事情嗎？天氣還相當的冷呀！要是得了傷風感冒該怎麼辦呢？」

「可是我並沒有感冒呢！」

喬治挺了挺胸回答著說。母親這時也高興地說：

「嗯，要是能從小就鍛鍊的話，以後就沒問題了。」

（這樣就好了。現在媽媽好像要轉變話題了。）

喬治在心裏這樣希望著，可是事實上跟他想的不一樣。媽媽這時又沈下臉來問：

「那麼那件襯衫呢？」

「襯衫嘛，等我游完了泳回來一看，已經不在我脫下來之後所放的地方了。一定是有人

趁我去游泳的時候把襯衫偷拿走了。」

「這還用說啊！那是一件很貴的襯衫呢！

「我因爲怕您發現了會生氣，所以從住在橋附近的一個朋友家裏借了一件白襯衫穿回家。那件白襯衫第二天就還給別人了。」

「原來是這樣呀，那你自己的那件襯衫打算怎麼辦呢？那件衣服還找得回來嗎？」

「到底是被誰拿去了，我也不知道，這該怎麼找呢？」

「好，這件事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我決定這麼辦，假如在十天之內你要是沒辦法把那件衣服找回來的話，那你就要自己付出那件衣服的錢。從你下個月的零用錢當中扣吧！」

「這……這樣我不就慘了呀！媽媽。」

「那我看你只有去當偵探了，到整個雪梨市去找吧！」

「好吧，那我只好找個機會去拿回來囉。」

「喬治，你剛才在說什麼呢？」

媽媽瞪大了眼睛看著喬治。

（糟了，講錯話了！）

喬治正咬著嘴唇不知該怎麼辦才好的時候，正好常常令喬治頭痛的爸爸回來了。他心裏不禁在想：

（幸好爸爸回來了，這下子可以解除危險了。我下午就到馬丁那裏去把襯衫拿回來吧！而且我要等馬丁回他自己的星球去以後，再把事情的真相說出來。我想到那時就沒關係了吧！）

吃完了中飯後，喬治想著：

（就現在去吧，要是馬丁在午睡，過一會就會醒來的。）

於是他很小心謹慎地，一路上沒有被任何人注意就潛進了鬼屋裏面。

可是馬丁既不在火爐裏面，也不在後面的小屋子裏。

「真沒辦法！他也不知道人類的生活習慣還到處亂跑。」

喬治站在二樓的窗子邊向大海的方向看去，意外地竟然看見馬丁從公園那邊走回來。

於是喬治下了樓梯，跟馬丁在院子當中碰面了。馬丁這時笑嘻嘻地說：

「呀，喬治，今天早上真是有趣極了。我們下午也到那裏去觀光一下吧？」

「馬丁，要去觀光也不能像你這樣粗心大意地亂走呀。你對這個地方的一切都還不太熟悉，說不定警察隨時都可能到這裏來的呢！」

「可是剛才有警察走到這附近來我馬上就知道了。所以我趕忙從這裏逃走了。」

「馬丁，地球上的警察組織就跟蜘蛛所結的網一樣。那個警察一定把你的事情用電話跟警察總局連絡過了。現在全雪梨市的幾千名警察都像老鷹的眼睛似地在找尋像你這樣奇異的少年呢！」

「原來會這樣啊！要是只有幾十個或一百多個還沒有關係，現在對手竟然有幾千人，那就真有些麻煩了。」

馬丁現在好像也有些明白事情的嚴重性了。

這時候凱西也來了。凱西表情嚴肅地說：

「喬治，我們不是已經告訴過那個警察馬丁所住的空房子是在海邊附近，而且附近還有一座公園嗎？現在那些警察一定在一邊看著雪梨的地圖，一邊在找尋著跟這些條件相符合的空屋子，然後全面搜索。我想很快就會到這裏來！」

「不錯，那我們要儘快地躲到別的地方去才行。」

喬治剛說完，馬丁就接著說：

「我讓你們兩位增加了這麼多麻煩眞不好，不如讓我自己一個人到警察局，找一個最開通的警察，假如他相信我的話，我就把事實告訴他吧！」

喬治連忙搖了搖手說：

「不，你的想法太天眞了。說到警察，他們的頭腦都跟審問你的那個警察一樣，頑固的像石頭一樣。就算你說破了嘴，他們還是會認爲『這個傢伙一定是頭腦有問題，把他送到精神病醫生那裏去看看吧！』要是你頭上眞的有綠色的角的話，那他們也許有相信的可能。

總之一句話，那些警察們就是那種除非他自己親眼看到，不然他決不相信的那種人。」

「那麼，我讓他們看看我是宇宙人的證據也可以呀！眞能這樣的話，就不必多費口舌來解釋了。我可以到警察局長的面前，在他的房間裏讓他看見我能跳到天花板那麼高。」

喬治聽了心裏在想這也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可是過了一會，他的憂慮又像烏雲似地湧了上來。

「你要是這樣做的話，他們可能會相信你是具有超人的力量。可是警察們都是疑神疑鬼的人，他們遇上車胎破了，都會懷疑是不是壞人用手槍打破的。當他們知道你不是地球人的

時候，一定會認爲你是宇宙間諜的！」

「會認爲我是宇宙間諜嗎？」

「嗯，不錯。他們會認爲你們是想佔領及征服地球，而派了你這位手段、能力高明的間諜到這裏來。」

馬丁聽了之後嚇了一大跳，眼睛張的大大的。

「佔領地球？爲什麼要這樣呢？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星球了，怎麼會再想要一個呢？」

「可是對你們來說，有一個新的領土不是更好嗎？假如你們現在不這樣做的話，那再過幾十年不也會發生土地跟糧食不足的問題嗎？你的星球上既然比我們進步，那麼大氣污染各種公害問題一定更爲嚴重了。爲了這些理由，你們應該也會有去得到一個新的乾淨土地的想法吧！」

喬治說著說著，不由得生起氣來。因爲馬丁聽了他的話之後，不但不認爲如此，反而捧腹大笑。而且因爲笑的太厲害了，身體竟然彈了起來。

馬丁一面喘著氣，一面開始說話了。

「喬治，就跟你所說的一樣，我們星球上因爲放射能跟工廠所排出來的廢水而污染的很

嚴重。可是就算是這樣，我們宇宙人也從來沒有一個人想去得到另外一個新土地或是其他星球。你想想看吧！與其去搶奪別人的地方，還不如努力去改善自己的地方來的容易吧？你說對不對呢？」

「你說的的確不錯，可是就算你把這些道理跟警察說了，他們也是不會相信的。」

從剛才到現在一直沒說話，在一旁聽著喬治跟馬丁交談的凱西，這時用很尊敬的眼光看著馬丁說道：

「馬丁，我跟喬治一樣，都認為你所說的很正確。可是目前的情況就跟喬治所說的一樣，現在最好的方法就是避開警察的目光。要是不這樣的話，那你這次的地球旅行就會變得很不愉快了。」

馬丁點了點頭回答說：

「看來在這個地球上，反抗統治者的權力有時會被認為是一種美德呢！好吧，你們放心，我會儘量照你們的話做。」

這時喬治說：

「凱西，在雪梨市裏，妳認為什麼地方警察最不可能會去呢？」

「這個嘛，我想大概是海軍基地吧！」

「那更不行。因為那裏有許多比警察更敏銳的軍人呢！」

「噢，這樣的呀。啊，對了，動物園怎麼樣？你有沒有在那裏遇見過警察？」

「動物園，我倒一點也沒想到這個地方。在那裏是絕對不必擔心遇到警察。而且那裏面小孩子非常多，更有許多珍奇的動物，馬丁也一定會喜歡那個地方的。」

喬治跟凱西帶著馬丁來到了碼頭。在這裏他們上了開往達龍卡的渡船上。過了一個小時左右，他們來到了達龍卡動物園。從正門鑽進去後沒多久，喬治便覺得這次是很成功地把馬丁帶到動物園了，因為一路上沒有警察注意到他們。

大概是因為星期六週末的關係吧，動物園裏擠滿了全家一起來的人群。宇宙少年跟其他來這裏玩的人們不一樣，他光是看到欄杆外面的這麼多人就已經非常興奮了。當然，在獸欄跟鐵籠子裏的居住者，像懶洋洋的獅子、到處在觀看著的長頸鹿、在喝著水的猴子等，馬丁都很感興趣。可是這些籠子裏的居住者都似乎有一種敏銳的感覺力。在動物園中好幾千的遊客當中，牠們只要看見宇宙少年馬丁，就露出堅硬的牙齒，好像要撲上來似地在低聲怒吼著，引起了一陣騷動。

「這些動物們爲什麼那麼緊張呢？」

馬丁做夢也沒想到他會不受動物們的歡迎。他一面搖著頭，一面走到鐵絲網的籠子旁邊仔細地觀察著。

最後，喬治他們走到了大象所住的欄杆附近。這些象是出了名的溫和，可是當牠們一看到馬丁的形體時，突然「喔」地發出了奇怪的吼聲，並且把前腿高高地舉起來，並且很用力地踩了下來。

在附近的人都大吃一驚，有的人想上前去安撫牠，可是這些象用牠的那雙充滿血絲的小眼睛緊緊地瞪著馬丁。喬治很慌張地連忙拉著馬丁朝水族館走去。

喬治他們一直到下午五點，動物園要關門了，才又上了渡船回到了原來的碼頭上。當他們要分手的時候，馬丁緊緊地握住了喬治的手說：

「我住的星球上沒有動物園這一類的地方。我今天玩的眞愉快，明天再帶我去別的地方好不好呢？」

「啊，沒問題，因爲明天是星期天嘛！」

喬治毫不思索地爽快回答著。

馬丁畫的圖畫

第二天星期天，喬治對母親說要去釣魚，並且請母親做了三明治的便當。他還邀請了馬丁、凱西、德比特跟伊麗沙白幾個人一起划著船來到了雪梨灣中。

他當然也邀過了路克，可是路克要跟他全家一起乘車去旅行，所以不能參加。

魚兒很有趣地一隻隻被釣上來，釣魚對馬丁來說，這還是頭一次呢！在馬丁所住的星球上想要捕魚的人都是背著氧氣筒潛到海中，然後用水槍射魚，或是用炸藥來炸魚群，從來也沒人用魚杆來釣魚。

下午兩點多，回到了鬼屋附近，馬丁有些黯然地說：

「啊，在這地球上的愉快生活只剩下一個星期了！」

喬治也想到了在下個月月初的那個星期天晚上，馬丁就要離開地球回去了。

「是啊，時間過得眞快。對了，你是乘坐什麼回去呢？」

喬治心裏在猜想這座空屋子裏可能藏著一艘只能一人乘坐的透明宇宙船，所以他這樣問著。可是馬丁回答說：

「在下個星期天的晚上八點鐘，來接我的宇宙飛碟會到這裏來。事實上我昨天晚上已經連絡過了。」

「原來如此。等你回去之後，我們就會感到寂寞了。」

喬治這樣低聲地說著，這時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馬丁，從上次之後貓女有沒有再來過？」

「啊，你是說上回我們跟踪她，一直追到石牆裏面的小路裏去的那次嗎？之後她又出現過兩次。可是當他知道我在這裏之後，就很慌張地逃走了。爲了我在這裏使得她不能跟她心愛的貓兒們見面，我想她一定很恨我吧！」

「是嗎？」

喬治的腦中浮現了一個問題：（照這樣看來，貓女會不會把馬丁住在這裏的事情密告警察呢？）可是他馬上又想到了：（貓女大概不知道馬丁的秘密吧！要是她帶警察到這裏來的話，那貓女自己的秘密也會敗露的呀！）

喬治想著又打消了剛才的疑慮。可是他思考的也不夠周詳，要是他更注意一下馬丁的話，那麼以後所發生的事件也許就能防止也說不定。

那天下午四點多，喬治跟凱西又一起到空房子裏來了。

可是馬丁正好不在。凱西很不安地到處找著，嘴上還不停地喃喃自語著：

「要出去的時候也不知道留一張字條，眞是沒辦法。」

過了三十分鐘之後，馬丁終於回來了。

馬丁聽了凱西的抱怨之後說：

「害你們担心了，可是我又不會寫地球人的文字呀！」

凱西聽了之後，忽然叫著說：

「有了，我想到了一個好方法。你們等一下，我回家去拿！」

過了十分鐘，凱西從她家裏拿了一盒十二色的蠟筆跟一本小型的素描本，放在馬丁的面前說：「馬丁在你居住的星球上有這些東西嗎？」

「沒有，我是第一次看見這些東西呢！這些有顏色的小棒子是吃的東西嗎？」

「什麼？你竟猜成吃的東西。」

凱西一面笑著一面拿起了蠟筆在素描本上畫了一些花跟樹。

馬丁看了覺得很驚奇，他的眼睛張的像發光的星星似地。

「我從來也沒有看過圖畫的樣子。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也像凱西一樣畫的那麼好，讓我來試試吧！」

他把蠟筆一支不剩地全部從盒子裏拿了出來，馬上就開始畫了起來。由他那從來沒有拿過蠟筆的畫法看來，喬治現在明白了以前在這屋子裏面的那些畫並不是馬丁畫的。

馬丁所畫的是象跟豹子。

對馬丁來說，大概是上次到動物園去給他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吧，所以他才會畫這些動物。

喬治心裏本來期待著馬丁會畫一些他故鄉的星球上的風景，可是過了一個鐘頭，他還是只畫那些動物。

「那就這麼辦吧！馬丁，下次你再出去的時候，譬如說去散步吧，那你就在這上面畫下散步的樣子好嗎？」

喬治這麼說著。其實這是喬治的計謀。

因爲馬丁自己的長像跟他的形狀，以喬治他們地球人的眼睛是看不出來的。假如說他自己畫一個自畫像的話，那就可以看到宇宙少年馬丁的眞面目了。這就是喬治的眞正目的。



可是喬治的期待完全落空了，因為接著的星期一裏發生了一件他們最怕的事情。

遺留下來的暗號

喬治和凱西都在期待著在一整晚的時間裏，馬丁會畫出一些他們想看的圖畫出來。到了星期一，他們兩人都迫不及待地來到了空房子。

到處都靜悄悄地，馬丁又出去了。

「昨天已經跟他說的很明白了，他雖然不會寫字，可是一定有留下圖畫給我們看才對。」

凱西說著便走進了馬丁的房間裏，突然——

「啊！」地一聲，她大叫了起來。

在房間裏面，昨天當禮物送來的蠟筆跟素描本被拉了出來。而且素描本還攤開著，蠟筆也全部從盒中掉出來了。

（馬丁是不是出了什麼事了……。）

喬治懷著緊張不安的感覺把素描本拿了起來仔細地看著。

在左邊的這一頁上面畫著一個令他感覺像是貓女的女人，另外畫了一個頭戴花邊帽的女人。

「喬治，這個戴著花邊帽的女人是誰呢？」

「凱西，這個人就是上次引起大騷亂的主角。不錯，她就是在園藝用品店裏給了馬丁一百多塊錢的人。馬丁一定是一面想一面畫上去的，上面的特徵都把握住了！」

右邊那一頁上面畫了一張警察的面孔，另外還畫了一些有馬鞍跟韁繩的馬。

「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凱西這樣一問，喬治立刻握著拳頭叫了起來：

「凱西，糟糕了！這是馬丁所寫的信呀！他用暗號來代表SOS（求救信號）啊！」

「什麼？這是怎麼一回事？」

「妳還不明白嗎？你從這裏的第一張依照順序地思考一下。貓女，這是告訴我們貓女今天來過這裏了。」

「不錯，一定是如此。可是戴花邊帽的女人代表什麼呢？」

「馬丁用他那種第六感感覺到戴花邊帽的女人跟貓女之間一定有關係。不，據圖畫上看

來，貓女跟戴花邊帽的婦人很可能是同一個人也說不定。把她們放在一起比較一看，這兩個人的確有些相似呢！」

「喬治，你的想像也太過大膽了吧！」

「嗯，那麼我們先把這個放在一邊，接下來的是一匹有馬鞍的馬跟警察的臉。為什麼馬丁會畫馬呢？上次在動物園裏並沒有看見馬呀！更何況是一匹有馬鞍跟韁繩的馬，馬丁應該是絕對沒看見過的。看這種情形，這匹馬一定是屬於一個使用馬來代步的團體所有。」

凱西這時不由得「啊」地驚嘆了一聲。

「喬治，我知道了。這是雪梨市的騎警隊！有幾個騎著馬的警察來過這裏了。」

「不錯，我們一幕接一幕地找下去，就可以把當時的情景描述出來。首先是貓女到這裏來了，而且當她知道馬丁確實是在這裏之後，她就卑鄙地去向警察局告密去了。警察因為知道馬丁跑的很快，所以他們很快地派了騎警隊的警察騎著馬到這座空屋子裏。馬丁用他的超人能力本來是可以逃脫的，可是他又不願我們擔心，所以他畫了這些圖畫代表信。一定是他畫的時候被那些警察帶走了。」

「可憐的馬丁。」

凱西用快哭出來的聲音說著。

喬治看了不禁慌張地說：

「凱西這些不過是我的推理，事實是不是這樣還不一定呢！現在只能確定馬丁不見了。等我跟路克他們商量之後再分頭去找吧！」

喬治在公用電話亭裏給路克打了一個電話。路克聽完了詳細的情形之後說：

「喬治，那個奇異少年馬丁，他自己有沒有說過他今年幾歲呢？」

「他曾經說過是十二歲。」

「那麼要是警察問他多大的時候，他也會以十二歲來回答的。我現在也不知道該怎樣才好。不管怎樣我先跟**SD**通訊社的艾巴斯先生商量一下再說吧！等過十分鐘以後你再打電話給我吧！」

於是喬治過了十分鐘之後又打了一個電話。路克說：

「喬治，艾巴斯先生對我這麼說，假如馬丁被警察局裁定要受保護的話，因為他是未成年，所以會被送到青少年福利委員會去。福利委員會的那些無事可做的老頭子跟老太婆一定會詢問馬丁，然後把他送還給他的父母，或是通知他的父母把他領回。」

「你等一下，路克。馬丁的雙親在距離幾千光年的另一個星球上面呢！」

「嗯，就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馬丁會被轉送到專門收容無依無靠的少年保護中心去。」

「路克，馬丁只能吃他從自己星球上帶來的小蛋糕呀！保護中心的食物他連看都不會看一眼的。我一定要從空房子裏把他的食物拿出來，然後再想辦法找到他所在的地方送進去，不然他也許會餓死呢！」

「那傢伙現在可慘了。據艾巴斯先生說，在雪梨一共有兩所少年保護中心。一個在市區，另一個在郊外。市區的我去找，你去找那個郊外的保護中心，看看馬丁在不在吧！」

「好的，就這麼辦。」

「照艾巴斯先生說，馬丁這小子最少也要等到今晚八點以後才會被送到那裏去。所以我們現在去了也是白去。等明天下午放學以後再去吧！」

「嗯，好的。」

打完電話後到星期三下午的這二十個小時對喬治來說眞是一段漫長的時間。

好不容易終於等到放學了，喬治回到家之後對媽媽說要到郊外去拜訪一個朋友，便離開

家門了。爲了愼重起見，他又一次來到了馬丁所住的空房子看看，可是依然不見馬丁的影子。

他伸手進爐子裏一摸，拿出了一個包有十個小蛋糕的小包包出來。

「這些是馬丁十天份的糧食，讓我當禮物帶去吧！」

喬治把包包放進了口袋裏。他搭上從威魯姆開往郊外的巴士。

這輛巴士大概不知道喬治的緊張心情吧，一路上慢吞吞地開著。離開了市區的街道之後，路旁出現了許多樹木。還有許多木造，屋頂是用瓦片所蓋起來的古老房屋，看上去十分顯眼。在小路上有慢慢走著路的老人，這裏的風景看起來很優美。

喬治在一個叫做「聖克雷」的小站下了巴士。他向迎面走來的一個中年女人問著說：

「這一帶是不是有一個少年保護中心呢？」

那個女人一聽，愛理不理地看著喬治說：

「你是不是也想進去呢？」

喬治連忙搖著頭說：

「不，我只是有點事要到那裏去。」

「噢，那樣就好。因爲在那裏面的不是離家出走的壞孩子，就是一些嬉皮，而且擠的滿滿的。」

喬治一面聽著那女人說的話，一面在心裏抗議著：

（馬丁並不是沒教養的壞孩子呀，要是他眞的被送到這裏來的話，那我一定要去找警察局長抗議的！）

接著，那婦人告訴了他保護中心所在的地方，他一眼看過去眞像個學校。

這裏佔地大約有一平方公里左右，在門上掛了一塊「聖克雷少年保護之家」的大牌子。

喬治悄悄地由正門往裏面看過去，在正中央的是一座像體育館似的大建物。在這個後面的是一片有幾百平方公尺的廣大宿舍區，有十棟小房子整齊地排列在那裏。這裏看上去眞像學校，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在所有建築物的周圍，全部都用高約三公尺的鐵片很嚴密地包圍住了。

看起來這座鐵片圍的牆一定是爲了防止被收容的少年逃走吧！喬治想著，來到了在大門口旁邊的傳達室，他本來想向裏面的人問：（我的朋友馬丁史密斯在不在這裏？）可是要是這樣問的話，那裏面的人反而會問他許多有關馬丁的問題。要是他回答：（馬丁史密斯的確是從宇宙來的。）那就算喬治再怎麼解釋，那些頑固的守衛也不會相信的！萬一弄不好，說

不定喬治也會被關進這個保護中心呢！他想著想著便放棄了向傳達室打聽的念頭。

喬治沿著鐵片圍成的圍牆繞到了後面。正好在鐵片牆的中間有一個直徑約五公分的破洞，於是喬治把眼睛湊過去向裏面瞧。

這樣一來就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剛才從正門看見的那些小房子的側面了。

他看見了許多穿著灰色衣服的少年們出來進去地行動著。

「啊，我知道了，那些灰色的襯衫是這裏的制服呀！那些少年們每十幾個人一組被分開地住在每一棟小房子裏。」

喬治從靠近他這裏的屋子裏聽到了一陣淋浴的聲音，他抬手一看錶，是下午四點鐘。（啊，我知道了，在這裏爲了保持清潔，所以他們規定每天下午四點鐘，所有的人都要一起沐浴。接下來又準備幹什麼呢？）

這時後從靠他這邊的那棟房子後門裏跑出了一個少年，這個少年躲躲閃閃地跑到了旁邊的榆樹陰影下藏了起來。

「哈哈，這個小孩跟我一樣，也是討厭洗澡呢！」

喬治忽然停止了發笑，全身緊張了起來。原來這時他從那個少年的背影想起了一個熟悉

的人。

（是馬丁呀！他不正是馬丁嗎？）

他第一眼還沒看出來，因爲馬丁現在穿的不是那件綠襯衫，而且跟其他少年一樣穿著灰色的制服，所以不容易發現。

喬治這時胸中不禁火冒三丈。

（這一定是福利委員會的那些老頭子跟那老太婆把我那件當做禮物的高級綠襯衫沒收了。就算我去法院告他們，也要把衣服討回來。）

喬治是因爲萬一找不回來那件綠襯衫的話，那他下個月的零用錢就少多了。所以他才這麼生氣。不過眼前馬丁的問題比衣服重要的多。喬治這時把嘴對著鐵片的破洞向裏面低聲叫著：

「馬丁！馬丁！」

馬丁很快地就聽到了有人在叫他，他在四周張望著。喬治從洞口伸了三隻指頭進去，示意他走過來。

馬丁看了，一下子就跑了過來。

當馬丁一靠過來時，從小洞所能看見的狹小視野裏一下就被灰色的襯衫完全遮住了。

馬丁這時在鐵片牆的另一面也用眼睛對著小孔向外面窺視，他的眼珠一邊滾動著一邊說：

「果然是喬治！你來的正好。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呢？」

「我是看了你遺留下來的畫，再跟路克商量之後才找到的。你畫的圖畫上面是不是說你被騎警隊抓到這裏來呢？」

「是呀。」

馬丁說話的聲音顯得很沒精神。他的臉色也很壞。喬治突然注意到了說：

「馬丁，你的肚子現在大概很餓了吧！這裏吃的一定很差吧？」

「不，食物的量是很充足，可是我無論如何就是嚥不下去。」

「是這樣嗎？」

喬治這時把他從火爐當中拿出來的小蛋糕遞進小洞裏交給了馬丁。

「這太謝謝你了。喬治，你想的眞是周到呀！」

馬丁津津有味地一下子吃了兩天份的兩粒小蛋糕。如此一來他的臉色好多了。於是喬治

這時又說：

「馬丁，你一定很不喜歡被關在這種地方吧？」

「是呀，住在這種屋子裏心情一定好不起來。」

「那麼你爲什麼不逃走呢？你既不是流浪少年，也沒有給別人增加麻煩呀！更何況你也不是地球人，沒有必要去遵守地球上的法律。」

馬丁聽他說完之後，猛然搖著頭說：

「不，就算我不是地球上的住民，可是我現在既然來到了地球之上就該遵守地球的法律。而且我是代表我的星球到這個地球來的。假如我現在逃走的話，那對我所住的星球的名譽損失很大。所以我是絕對不會逃走的，就算是死刑的話，我也……。」

喬治聽了他的話，不由得一楞，覺得很失望地說：

「馬丁，我以前覺得你所做所爲都很有創造力，可是我現在才發現你也是很頑固的宇宙人呢！」

馬丁不禁漲紅了臉說：

「不管你說什麼都好，我一定會在這裏忍耐下去的。」

「好吧，你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吧！」

喬治對勸他逃走的這件事死了心。接著他又說：

「馬丁，警察現在對你不是地球人，而是從另外一個星球來的少年這件事明白了沒有？」

「嗯，除了警察之外，我對一個像是法官，而且很有威嚴的人說過了我的事情。」

「很像法官的人？噢，我知道了，是少年保護司。那後來他怎麼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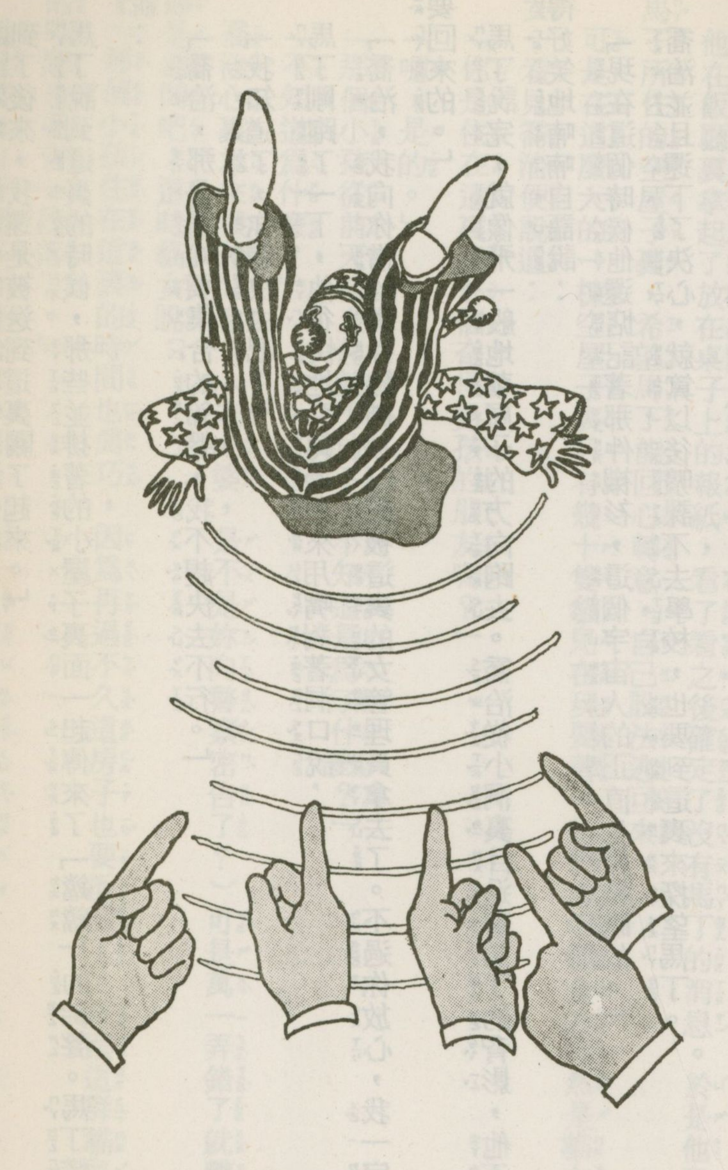
「他仔細地看了我的臉之後，只點了點頭。大概他也是認為我的頭腦有些怪吧！」

「那你有沒有拿出你拿手的跳躍本領，跳到天花板那麼高給他們看呢？」

「當然有啦，我跳了好幾次給他們看。並且還用頭差一點把吊在天花板上的吊燈碰碎了。」

「……。」

「我跳了好幾次之後也覺得有點疲倦了，於是就坐在椅子上休息，這時候他們便互相地說：『這真精彩的體能表演。這個小孩一定在馬戲團或是魔術團裏受過嚴格的訓練。』



到了後來，我還是被送到這裏關了起來。」

馬丁說到這裏的時候，那些並排著的小屋子裏面一起傳來了「鐺鐺」的鈴聲。馬丁慌張地說：

「喬治，那是通知要集合的鈴聲，我不趕快去不行。」

「我知道了，你趕快去吧！」

馬丁剛跑了一下，他很快地又轉過身來用嘴對著洞口說：

「喬治，我向你借的那件綠襯衫已經被這裏的女管理員拿去了。不過你放心，我一定會去要回來的。」

馬丁說完，就像飛一般地朝屋子的方向跑去。喬治從小洞裏目送著馬丁的背影，他不禁覺得好笑地喃喃自語說：

「現在這個時候他還惦記著那件襯衫，這個宇宙人的正直也眞夠瞧的。」

喬治並且還下了決心，就算以後曠課不去學校，也要到這裏來探望馬丁。

抓住那個少年！

到了星期三，喬治還是上完了最後一節才回到家裏。

他在飯廳裏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報紙，看了看之後確定了沒有馬丁的消息。於是他又到了馬丁所住的空屋子裏，希望馬丁能回心轉意，自己設法逃回來。

可是在這麼大的一棟空屋子裏只有幾十隻貓兒在玩耍著。牠們當中餵食的竟然是貓女。

貓女一看見喬治便說道：

「你是住在這裏的那個奇怪男孩的朋友嗎？」

「嗯，是的。」

「那個小孩從前天晚上起就不見了，不知道是爲了什麼？」

「不知道爲什麼？」

喬治心裏本來很想問她：（老太婆，是不是妳向警察密告了？）可是萬一弄錯了就糟了，還是別問吧！這時貓女說：

「那個小孩住在這裏的時間也眞巧，因爲再過不久這房子也要拆毀了。我跟這群貓兒相處的時間也要告一段落了。」

她說著也有些傷感的樣子，一下子丟了一大堆魚肉過去給貓兒吃。

喬治心裏覺得跟貓女在這閒聊，簡直是浪費時間，不如去找凱西吧！想著，就來到了門口，一拉開門正好遇上了拿著一個茶色包袱的凱西。

凱西一看是喬治便說道：

「剛才路克打過電話了。」

「噢，有什麼事嗎？」

「路克說他跟SD通訊社的艾巴斯先生商量過了。艾巴斯先生說假如馬丁一直留在保護中心的話，那一定會有危險的事情發生，所以我們應該趕快勸馬丁逃走才對。」

「是嗎？」

喬治一面撫弄著他的指甲，一面若有所思地回答著。其實喬治在昨天從保護中心回來的路上就已經跟路克用公用電話連絡過了。

現在他跟凱西又一起上了開往聖克雷的巴士。巴士上喬治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

（馬丁一睡著之後，身體自然會發出藍色的光芒的。萬一被住在同一棟房子的少年發現了，那一定會引起很大的騷動。不知昨天晚上他是不是平安地度過了？」

喬治把他的想法告訴了坐在他旁邊的凱西，凱西聽了也很擔心地說：

「的確是這樣的，萬一有人發現了馬丁的秘密，那……。」

擔心歸擔心，可是馬上就可以知道結果了。

為了早點知道，他們一下巴士之後，誰也不願落後地加快了腳步。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聽到後面傳來一陣汽車上的警笛聲，有一輛車子飛快地開過來。

「呀，是不是救護車呢？」

喬治回頭一看，原來是一部有雲梯的消防車，他不禁吃了一驚。這部消防車用驚人的速度從他們身旁飛馳而過。喬治一面看車子開的方向，一面奇怪的說：

「這可怪了，那裏也沒有看見冒煙啊！到底是那裏失火了呢？」

消防車開了沒多遠，就「嘎吱嘎吱」地向左轉，然後又朝保護中心裏面的廣大操場開了進去。

「為什麼開進保護中心……。」

正在抬頭望著的喬治不禁「啊！」地叫了起來。

在保護中心的中央有一座雄偉的三層會議大樓。樓頂上有一根旗桿豎在那裏。現在有一個少年已經爬到了旗桿的最頂端。並且就像坐在椅子上孤零零地坐在那上面。

凱西這時候也看見了。

「喬治，不好了。那是馬丁呀！」

「不錯，我也看到了。他為什麼要爬到那個地方去呢？」

「一定是住在同一個屋裏的少年對他惡作劇了。喬治，這該怎麼辦呢？要是他一不小心從那麼高的地方掉下來會當場摔死的。」

喬治這時拼命跑了過去，保護中心的大門已經被打開了，這時已經有許多看熱鬧的人陸續地擁了進來。

等到他們跑進操場之後，詳細地情形看的更清楚了。

馬丁所坐的那根旗桿是從混凝土造的會議大樓的二樓陽台上伸出來的，陽台上長滿了許多小的植物。

它的高度有十公尺以上，在風吹之下還有些搖擺。

有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大概是這所保護中心的所長吧！他手上拿著麥克風朝旗桿上的馬丁叫著：

「喂！馬丁史密斯，你不能一直待在上面的。趕快下來吧！你下來的話，我們就原諒你

的粗暴行為！」

凱西緊緊地握著喬治的手說：

「馬丁會做粗暴的事情？這絕不可能的。這一定跟上次一樣，有什麼事情被誤解了。」

喬治假裝什麼也不知道地向站在他旁邊的一個三十幾歲來看熱鬧的人問道：

「那個少年為什麼要爬到那種地方去呢？」

「我也不太清楚，不過那個少年聽說剛來沒多久。據這裏的醫生推測，這少年大概是從很偏僻的鄉下來的。」

「從鄉下來的？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呢？」

「因為今天早晨保護中心的醫生要給他檢查身體，據說當醫生拿出聽診器的時候，這個少年突然大喊：『你想殺人嗎？』並且把聽診器搶過來丟在地上。他並且還把醫生推在地上，之後他就跑出房外去了。」

喬治聽完之後不禁對馬丁同情起來了。

（馬丁大概從來沒見過聽診器吧！當那個黑黑的像蛇一樣的聽診器突然出現在一個沒見過這東西的人面前，不論是誰都會大吃一驚的。）

那個男人不知道喬治是馬丁的好朋友，他這時還很得意地繼續說：

「就因為這樣，整個保護中心就像蜜蜂窩被撞了一下似地亂成一團。可是這時又看不到那少年的影子了。中心裏的人認為他一定是逃走了，正準備跟警察連絡的時候，據說那個少年又在晒衣室裏出現了。」

「晒衣室裏？」

「不錯，是在那裏被發現的，接著又起了一陣大騷動。他被所有的人追著，後來沒有地方可跑了，聽說他就很快地爬到了那上面。他大概在魔術團裏待過，因為他的身體非常的輕。」

這個男人像是觀賞什麼東西似地看著旗桿上的馬丁。喬治看了他這種表情不禁心裏很生氣。凱西這時用顫抖的聲音說：

「喬治，如果這情形一直繼續下去，那馬丁會在宇宙飛碟來接他回去之前就先餓死了。讓我來叫他下來好不好呢？」

保護中心的所長這時又用麥克風大聲叫著說：

「喂，馬丁，我再等你一分鐘的時間，你自己從上面下來吧！要不然的話，我只有請消

防隊的隊員用雲梯爬上去把你抓下來了。」

馬丁什麼回答也沒有，他還是那個樣子地坐在旗桿的頂端，不知道心裏在想些什麼。喬治本來也想大聲地喊馬丁，可是他終於忍住了沒叫出來。

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分鐘很快地便過去了。那個所長和消防隊的隊長商量了一下。隊長點頭答應了。於是在旗桿底下張開了救生網，消防車上的雲梯也慢慢地向上伸出，雲梯的前端漸漸地快接近旗桿的尖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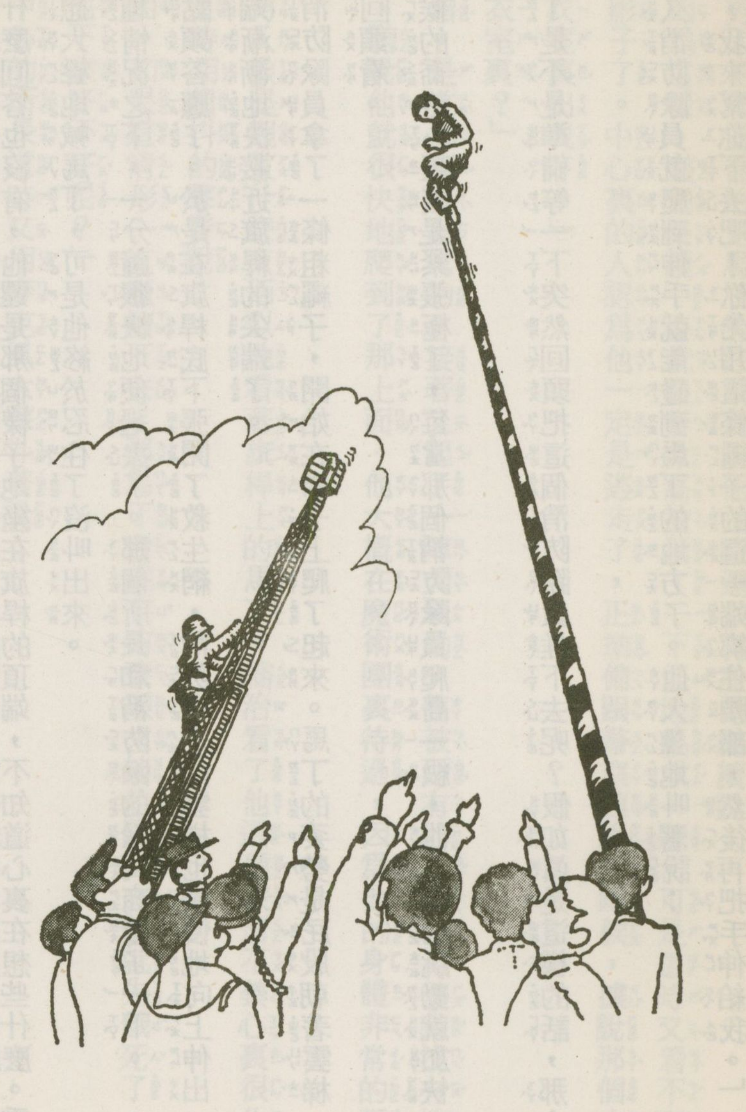
一個消防隊員拿了一條粗繩子，開始在梯子上爬了起來。馬丁的姿勢是屁股朝著雲梯，他也沒有回頭看。

這時候的喬治心裏真是緊張極了，每當那個消防隊員爬高一級，他心臟的跳動就加快一下。

（馬丁是不是準備等一下突然回頭把這個消防隊員推下去呢？假如真是這樣的話，那…………。）

沒多久消防隊員就爬到伸手就能碰到馬丁的地方了。他大聲地叫著說：

「喂，我來幫你下去吧！你先用這條繩子的這一端綁住腰部，然後再把手伸給我。」



「……。」

這時馬丁好像還是什麼事都不知道似地。消防隊員看他不理會自己，一氣之下就伸出了手。

可是就在這一瞬之間，令人不能相信的事情發生了。馬丁的身體就像照相機的閃光燈一樣，發出了一陣藍色的光芒。之後，他的身體就從空中完全消失不見了。

是魔術還是催眠術呢？

在底下看得緊張地手心都出汗的人們不禁都呆了。他們一直瞪著人去樓空的旗桿，過了好一會兒才吵吵鬧鬧地騷動了起來。

「這是高級魔術嘛！」

「我們所有的人一定被催眠術催眠了！」

「呀，說不定這是調虎離山計呢！趁我們大家都在注意旗桿的時候，說不定有另外的同夥在另一個地方做了什麼犯罪的事情了。」

就連知道馬丁具有超人能力的喬治對這件事情也不太瞭解。說這是催眠術是有些可能，

要說是高級魔術也很像。假如是用高級魔術的話，那馬丁也許是利用那一陣藍色的光芒使在觀看的這群人眼前一黑，然後他「刷」地滑下旗桿逃走了。喬治認爲這樣倒有些可能。

「假如眞的是這樣的話，那麼馬丁一定會馬上回到那座鬼屋去的。」

於是喬治催促著凱西回去看看。正在此時，他們身邊的一位身穿黑衣，看上去像大學教授的紳士跟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之間的對話傳到了他們的耳中。

「教授，請說一說您的意見好嗎？剛才那個孤零零地坐在旗桿上的少年是不是正如這裏的醫生所說，是一種病態的誇大妄想狂？」

那位被稱爲教授的黑衣紳士，用低沈的聲音堅決地否定著說：

「哈瓦特君，事實上我剛才從這個保護中心的醫務室的隔壁房間裏，已經詳細地觀察過那個少年了。我敢用我研究精神醫學三十年的經驗跟名譽來下斷言，那個少年不但不是誇大妄想狂，他反而是一個擁有令人想像不到的能力跟極高智商的一個人。我現在對於那個少年是從那裏來的這問題充滿了興趣，而且非常想知道。」

「教授，你認爲那個少年會使用他的超人能力，從那根高旗桿上跳到地面嗎？」

「這當然也有可能。不過我想他大概不會做這麼冒險的行爲。或許他是利用那一陣藍白

色的光芒使我們大家的眼睛產生短暫的黑暗，然後利用這個空隙跳上會議大樓的三樓屋頂，再從天窗下到三樓，趁著人群在騷動的時候混進來再逃走吧！」

「教授，既然是這樣子，那我們要不要趕快去通知保護中心的管理員呢？」

「不必了，現在去已經晚了。而且這陣騷動還會繼續下去呢！」

「可是……。」

教授這時嚴肅地對吞吞吐吐的哈瓦特說：

「哈瓦特，你不必著急。事實上我跟這位具有四度空間能力的少年以後還會見面的。」

「眞的嗎？在什麼地方？」

這時候，這個被稱爲教授的男人注意到了喬治他們在一旁偷聽。他警覺地連忙停止了下面要說的話，很快地鑽進了一輛高級的綠色轎車裏，朝著市區的方向開走了。

喬治往四周看了看，確定沒人在偷聽後對凱西說：

「凱西，剛才那個教授不是說『馬丁用光線使圍觀的人眼睛產生短暫的黑暗，然後再跳上會議大樓的屋頂也說不定』，妳聽見了嗎？」

「聽見了，這跟你所認爲的：『馬丁可能順著雨水管滑下去。』這種方法有些相似呢！」

」

「不錯。可是我現在覺得這兩種說法都不正確。因為不論光線是如何刺激眼睛，使眼睛暫時失明，但決不能使幾十個人的視覺錯亂這麼久。」

喬治這時又抬頭盯著這棟大建築物看著。

「凱西，我想我的說法的確是錯了。因為若是順著雨水管滑下來的話，是一定會被人們看見的。」

「是呀！」

「要是順著雨水管的後面滑下來，可能不會被發現，但假如能變成雨水的形狀，在雨水管中滑下來，那任何人都看不出來了！」

凱西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

「喬治，你難道真的這樣想嗎？」

「當然是真的啦，凱西。妳難道忘記了馬丁是具有超人能力的這件事嗎？他在必要的時候能把自己的身體縮小到只有螢光那樣呢！要是變成螢光那樣小的話，那就能從排雨水的管子裏滑下來了。要是再躲藏到下水道裏之後，那就絕對不會被發現了。」

凱西聽了不由得眼睛一亮，她說：

「喬治，你真厲害，推理的真精彩。那麼，我們現在該做些什麼呢？」

這時候在保護中心裏還是像剛才一樣，到處都亂糟糟的。

大概是這裏的老師命令的吧，在保護中心裏所有被收容的少年們都在床鋪底下，放置東西的地方，以及其他可能會躲藏人的地方全部都搜查過了。圍觀的那二、三十個人也胡亂地在院子裏面的每個角落裏找著。

「凱西，我們也混進那些人當中去找吧！」

喬治這時向建築物的方向走近。

首先他檢查靠近旗桿最近的雨水管。他順著水管的流向來到了排水口附近。喬治對著排水口低聲地喊著：

「馬丁，馬丁，你躲在那裏呀？」

可是什麼回答也沒有。

他不禁覺得有些失望。凱西說：

「馬丁是一個非常愛乾淨的人，他不會躲在這種地方的。」

「那麼到底在那裏呢？」

喬治不由得提高了聲音。

於是凱西指著附在建築物上面的那個鐵製的瓦斯錶說：

「喬治，馬丁住在鬼屋的時候，不是也藏在跟這個很像的火爐之中嗎？也許他果然躲在裏面也不一定呢！」

「凱西，要不是妳說，我還真沒注意呢！讓我們去看看。」

凱西用眼睛從瓦斯錶上的鑰匙孔裏看進去，並且用手推了一下喬治，暗示他也來看。

於是換了喬治往裏面瞧。

果然不出所料，在黑漆漆的瓦斯錶裏面，浮現了一道藍白色的光。這下子是絕對錯不了。馬丁把他的身體變成這道藍光，然後藏身在這裏面。喬治看了一下四周之後，把嘴對著鑰匙孔說：

「馬丁，是我呀！我是喬治。現在附近一個人也沒有，你趕快出來吧！」

說完，傳來了馬丁的聲音。

「不行呀。我打算在這裏躲兩三天，等事情完全平靜下來再出來。像剛才那種混亂的場

面我真不願再發生了！」

「你的想法我瞭解。可是假如瓦斯公司的檢查員正好來檢查的話，他萬一看到錶裏面有藍色的光，一定會叫別人來看的。到那個時候又會引起一陣騷動來了！」

「我明白了，好吧，我準備逃出去了。可是我不能以平常的形狀出來啊！你們有沒有什麼小型的罐子呢？」

「罐子？你要用來做什麼呢？」

「我想就以現在的藍光直接躲到那裏面去。」

「罐子呀，現在沒有呢！」

喬治往附近看了看，正好凱西這時候提了一個茶色的雙層紙袋。她這時說：

「喬治，我在到這裏來以前，先到馬丁住的那棟空房子裏去了一趟。而且我在二樓的牆角裏找到了馬丁吃剩下來的四、五粒小蛋糕，於是就把它放進這個紙袋裏面了。你認為這個袋子可以用嗎？」

喬治回頭對著裏面的馬丁問了問。馬丁卻說：

「要是沒有罐子的話，袋子也可以。那麼現在請把袋口儘量張大吧！我要準備進去了！」

一、二、三……。」

這時一道藍白色的光芒從瓦斯錶的鑰匙孔裏飛了出來。很快地這道光就飛進了凱西所拿著的茶色袋子裏。

進去之後，凱西趕緊地握住了袋口。

附近的天色已經有些暗了，這時這個紙袋子像個燈籠似地散發出淡淡地光芒。

看到這種情形，喬治不禁慌張起來，他抓住凱西的手腕說：

「快向外走！」

於是他們兩個人就像犯人逃離犯罪現場似地，心臟不停劇烈跳動走出了保護中心的大門。

老天爺也很幫忙，一班開往市區的巴士馬上就來了。

上了車之後，凱西拿著裏面裝有馬丁的紙袋子，爲了不讓別人發現，她把袋子放在身體跟車窗之間。

可是紙袋卻不停地搖動著，喬治注意到了這情形。

「凱西，這隻藍色的昆蟲大概太悶了，把袋子打開一點讓它透透空氣吧！」

「這我倒忘了。」

凱西說著，從頭上拿下夾住頭髮的髮夾在紙袋上扎了幾下，弄出了幾個孔。不到一分鐘以後，馬丁在裏面就安靜了下來。

過了三十分鐘左右，車子已經開到空房子附近的威魯姆街了。

喬治他們下車之後就走到公園裏人非常少的樹林附近，把紙袋的口打了開來。

藍色光芒飛了出來，一閃之下就變成了人形。

「謝謝你們，眞多虧你們幫助！」

馬丁一面微笑，一面有禮貌地說著。

喬治跟凱西簡直像看魔術表演似地，驚奇地直眨眼睛。

馬丁把手伸進灰襯衫的裏面，當中掏出了一包像折疊好的布一樣的東西遞到喬治的面前。

「呀，這不是我借給你的那件襯衫嗎？」

「不錯。我不是答應過你要把它拿回來的嗎！」

「所以你才跑到晒衣室去的對不對？以後最好還是別做這麼冒險的事了！」

喬治雖然嘴上這麼說，可是心裏卻是非常高興。因爲現在總算能對母親交差了。零用錢也一個不會少了。

馬丁向凱西要過來剛才裝著自己的那個紙袋子之後說：

「我們明天再見吧！我因爲連續兩天沒睡覺，所以現在已經很疲倦了。」

說完就抬起脚往他藏身之處走去。

「啊，對了，你等一下！」

喬治急忙追了過去，他把他所擔心的事情：（那個被稱爲教授的男人也許已經看破馬丁的眞象了。所以他今天晚上也許會到鬼屋來調查，馬丁應該小心注意才行。）對馬丁警告過了之後，馬丁卻說：

「噢，那個男人就是我在保護中心被醫生診察的時候，從隔壁房間中不停地打量我形體的人。你放心吧，我會小心的。」

說著他用疲憊的脚步往空房子走去並進入門裏。

看著馬丁背影的喬治不禁感嘆地喃喃自語說：

「不但能變成一道藍色的光，還能鑽進紙袋中，連隔壁房間裏的事情也知道的一清二楚

，馬丁眞不愧是一個具有超人能力的人。」

可是凱西就不光只是感嘆了，她說：

「這件事情總算過去了。可是我對明天以後的事卻非常擔心。萬一馬丁再有什麼三長兩短的事情發生，那他星球上的人一定不會罷休的。現在距離接他回去的飛碟到這裏來的星期天晚上，只不過剩下四天了，希望能夠平安無事地度過就好了……。」

這時候在公園的一個角落裏，那個老人不停地注意他們兩個人的一舉一動，可是喬治和凱西卻一點也沒注意到。

發光的藏身所

第二天星期四的下午三點，喬治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了馬丁藏身的空房子裏。而馬丁正好也在二樓的房間裏等著喬治的到來。

「馬丁，那個穿黑衣服的教授沒有來過吧？」

「噢，下午一點多的時候，教授帶著警察跟一個好像是他助手的男子乘著一部綠色的汽車來過了。我因爲聽你警告過，所以趕快地變成了藍色的光芒躲進排氣管裏去了。」

「對極了，這樣做就對了。那麼，他們有沒有到這裏來呢？」

「嗯，他們故意放輕腳步聲進來的，還在每個角落裏不停地看，不停地搜查。眞是令人厭煩。」

「原來是這樣啊！」

「他們什麼也沒發現之後，警察首先覺得很失望地對穿黑衣服的教授說：『博士，那個少年並沒有回這裏嘛！大概他又發現別的空房子鑽進去了。』穿黑衣的教授卻說：『我覺得他是在這裏。』並且還不停地找著。在你來之前沒多久，他才好不容易回去了。我當時覺得這次一定會被發現，所以緊張的要命呢！」

喬治聽了馬丁的話之後，也感覺到馬丁所遭受的危險越來越嚴重了。要是不趕快轉換到別的地方去的話，那又會引起更多的騷亂了，這一點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了。於是他帶了馬丁所有的小蛋糕，帶著他一起向外走。

把凱西找出來商量了之後，凱西也說：

「不錯，我也是這麼想。不過我以後可能沒辦法再常常跟你們見面了。因爲我爸爸跟媽媽今晚就要結束旅行回家來了。」

他們兩人繼續地商量了一陣子，可是還是沒有想出更好的辦法。

於是打了一個電話給路克登問問看，路克登卻很爽快地說：

「我也來參加你們的討論吧！可是到那裏去談話呢？這樣好了，在威魯姆街不是有一家叫『綠杯』的咖啡店嗎？就在那裏見面吧！」

「噢，是不是那家在玄關的門外屋頂上垂下來一隻咖啡杯形狀的霓虹燈的咖啡店呢？」

「不錯，就是那家。待會見面再談吧！」

他們經過公園的時候，上次馬丁扶過的那個老人，還是像以前一樣地悠閒無事地坐在長椅子上。

老人看見喬治他們之後，抬起了頭用眼光跟他們打了一個招呼。喬治他們也對老人道聲「午安」之後便走過了他的身邊。走了大約有三十步之後，凱西忽然搖著頭說：

「咦，剛才那個老人的眼睛裏好像也有藍白色的光芒呢！」

「不，只是平常人的眼睛罷了！凱西，是你多心的。」

喬治根本沒理會凱西所說的話。

到了綠杯咖啡店之後，喬治他們往裏面的位子上一坐，便在那裏等路克登。

路克登過了十分鐘之後也來了。

三個人會合之後，便開始協議起到星期天爲止馬丁到底應該藏身在那裏比較好。可是討論了半天，一個好辦法也沒有想出來。

喬治覺得很失望地對路克登說：

「不如跟**SD**通訊社的艾巴斯先生商量一下如何？上次我們在危急的時候，多虧他牽制警察，我們才能順利地逃走。他見識比較多，也許會有好辦法也不一定。」

可是路克搖了搖頭說：

「這個沒辦法。」

「咦，爲什麼呢？」

「昨天我像平常一樣地打電話到他家裏去，可是電話一直響不停，沒有半個人來接。於是我就又打電話到**SD**通訊社去找他，可是通訊社的人回答說根本就沒有這個叫艾巴斯的調查員。」

「怪了，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凱西這時回頭看了一下馬丁，不禁嘆了一口氣。

馬丁怎麼會這麼悠閒呢！大家都爲了他的事在絞盡腦汁地思考著，他自己卻逍遙地睡起午覺來了。睡一下倒還沒什麼，可是在這個有點暗的店裏面，他的身體上開始發出藍白色的光芒了。

「馬丁，醒一醒！」

凱西推他一把之後，馬丁揉了揉眼睛說：

「我的藏身處決定好了沒有？」

因爲問的聲音太大，引起喬治很不高興地說：

「噓──，你可不可以小聲點說？」

這時店裏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著他們，所以喬治慌張地拉了馬丁的手走出了大門。現在的時間已經是六點了。附近的天色暗了下來，掛在屋頂的那個巨大的綠杯霓虹燈這時發出了刺眼的光輝。突然，喬治的腦子裏出現了一個念頭。他看著霓虹燈說：

「有了，我想到了一個好辦法。馬丁，你躲到那裏面去！在那裏面就算你發出藍白色的光芒也沒關係，跟這霓虹燈的顏色也差不多。而且在這種保護色之下你會更安全的。」

「喬治，你想的眞不錯！可是這個霓虹燈在咖啡店打烊之後不是會關上嗎？」

「不，你別擔心。看！那上面不是寫著『整夜營業，全年不休』嗎？這個霓虹招牌爲了吸引顧客，會整夜開著的。」

喬治轉頭對馬丁說：

「你覺得如何？是一個不錯的地方吧！」

「啊，的確很理想。」

馬丁雖然這麼說，可是他卻並不是眞的很喜歡。

「我無論在那裏都可以的。」

「那我們就這樣決定了。明天星期五是我們學校的校慶，所有的慶祝都在早上十點以後才會開始。所以明早七點半，我會到這裏來看你，所以到那個時候你就從霓虹廣告燈下來，站在那裏的巴士站等我吧。」

馬丁這時大概是太睏了吧！他一變成藍白色的光芒之後就飛進了咖啡杯型的霓虹燈裏去了。因爲霓虹燈的光度非常強，所以根本看不見他在裏面。

喬治跟路克這下鬆了一口氣，正準備往回走的時候，凱西卻很同情地說：

「馬丁睡在這種地方，不知道會不會感電呢！」

隧道裏的旅館

星期五早上，喬治很快地吃完了早餐後就出門了。

媽媽什麼也沒有問。一般的媽媽差不多都是這樣的，她們會很擔心小孩回家晚了，並且會問東問西地追問小孩的行踪。但是提早出門，她們倒是不會太注意。喬治就是利用媽媽的這種心理，所以才順利地出了門。

他比約定的七點半還要早就到了綠杯咖啡店。喬治到了一看，不禁吃了一驚。在巴士站前，馬丁和上次的那個教授不知道在說些什麼東西呢！

過了五分鐘左右，教授也看見喬治了，他於是慌忙地走開了。喬治這時連忙走上去說：

「馬丁，這是怎麼回事呀？」

「別擔心，沒什麼事。昨晚我在這發光的藏身所睡的很舒服呢。多謝你給我找到了那麼好的地方。」

「你剛才在跟教授談些什麼呢？」

「也沒什麼。」

「馬丁，我們是最好的朋友，你應該告訴我呀！」

「好吧！其實那個教授好像從昨天起就在跟蹤我們呢！他並且還看見我躲進霓虹燈裏，整整一夜他都在這附近監視著。今天早上天亮之後，我從霓虹廣告燈裏下來，到了這個巴士站來等你們的時候，大概是七點多吧，那個人突然出現在前面的馬路上，並且直接朝我走了過來，之後他直截了當地問了我一個問題。」

「是問什麼呢？」

「你是不是從宇宙來的呢？」

「那你有沒有眞實地回答他呢？」

「嗯，我回答了。那個人聽了之後又問：『來接你的宇宙飛碟什麼時候會來呢？』，於是我也回答：『這個星期天的晚上八點鐘。』那男人聽了便自言自語道：『原來是這樣，跟那個女人說的一樣嘛！』我跟他談的就是這些。」

「馬丁，你還沒有了解我們眞正的想法呀！那個人一定會跟警察總局連絡的。要是再在這裏待下去的話，一定會被抓住的。不管怎樣，我們現在必須趕快離開這裏才行！」

喬治拉著馬丁的手腕正準備走的時候，凱西正好來了。

凱西知道了經過的情形之後說：

「要是一直在這裏的話，馬上就會被發現的。快利用交通工具走吧！」

「凱西，交通工具有好多種呀！巴士、火車、計程車……。」

「巴士的終點太近，火車去的地方又太遠，計程車又太貴了。對了，坐地下電車如何？只要我們不出站，就能一直不停地坐下去！」

「地下電車，這辦法不錯。剛好我身上帶著回數車票。」

於是喬治他們馬上從最近的一個地下車站上了電車。馬丁對於既快又舒服的地下鐵道實在太喜歡了。他不停地在車廂內走著，並且不時地東張西望，顯得很忙碌的樣子。過了大約五分鐘，電車在聖傑姆士站停了下來。

「凱西、馬丁，我們下車！」

正在這個時候，喬治的腦海裏突然有個念頭像閃電般閃過了他的心頭。

說著，喬治拉著馬丁的手跳到了月台上。

剛跳下的同時，身後的車門關了起來，電車又開始移動，馬上就開進隧道裏去了。凱西在一旁悄悄地問：

「為什麼要下車呢？是不是同一車廂裏有警察混在裏面？」

「不，妳猜錯了。是我發現了一個很理想的藏身之處。」

喬治這時發現鐵軌的對面月台上的旅客們注視著自己這個方向，於是他故意裝著很悠閒的樣子往月台上的長椅子上坐下來。

這時對面月台的電車也來了，所有的旅客上車之後便往另一個方向開走了。現在兩個月台上是一個人也沒有了。

下班電車要在過十分鐘才會來。

「凱西，你記不記得三年以前從這個聖傑姆士站另外有一條支線分出去？」

「記得呀，那是到植物園去的嘛！」

「不錯。可是自從高速公路通車以後，旅客就減少了很多，於是鐵路局過了沒多久就把那條路線廢棄了。現在不但沒有車子從那裏走，而且荒涼的幾乎變成堆廢物的場地了。那裏當然是不會有人去了。」

「我明白了。喬治，你想把馬丁藏在那裏的隧道裏呀？」

「對了，這個辦法不錯吧！」

喬治帶著馬丁跟凱西往月台的尾端走去。不久到了調車所用的線路上了。在白色的瓷磚牆上有一個『往植物園月台』的指示標幟，可是上面已經塗上了×記號，而且在這條鐵軌前面還設了柵欄。

喬治他們爬過了柵欄繼續往前走，沒多久就走到了。

這裏眞是一個空曠的月台。三年以前還有電車到這裏的時候，許多乘客都在此地進進出出，可是現在眼前一片荒涼，只有暗淡的燈光照在這附近。有幾段線路上的鐵軌跟枕木已經被拆毀了，只剩下排水口附近有些積水而已。

再走沒多遠就是這隧道的盡頭了，他們可以看見出口處所透進來的一些光亮。

據說這裏一度被利用成倉庫，可是眼前所堆積的都是一些壞的掛鈎，跟一些破舊的卡車。

「馬丁，要委曲你在這座隧道旅館裏待兩個晚上，距離你回你的星球上也不過只有星期五、星期六兩天了，請你再忍耐一下吧！你放心，我們每天都會來看你的。」

喬治還特地把地下電車的回數車票交給了馬丁，然後才跟凱西回到了聖傑姆士車站。

當天喬治從學校回來之後，並沒有到馬丁所躲藏的地方去看他。因為這兩個多星期以來

，他的時間都用在跟馬丁互相交往上面，所以他學校所規定的家庭作業已經積的很多了，因此非留在家裏做作業不可。

第二天是星期六，喬治的學校跟他爸爸亞當斯先生的公司都放假。

因爲休假的關係，所以他們全家早飯的時間也比較晚，一直到八點才吃，比平常晚了三十分鐘。

吃完早餐之後，亞當斯先生拿起了報紙正在看著，突然他驚奇地叫著：

「啊呀，這眞是大新聞呀！」

亞當斯先生一向很沈著，很少會像現在這樣地叫著。

內心有愧疚的喬治聽了，說道：

「爸爸，是不是保護中心裏出現了宇宙人這件事？」

亞當斯先生眨了眨眼睛回答說：

「你說什麼？宇宙人出現？別再胡說八道了好嗎？」

喬治趕快點頭說：

「好，好。我以後不說了。」

這時候母親從廚房裏面一邊用圍裙擦著手，一邊走了出來。

「喬治，你最近這一陣子眞奇怪。昨天我在你的桌子上整理的時候，竟然看見了你上次掉的那件襯衫。你上次不是說放在岸邊被別人偷走了嗎？」

喬治心想：（這下子眞慘了，再也找不到藉口搪塞了！）

剛好這時亞當斯先生卻正好幫了他的忙。

亞當斯雙手拿著報紙唸道：

「在雪梨灣要舉行緊急聯合大演習。這個演習眞可疑，大概有什麼事要發生了。」

母親轉頭瞪著她自己的丈夫亞當斯說：

「你別在我跟孩子講話的時候打岔好不好呢？」

「好，好，我知道了。可是這是一件大事呢！妳老是對國際問題不太關心！」

「哼，那又怎麼樣啦？」

在旁邊站著的喬治心裏在想：（好極了！）本來是無法應付的局面，現在卻發展成父親跟母親之間的爭論了。

亞當斯先生用手指指著報紙上的一塊大標題說：

「愛蓮，妳看看這裏，難道這不是世紀大新聞嗎？」

亞當斯太太接過報紙，大聲地唸了出來：

「國際安全理事會昨天召開緊急理事會議，決定在雪梨灣集合各國海空軍舉行臨時大演習。參加的國家有美國、英國、法國、印度、亞洲諸國，以及澳大利亞的精銳部隊。一部分軍艦飛機已經趕赴雪梨灣，到明天星期日爲止，最少有五十艘軍艦跟一千架新型的戰鬥機應該會到達指定的地點。」

母親唸完之後，把報紙往父親身上丟過去說：

「這不過是一次演習罷了，也沒有像你說的那麼可怕呀！」

「愛蓮，這段新聞上有鉛字沒有顯示出來的眞像隱藏在裏面呢！妳想想看，那些互不關心的各國怎麼會一下子團結在一起呢？這是安全理事會故意把重大而且危險的新聞封鎖住了。」

「這，這怎麼說呢？」

「我敢說我們澳大利亞是遭受到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認爲有一個國家要從雪梨灣向我們攻擊了。到底是那一國呢？

」母親有些發抖地這樣問著。

「現在在地球上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準備向其他國家攻擊的。」

「喔，難道有別的星球要向我們攻擊？」

「不錯，我也是這麼想。」

母親一聽，這才放心下來，她說：

「像這種不可能的想像情況大概不會發生吧！這樣我就安心了。」

母親也許忘了她剛才問喬治有關衣服的事，說完她又進廚房去了。

可是現在在他心裏又有新的煩惱了，並且越來越強烈。他想著：

（爸爸說的不錯。也許那個教授向聯合國的安全委員會報告了星期天晚上八點鐘，馬丁星球上的飛碟要到雪梨灣來。於是安全理事會才命令聯合國的軍隊緊急出動。這樣就糟了呀！如果真是這樣，那明天來接馬丁的飛碟就會被聯合國軍隊的砲火所擊毀。這樣的話，馬丁的星球一定會派出大批的飛碟艦隊到地球上來報復的。

據馬丁說，他的星球上的科學最起碼比地球進步好幾千年。那麼假使他們以自己的科學能力猛烈地向地球攻擊的話，那地球可能會在一天之內就變成廢墟了。對了，我要趕快去告

訴馬丁才行。）

坐立不安的喬治很快地吃完了早飯，他說：

「我到一個認識的科學家那裏去一下，去打聽從外太空向我們攻擊的可能會不會發生。」

說完之後，他像火箭似地衝出了公寓。

坐上電車到了聖傑姆士的喬治對著黑漆漆的隧道，小聲地叫著：

「馬丁，馬丁！」

馬丁不停地揉著眼睛出現了。喬治看他很疲倦的樣子，便問道：

「怎麼回事呀？是不是又遇上了什麼事？」

「不，沒什麼。對了，這個還你。」

馬丁掏出了那張只剩下一張的地下電車回數票。

喬治看了嚇一跳，他說：

「馬丁，你是不是利用這張車票到雪梨市內去玩了？」

「嗯，是的。我用了你的寶貴車票不太好吧！」

「這個倒沒關係，你有沒有遇上什麼危險的事呢？」

「沒有，我玩的眞痛快。」

「你是利用昨天白天去的吧！那麼，你到了那些地方呢？」

「我在電車的窗戶外看到一個有樹木、有水池的公園，於是我就下了車。」

「我知道了，那是海德堡公園。然後你又到那裏去了？」

「接著我走到了一個噴水有十公尺那麼高的水池旁邊，慢慢地看著附近的風景。這時有一個黃皮膚的人從我的正面給我照了好幾張相片。」

「那是亞金噴水池。你說是一個黃色皮膚的人，那大概是亞洲人吧！你難道看他不像是秘密情報人員，也就是間諜嗎？」

「不，那個人只是普通的旅行者而已。」

「也許吧，要是間諜的話，他一定偷偷地拍照的。那麼你並沒有遇見什麼特別的人就回來吧？」

「嗯，沒遇見特別的人，可是碰上了一個老朋友。」

「老朋友？」

「不錯，在我上電車後沒多久，他也上來了，而且他還正好坐在我的前面。」

「是誰呢？是不是常在公園裏的那個老人？」

「不，不是的。是那個胸前掛了一個黑皮箱，在警察局裏把我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的人。」

「咦，你是眞的看見了那個人？你確定沒看錯？」

「嗯，不會錯的。他問我預備在地球上停留到什麼時候，我也誠實地告訴了他。」

「馬丁，像你這樣的人在這個地球上會被稱爲『呆瓜』的。好吧！其實根本就是騙人的。」

「……。」

「我猜想他的地位要比那個穿黑衣的教授更高。他也許是國際安全委員會的秘密工作人員，專門來探聽你的秘密也說不定呢！」

這樣一說，馬丁卻捧腹大笑了起來。

「你說那個傢伙呀，這太好笑了！喬治，你弄錯了。放心好了，那個人決不會是什麼大人物，讓我解釋給你聽……。」

可是喬治還沒等馬丁說完，他便用很生氣的聲音叫著：

「馬丁，無論如何現在決不能再出什麼差錯了。因為明天星期天的晚上，你們的宇宙飛碟到地球來接你回去的時候，地球上的海空軍會用全力把宇宙飛碟擊毀的，現在他們正在為這件事做準備呢！」

「什麼？要擊毀來接我回去的飛碟……。」

馬丁一聽，馬上就變了臉色，他用微微顫抖的聲音說：

「那麼地球上的軍隊準備用什麼武器來攻擊飛碟呢？」

「這個嘛，我想先是戰鬥機用空對空飛彈先展開攻擊，接著是軍艦上的高射砲。噢，對了，也許美國的新型軍艦會用船上的雷射殺人光來攻擊也說不定呢！」

「還有沒有呢？」

「馬丁，用這些武器難道還不夠可怕嗎？」

馬丁鬆了一口氣之後說：

「剛才你所說的那些武器在我們星球上除了古代博物館裏之外，別的地方已經看不到了。我們星球上的宇宙飛碟就算被雷射光射到，或是被飛彈打中也不會有絲毫的損傷，因為那

是用特殊金屬製成的。而且飛碟上面還裝置了能使外來的攻擊反射回去的能力。有時反而能使用敵人的武器把攻擊者完全消滅呢！」

這下子輪到喬治的臉色變了。

「馬丁，我現在拜託你，你趕快跟來接你的飛碟連絡一下，並且請他們無論遇到了任何情況，都不要向地球的軍隊攻擊。你現在就連絡好嗎？」

馬丁同意了，可是他說：

「我明白了，但是現在電波狀態不順暢，所以無法連絡。這樣好了，今夜我一定會從隧道裏連絡的，你放心好了。喬治，我在地球上停留的時間只剩下這最後的一天半，今天你帶我到什麼地方去走一走好嗎？」

看到馬丁悠閒的態度跟明朗的聲音之後，喬治的心裏也不禁多少有些開朗了。

於是這一整天喬治帶著馬丁到雪梨市內的博物館、歌劇院、美術館裏不停地參觀著。

無論是什麼地方馬丁都覺得非常有趣地不停地東張西望。在美術館裏看的時候，馬丁站在一幅法國名家的畫前面高興地喊叫著：

「啊，這幅畫太美了。可是我想我要是努力三個月的話，也能畫的和他一樣好。」

不知什麼原因，當馬丁這樣喊叫的時候，好像有火從他的臉上出現，可能是他太興奮了。

一路上的運氣都很好，沒有遇見任何警察或可疑的人。到下午六點多，他們回到了聖傑姆士車站。

「我們明天見吧！」

馬丁對喬治搖了搖手便走進了黑漆漆的隧道裏去了。喬治對於不能不睡在這裏的馬丁，不禁心裏覺得同情起來。

(要是今晚我約馬丁到自己家裏去，不知道他心裏會有多高興呢！)

他這樣想著，心中不禁有股想衝上去叫住馬丁的念頭。可是要真的這樣做了的話，那父母親又會從頭到尾問個不停，不回答也不行。不巧的是喬治的父親亞當斯先生的頭腦非常頑固。無論喬治怎樣說明，他都不會相信馬丁是宇宙人這件事。

那麼馬丁一定又會像上次一樣表演他垂直跳躍的本領。父親一時之間也不會相信這種事實，在驚奇之下說不定會向警察報案，這樣一來又要引起一次騷亂。結果自己不但沒幫上馬

丁，反而會給他惹來許多麻煩。

（還是算了吧！）

喬治想著，猛然一轉身朝聖傑姆士車站的月台走去了。

到了家之後，父親好像專程在等著他似地問著：

「喬治，那個科學家對於從外太空來的攻擊有什麼看法呢？」

喬治在一瞬之間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可是爲了不讓父親起疑心，他說：

「那個科學家這麼說：『既然能從好幾千光年距離的星球飛到地球來，那他們的科學能力可以想像是比地球要進步好幾千年以上了。』」

「嗯，我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到達火星上。由這點看來，那個科學家說的很有道理。」

「他還說：『要是來訪問的宇宙飛碟遭受到地球攻擊的話，他們能把那些攻擊轉變成對付地球自己，使地球的軍隊受到很大的損害呢！』就像是大男人被一個嬰兒毆打一樣的可笑。」

喬治說的這些話並不是他自己編出來的，而是聽了宇宙少年馬丁說的之後，現在再把這

番話重複一遍而已。亞當斯先生聽完了不禁很佩服地說：

「那個科學家的頭腦眞厲害。他到底是住在那裏呢？」

「嗯，在隧道裏……喔，不對，是在聖傑姆士車站附近不遠的地方。」

「那麼有機會的話你給爸爸介紹一下好嗎？」

「好的，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的。」

喬治明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隨便應付了一下。

危險的星期天

從宇宙來的馬丁所要回去的日子——星期天，終於到了。而這一天早上天空中噴氣戰鬥機的音爆也特別響亮。

亞當斯先生看著窗外說：

「這次演習的場面眞大，一定是有強大的外敵馬上就要來了。今天說不定是個危險的休假日呢！」

說著還連連地搖著頭。可是母親跟喬治都不贊成他的看法。母親建議著說：

「那我們開車到郊外兜兜風沒關係吧！」

喬治正在發愁不知道要用什麼藉口來說不去的時候，正好凱西打電話來了。

「喂，喬治嗎？今天終於來了，是最後一天了。」

「是呀。」

「我們把德比特他們都約出來，然後大家一起出去好不好呢？」

「我也是這麼打算呢！你等一下好嗎？」

喬治跟母親要求之後，母親看他不顧跟自己去郊外兜風也就算了。她答應喬治出去，但要早一點回來。於是喬治帶了這個月的零用錢走出了玄關。

母親這時從廚房伸出頭來對他叫著說：

「喬治，今天可不許到海灣那裏去喲！」

「噢，爲什麼呢？」

「因爲從今天起在雪梨灣要舉行大演習，所以會有各種軍艦進入港口。它們會用很快的速度在港灣裏行駛，很可能會跟民船發生碰撞的情形。決不能坐渡船呀！」

「好的，我知道了。」

喬治一面回答，一面對母親的細心感到很驚奇。今天的雪梨灣是充滿了危險，而且他還跟可能引發危機爆發的馬丁在一起呢！喬治心裏向上帝祈求著：（無論如何請讓今天平安無事地度過吧！）之後他便朝地下電車的車站走去。

凱西早已經等在聖傑姆士車站的月台邊了。

「凱西，妳能來眞太好了。」

喬治剛說完，凱西便接著說：

「我爸爸跟媽媽已經旅行回來了，所以我要出來比較困難。不管怎麼說，今天不已經是最後一天了嘛！」

凱西的說話中，也充滿了希望馬丁能夠平安回去的語氣。

這時馬丁嘴裏嚼著小蛋糕走了出來。

他們兩個人一起來到了被廢棄的隧道裏後，便小聲地叫著馬丁。

「呀，喬治，凱西，你們早啊！剛好我正在吃飯。當初爲了怕遺失或少了，所以我準備的小蛋糕多出了一個。不過假如我今晚不能回到飛碟裏的話，還是會餓死的。」

這樣說著，馬丁還是露出了明朗的笑容。他接著說：

「你們今天準備帶我到那裏去呢？」

「因為是最後一天了，你想去那裏，我們就帶你去那裏。」

「真的嗎？那麼請帶我到上次去過的動物園好了。」

「假如象跟豹子又對你吼叫的話，那也沒關係嗎？」

「那些動物並不是吼叫，其實他們是在對我表示歡迎呢！」

具有神奇傳心術的馬丁，好像真的不知道他在動物的眼中是形跡可疑的。可是喬治跟凱西也不好意思對他說明，既然他想去看動物，那也只好帶他去了。

和上次去的時候一樣，他們先從威魯姆碼頭上了渡船，然後再往動物園前進。

跟母親所說的一樣，海軍的艦艇們不停地在海灣裏巡邏。喬治對於自己沒聽母親的話，還是到海灣裏坐渡船這件事感到很愧疚。馬丁靠在渡船甲板上的欄杆上不停地眺望著四面的風景。這時他指著一個用吊橋跟陸地連接的半島說：

「喬治，那裏是什麼地方？」

「那是一個叫卡登的半島。」

「噢，那個就是卡登島，好，我知道了。」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呢？」

「嗯，今天早上一大早我就跟要來接我的宇宙飛碟連絡過了。跟預定的一樣，晚上八點鐘，他們會到達卡登島和陸地連接的吊橋附近海面上。」

「馬丁，那麼重要的事情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們呢？你現在看一下就明白了，這附近到處都是海軍的艦艇。要是飛碟在這中間下降的話，那他們就會像鯊魚看見血似地，會一起包圍過來的！」

「不管怎麼包圍都沒有關係。我們星球上的飛碟在這之中會很輕易地避開他們。」

「可是你今晚打算怎麼樣到卡登島附近的海面來呢？」

「這個嘛，我想乘坐小船到這裏。喬治，你們可不可以跟我一起來呢？」

「好吧，為了你我會來的。可是萬一在你從小船進入飛碟的那一刻被軍艦襲擊的話，那我們都要葬身海底了……。」

這麼說之後，馬丁卻用充滿了自信的語氣說：

「你們的安全由我來保證，放心好了。」

喬治因為對馬丁他們星球上的科學力量很有信心，所以他的這些憂慮也一掃而空了。

動物園裏還是跟平常的假日一樣，到處擠滿了人。而且籠子裏的那些猛獸跟上次一樣，一看見馬丁後，便顯露出牠們的敵意。

到了十二點鐘，於是他們幾個人就在動物園裏附設的餐廳隨便叫了一些三明治跟果汁等食物來吃。早上就補給過一天份營養的馬丁，像平常一樣地只看他們吃，自己卻碰也不碰那些食物。

（馬丁他們星球上的人們大概根本不知道吃東西的樂趣吧！這樣活著還有什麼樂趣呢！）

平常很愛吃的喬治，不禁很同情地這樣想著。

下午兩點，喬治他們又從動物園出發往威魯姆回來。

當渡船到了碼頭之後，喬治對馬丁說：

「我們別再到處逛了，到公園裏樹底下的椅子上休息一下吧！」

馬丁大概也有些累了，他打了一個哈欠說：

「喬治，我問你，從這裏乘小船到卡登島，要多少分鐘呢？」

「假如乘坐那邊的那種小船從碼頭出發的話，大約二十分鐘就可以到達了。」

「是嗎？那麼我只要在七點三十分鐘到碼頭來就行了。」

喬治一聽，嚇了一跳。

「馬丁，你還打算到那裏去呢？」

「噢，我從早上起就不停地走動，現在已經有點累了。我想到上次所住的空屋子裏的火爐裏面去午睡一下。並且……。」

馬丁這時有些難爲情似地說：

「說實在的，我有些珍貴的東西留在屋子裏，想去看一看。」

「那棟鬼屋的四周現在一定有警察或是間諜在附近巡視，讓我跟你一起去吧！」

可是這時凱西給喬治做了一個眼色，暗示他不要去。

喬治心裏也在想著：（這太危險了。）他不禁也遲疑起來。但馬丁卻像斷了線的風箏，飛快地往鬼屋跑去。

喬治看馬丁跑了之後，他立刻去打電話給路克登、德比特、伊麗沙白，通知他們說馬丁終於決定在今晚七點三十分從威魯姆碼頭要回宇宙去了。路克登、德比特、伊麗沙白他們都答應了會來送行。

喬治跟凱西分手之後，他就獨自一人來到了出租小船的地方。他預定了一條能夠兩人同時划的大型遊艇，時間就從晚上七點到九點。

這時在賣船票的小亭子後面有一個人不停地窺視喬治的一舉一動，但是喬治卻一點也沒注意到。

四　怪人的眞面目

下午六點半，喬治在自己家裏很快地吃完了晚飯之後，便從公園往碼頭走去。

這時太陽已經下山了，可是海灣裏舉行聯合演習的艦艇上的探照燈，把海灣照的如同白晝一樣亮。

當他正在走的時候，突然從一家已經關門的土產店裏，凱西跳了出來，她抓住了喬治的手把他拉進了店裏的一個角落。她用顫抖的聲音說：

「喬治，好像有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咦，這是怎麼回事呀？」

「你看那裏！」

凱西用手指著碼頭的邊上。喬治一看也不由得「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原來有四個人影佇立在那裏。

藉著探照燈的光，喬治把他們的臉一個個都看清楚了。他們是貓女、戴花邊帽的女扒手、調查員、還有那個經常在公園裏休息的老人。

在一旁的路克這時也湊在喬治的耳邊說：

「我六點半到這裏來的時候，他們那幾個人就已經聚集在那裏了。」

「路克，那四個人沒有一個跟馬丁沒關係的。貓女跟戴花邊帽的女人曾經給馬丁惹過麻煩，調查員在馬丁最危急的時候幫助過他。還有那個老人一向坐在公園裏看著馬丁。他們怎麼會在這種關頭出現在這裏呢？我無論怎麼想都覺得很奇怪。」

凱西站在一旁也說：

「那些人們一定是間諜囉！不，他們可能是一群壞人，打算在這裏把馬丁當人質綁架，然後再勒索金錢也說不定。」

「凱西，現在距離馬丁來這裏還有四十分鐘的時間。我們決不能讓馬丁再遭受什麼危險。這樣好了，我們三個人先去找他們問個明白再說，萬一有打鬥發生的話，凱西，妳就趕快

去報警。就用這裏的公用電話就可以。」

「好，我知道了。你們可要小心一點喲！」

「嗯。」

喬治、路克、德比特朝著那可疑的四個人的方向走去。

「嘿！」

調查員首先向他們打招呼。接著貓女也露齒一笑，頭戴花邊帽的女人臉上浮現了謎樣般的微笑，老人也欠了欠身子表示禮貌。

喬治用質問的口氣說：

「你們在這裏打算做什麼呢？」

「我們在這兒等馬丁呀！」

喬治不客氣地又說：

「馬丁今天晚上八點鐘就要坐著來接他的飛碟回他自己的星球去了。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所以請你們別再增加麻煩了！」

剛說完，貓女便說：

「我們不是來增加麻煩的。我們也是要乘坐同一個飛碟回到故鄉的星球去呀！」

喬治這時簡直不能相信他自己的耳朵。

「妳說什麼？回故鄉的星球去？這麼說來，你們跟馬丁一樣，也是宇宙人啦？」

「不錯，你說對了。」

喬治吃驚的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他感覺腦中一片混亂。一時之間，這四個奇妙的宇宙人的一切怪異的行爲全部浮現在他的腦海裏。

貓女對貓兒們的那種異乎常情的關愛，突然給馬丁一大把鈔票的戴花邊帽的女人，在警察局裏用奇怪的理論使得馬丁逃過了危機，還有整天都坐在公園休息的老人。他們的這些行動都是以地球人的想法所不能接受的。

「可是……。」

喬治心裏又產生了一個新的疑問，他向調查員問著說：

「你們既然都是從同一個星球來的，那麼起初第一次互相見面時，爲什麼不知道對方的身分呢？」

這時老人代表他們四人回答：

「我們大約是在這三年之間，一次一個人分別地來到地球上的。一到這地球上之後，我們立刻就自動地調整爲地球人的模樣。就是因爲這緣故，所以我們之間在初次見面的時候，都不知道對方和自己是同一個星球上的人。都認爲對方是地球人。可是接觸了兩三次之後，才漸漸地發現了對方的身分。

而且當我們五個人都知道互相是宇宙人之後，也沒有時間讓大家聚在一起好好地談談話，幸好我們星球上的旅行社安排今夜讓大家乘坐同一艘飛碟回故鄉的星球去，也可以在旅途中好好地聊一聊了。」

「是這個樣子嗎？」

喬治用眼睛盯著他們幾個，他覺得眼前這幾個人一點也不像宇宙人。

路克大概也是這麼想吧，他說：

「艾巴斯先生，在這個地球上除了你們幾個人以外，還有沒有跟你們同樣的宇宙人以地球人的形態生活在這裏呢？」

「嗯，我想大概還有十個人左右吧！可是有的我只見過一次面，所以也不敢確定。」

喬治想到了那個穿黑衣服的教授，他爲了慎重起見特別地問道：

「那個被稱為教授的人，是不是也跟你們一樣是宇宙來的呢？」

聽了喬治問的話之後，這四個人同時地搖了搖頭。

「不，你錯了。那個人是如假包換的地球人。不過那個人卻比任何人都早看穿我們的真像。對他真是不能不小心呀！」

調查員剛說完，貓女也擔心地說：

「對了，就是那個人，三天以前他還抓著我問東問西呢！而且剛才我為了跟我養的那些貓兒道別，所以到馬丁所藏身的空屋子去的時候，還看到這個人在附近走來走去。據我判斷，他可能會去找馬丁問話。我真有些擔心呢！」

喬治一聽，連忙抓著路克的手說：

「路克，馬丁現在危險了，我們現在趕快去幫助他吧！」

「好，我們去吧！」

路克回答了之後，他們立刻走到凱西那裏。凱西知道了這件事後也要跟他們一起到鬼屋去。於是喬治請德比特跟伊麗沙白去準備小船，他帶了凱西跟路克往馬丁所藏身的空房子跑去。

空房子的門是開著的，而且還有更怪的事情，本來從來不點燈的二樓，現在卻亮著光線。

「教授已經進來了！」

喬治叫路克跟凱西留在底下，他自己一個人躡手躡腳地走上了搖搖欲墜的陽台樓梯。他從窗戶外向裏面悄悄地看，教授這時坐在椅子上背對著他。馬丁在他前面也是坐在椅子上。他們兩個人正在安靜地交談著。

「教授，我已經說過好幾次了，因為地球人的想像力很差，而且神經組織也很低劣，所以根本就看不出我們真正的形體。」

「就是這個原因，所以我剛才要求你好幾遍了。」

教授對十二歲的少年馬丁簡直就像對長輩似地用客氣的語氣說著。

「無論如何，請你最少在地球上再停留一個月吧！」

「這是不可能的，同時我的糧食也沒有了。我所吃的小蛋糕只剩下一粒，這只是一天的份量而已。」

「有一粒就夠了，我可以把它拿到營養研究所去分析就可以知道它裏面的成分，然後再

用同樣的原料便可大量生產了。何況史密斯先生，你若是真心想要瞭解地球人的話，就應該吃地球人所吃的食物。那位跟你是同一個星球來的貓女，不是也只吃生肉來過日子嗎？只有跟我們吃同樣的東西才會滋長出真正的友情，才不會產生隔離的感覺。我說的話你覺得對嗎？」

這時馬丁的臉上很明顯地露出了不愉快的表情說：

「教授，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所喜好的食物。你認爲我是故意不吃地球上的美味食物，其實是你想錯了，而且……。」

馬丁張大了眼睛繼續說：

「而且就算不吃同樣的食物使得互相之間不能看見真正的形體，但是心與心之間還是能夠互相溝通的。喬治亞當斯、凱西布琳普、路克登、德比特克茲、伊麗沙白伯朗他們五個人就是從內心裏歡迎我，遇到危險也儘量在保護我，而且還嚴守我的秘密。我對他們的親切跟友情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喬治在窗外聽了這些話不禁心裏很感動。馬丁雖然沒有親口告訴他們，但他是真心地感謝喬治他們對自己的關懷與照顧。

「教授，我現在不走不行啦。」

馬丁說著轉身到窗戶邊拿起了紙袋子夾在腋下。這時教授忽然變了語氣：

「這麼說你是無論如何也不肯……。」

「那當然囉。」

教授不知打算幹什麼，他指著自己的右眼說：

「馬丁史密斯，注意地看著我的眼睛，決對不許移開目光喲！」

馬丁這時不由自主地望著教授。

十秒、二十秒，他好像被什麼東西吸住了似地慢慢向教授接近。同時他的眼睛也好像要睡著了一樣。喬治到現在才知道教授的企圖了。

（糟了，教授想用催眠術抓住馬丁，然後再帶回去研究呀！）

喬治毫不猶豫地下了決定，他把頭一低便像野牛似地衝了進去，猛然地撞在教授的背後。

「哇——。」

由於用力過猛，教授被撞到牆壁邊上，並且在牆角邊蹲坐了下來。同時他的催眠術也破

了，馬丁這時好不容易地恢復了正常。

「馬丁，不好啦！要是再不趕快的話，就會趕不上來接你的飛碟了！」

「好，好！」

喬治抓著馬丁的手往陽台上跑出去。可是因為陽台的樓梯相當舊了，所以他們不得不小心地下來。教授這時從地上爬起來很快地走到了陽台。

「等等，不要跑！」

他一面叫著，一面踏著樓梯要追下來。但是教授的身體比馬丁他們重的多，而且他又急著想衝下來，陽台跟樓梯負荷不了這些重量，於是「轟」地一陣響聲，陽台、樓梯一起塌了下來，揚起了一陣灰塵。

「哇——！」教授摔到地上了，而且跌的很嚴重。

「別看了，快利用這機會……。」

於是他們幾個人飛快地跑到了碼頭邊。這時候的時間已經是七點四十分了。德比特早就把船準備好在等著。

另外的四個宇宙人也已經很熟練地坐在船尾上。

因爲小船的容量有限，所以去卡登島送他們的只有划船的喬治跟德比特兩個人。馬丁依依不捨地對其他人說：

「那我們再見了！」

並且還一一地跟凱西、路克、伊麗沙白三個人握了手。凱西說完再見之後便「哇」地一聲哭了起來。路克看到馬丁腋下所夾的紙袋子，覺得很奇怪地問：

「這是什麼？」

「噢，你說這個嗎？」

馬丁從袋子裏拿出了凱西所送他的素描本。

「我打算回到自己的星球後每天來練習呀！」

教馬丁畫畫的凱西，這時在一旁聽了不禁也破涕爲笑了。馬丁看了大家最後一眼便上了小船。因爲他體重非常輕，所以小船連晃都沒晃一下。

喬治和德比特划著小船往卡登島去了。

海灣裏佈滿了驅逐艦、砲艇，艦上的探照燈照在空中不停地巡邏的戰鬥機上，映出了許多像銀色的飛魚一般的物體。

喬治跟德比特卻不理會這些，他們只靜靜地划著船。

不久後，卡登島的瘦長黑影已經出現在眼前了。

島和陸地連接的吊橋就像是一支彎曲的弓箭似地倒映在海面上，而且還不停地晃動著。

馬丁這時忽然叫道：

「好了，就停在這裏吧！對，就這樣讓船打轉……。」

德比特跟喬治照他的話做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陣強大的壓力從頭頂上傳來，同時一個黑色的物體像怪物似地飛了過來。馬丁看了高興地說：

「是我們的飛碟呀！」

「啊，它要在這兒下降嗎？那會震動波浪使小船沈沒呀！」

喬治緊張地說道。可是馬丁卻笑了一下回答：

「根本不用下降呀。它會在海面上空一百公尺左右的空間靜止住，然後把我們吸上去的。」

「吸上去？眞要是這樣的話，那麼這個雪梨灣的海水也會被吸走一大半嗎？」

喬治很認真地在担心著。

這時「嘎……」地響起了一陣好像吸塵器似的聲音，耳邊也吹起了陣陣微風，附近的水面上黑漆漆地什麼也看不見了。抬頭一看，頭頂上有一塊像烏雲似地黑影覆蓋住了天空，那一定是馬丁星球上所派來的飛碟了。

貓女、戴花邊帽的女人、胸前背著錄有地球聲音的錄音機的調查員、還有那個老人都站了起來。

他們舉起了雙手之後，便一個接一個地昇上了天空，接著便隱沒在那塊黑影之中。

馬丁緊握住喬治的手做最後的道別：

「喬治，實在太感謝你對我的照顧了。不過我對你還有一個最後的忠告。」

「是什麼呢？」

「你對別人照顧的太多了。以後少一點也沒關係的！」

（什麼？你還嫌照顧太多了……？）

喬治本來想這樣對他叫著，可是到底忍住了沒說出口。

馬丁一邊搖著手，一邊垂直地往黑影上昇。



三秒鐘之後，微風和黑影都消失了。

而且四周的海面上一下子又變得亮了起來。

探照燈的光像穿透黑夜般地不停往天空照射著。

喬治跟德比特坐在搖搖晃晃的小船中發了一陣子呆，他們忽然覺得剛才那一幕就像夢幻似地一樣令人不可思議。

過了五分鐘之後，喬治他們才搖著槳往威魯姆划去。

喬治一面划一面想著不知該怎麼對父母說有關馬丁的事，他們一定會責怪自己一直瞞住他們吧！

他想父母會嚴厲地責罵他一頓，也許以後會減少他的零用錢也說不定。

（不管怎麼說，我也得到了一段最寶貴的經驗，而且又沒有對馬丁的諾言失信……。）

喬治在心裏對自己說著，並且用力地搖著槳。

就在這個時候，在雪梨灣上空巡邏的戰鬥機駕駛員向演習的指揮部用無線電報告說：

「一個形狀不明，類似流星的物體從雪梨灣昇空了。可是因為本機油料不足，所以無法

追擊。」

於是從第二天起，在雪梨灣裏又集結了好幾倍的軍艦跟飛機，就好像在等待外太空來的攻擊似地加強防守著。

後記

關於本書的作者

這本「從宇宙來的少年」，它的原名是「到地球去」，是澳大利亞的兒童文學女作家派翠西亞・萊特森的代表作。

派翠西亞・萊特森夫人是一九二〇年左右（外國的女性對於自己的年齡通常較保密）出生於澳洲中部的一個安靜的小鎮裏。

澳洲大陸的面積大約有七百七十萬平方公里，幾乎跟美國相等，可是人口卻只有一千兩百十七萬人，比台灣的人口還少，眞可說是地廣人稀了。而且它的主要都市大部分都集中在海邊，所以澳洲中部人口之稀少是可以想像的。

就是因爲如此，所以在中部擁有一千五、六百平方公里（相當於台北縣）的大地主比比皆是。土地廣大雖然是廣大，可是可耕地卻很少，大部分是荒涼的沙漠。要是突然遇上狂風的話，所有的生命財產都會受到很大的損失。

雪梨灣旁的美麗公園

當地的人民生活很不方便，因爲距外界太遠，所以有錢的人家都用自用飛機送小孩去讀書或是購買物品。假如家裏沒有飛機的話，那家裏的小孩就沒辦法天天到學校去上課了。

幸好澳大利亞的教育部在幾十年以前，以鉅大的金錢在這裏興建了許多通信設施，使得當地的小孩能靠收音機、電視機來按課表上課。

可是在作者派翠西亞幼年的時候並沒有這些設備，所以他的父親每個月開車去郵局一次，去領從雪梨或墨爾本所寄來的教科書或其他的書籍。

派翠西亞每當父親去郵局領書的時候，她都迫不及待地等父親回來，而且她把這些書一遍又一遍地不停地看，就像沙漠吸水似地不停的吸收新知識。

當她中學教育結束之後，下定決心要獻身寫作的她便獨自到雪梨去受高等教育去了。

可是大學畢業後沒多久，派翠西亞就跟萊特森先生結婚了。之後她又爲了照顧兩個小孩而整天忙碌著，根本沒有從事她所愛好的寫作。

一九五四年的有一天，她的一位朋友對她說：

「在忙碌的環境裏是不可能創作出什麼東西來的。就拿發明大王愛迪生來說吧，要是他也是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話，也是不會有什麼發明的。」

這番話點醒了萊特森夫人，於是她立刻埋首於打字機前拼命的工作。同時她丈夫跟兩個小孩也全力協助她。

如此情形之下，在一九五六年她的第一部以少年少女為主題的小說「捲曲的蛇」發表了，並且受到澳洲的少年們的喜愛。這本「捲曲的蛇」並且獲得了新南威爾斯州的兒童文學獎。

因此而重獲自信的萊特森夫人接著又發表了「潘尼克大樓」、「蜜之岩」、以及以少女為對象的「裝飾羽毛的星星」這幾部小說。在「裝飾羽毛的星星」這本書裏是以澳洲東海岸為背景，來描寫一位迎接思春期的十五歲少女的微妙心理。這本書在一九六三年被美國圖書協會指定為優良的圖書。

當文學界的評語家都在期待萊特森夫人繼續執筆創造少女小說的時候，多才多藝的萊特森夫人卻於此時發表了這本科學太空小說「從宇宙來的少年」。此舉表現了他決定向兒童科學世界進軍。由本書也可看出她對科學知識、故事想像力之豐富及處理的明快了。



本書的原書封面

當然也有若干文學批評家對她惡意地貶損，但她毫不動搖，在她家人、朋友的鼓勵下，繼續朝她的理想不斷地邁進著。

本書是萊特森夫人在一九六五年完稿出版。書中對於少年少女有精奧的分析與研究，不愧是她作品中的代表作。

大膽的挑戰書

自從「從宇宙來的少年」一書發表之後，她很勇敢地寫了一些類似挑戰書的答辯。現在舉一封她寫給一些對科學小說很熱衷，但在言語上很刻薄的教授的信：

我所寫的「從宇宙來的少年」一書也許，不，應該說肯定一些。確實地被一些教授、科學家、天文學者、經濟學者，以及預言家及有學問的人們讀過了。

而且我發現有許多人在看完此書之後會有這樣的批評：

「若是用科學的眼光來看，這種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這並不是科學小說，而是一些老

故事嘛……。」

不錯，這種批評我很了解。我並不是科學家也不是天文學家。我事先雖然收集了很多關於這方面的資料，但是書中所發生的事情，我並沒有辦法用理論來證明以後是否一定會發生。可是我是一個作者，作者有權將他自己所構想的事物無拘無束地自由發表出來。

我就是應用這種特權在「從宇宙來的少年」這本書中，將我的幻想用筆描寫出來。而且我支持科學小說的鼻祖喬爾貝魯努的主張：「只要是人類用頭腦所想像得出來的事物，以後終究會實現的。」

貝魯努的主張是可以舉出證明的。在貝魯努的「月球旅行」一書發表後的一百年左右，也就是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美國憑藉科學技術終於實現了這個夢想。而且這次登月所需的時間跟小說所寫的僅僅只差十幾分鐘而已。難怪有人說：「簡直就好像依據貝魯努的小說去實行似地。」

現在也許有部分教授跟批評家會說：「這種說法對貝魯努是正確的，可是對萊特森來說卻未必如此。」

可是我要大聲疾呼：



本書的背景雪梨灣

「諸位先生，我在「從宇宙來的少年」一書裏所描寫的各種現象，你們憑什麼說在現在與以後都不可能發生，請你們詳細說明一下，若能證明的話，請證明給我看！」

許多人們對萊特森夫人充滿著自信的態度所震懾住了。而萊特森夫人卻在心裏担心著：（不知道澳洲的兒童們對我初次所寫的科學小說是不是愛看？）

可是後來證明她的担心完全是多餘的。此書發表後沒多久，立刻受到了大家的喜愛，連美國、英國、及日本都出版了她所寫的這本書。

那些被萊特森夫人挑戰的好口舌之人，也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想要找出決不可能有像馬丁那樣的宇宙人。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過去的文獻跟記錄，以及在傳說、童話裏所出現過類似宇宙人的生物，來探討一下究竟有沒有宇宙人的可能。

記錄與傳說

關於宇宙人到地球來訪問的記錄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一千年以前在舊約聖經以西傑書的第一章所寫的。

預言家以西傑在克貝魯河岸，向犯罪的人們傳授神的意旨時，突然刮起了一陣強烈的北風。

在北風的中心裏有一塊圓形的烏雲，烏雲的四周散發強烈的光芒，並且不停地有火噴出來（可能是宇宙飛碟吧）。

這種現象停止之後，烏雲中又放出了藍白的光芒（放射能？）並且有四個生物來到了地面。

那些生物很顯然地具有人類的形體（大概就是宇宙人呢）！

他們各具有四個面孔，另外肩膀上還長著四個翅膀，他們的脚是垂直於地面，脚掌呈平面形，並且發藍色光（是重力鞋吧？）而且在翅膀下具有跟人完全一樣的手。

走近了一看，原來這種奇妙的生物的四張面孔各不相同。正面的是人的臉。右邊是獅子面、左邊是牛頭、後面的是鷹臉。

這種奇怪的生物幾乎不用翅膀就可以像我們想像不到的那種快速度前後移動。而且他動

的時候全身會紅的像火一般。向後移動的時候還會有閃電冒出來（認爲是火箭光波）。

而且這時候在地面的人們抬頭一看，有一塊像青玉似地巨大的東西，在青玉的上面站了一位巨人（宇宙人的飛碟跟指揮官吧！）

侵略地球所引起的「戰爭」

巨人發出了像洪水洶湧般的聲音之後，來到地球上的那些生物便隨著這種聲音張開了翅膀，圍繞著河岸飛翔著（是電波操縱嗎？）

以西傑的記述還不止這些，但是讀到這裏我們難道能不認爲這些就是宇宙人的表現嗎？

另一個被認爲宇宙人到過的地方是北極圈。

科學小說「兩個星球」的著作者加拉斯懷茲認爲，至少在一千年以前就有從外太空來的生物在北極地方建立了圓形的要塞。而且那裏還有幾百年前到地球的火星人所建築的碉堡。

地理學者卻不承認地說：

「那些只不過是愛斯基摩人用雪堆成的小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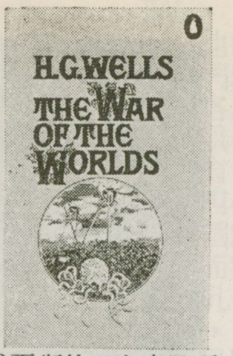
但加拉斯懷茲卻堅決主張說：

「不，那是愛斯基摩人仿造火星人的要塞。因爲火星上冬天的氣候跟北極圈的氣候差不了多少。火星人最初登陸的地方一定是北極地方。」

還有一個氣候、大氣都跟火星很相似的地方，那就是海拔七、八千公尺高的喜馬拉雅山。

有一位科學評論家曾斷言，假如火星人眞到地球上來的話，那他們一定會選擇喜馬拉雅山。而且在那裏，探險隊曾經發現在喜馬拉雅山裏有雪人似地生物，但一瞬間就像風一樣消失了。這很可能就是由火星派到地球上的宇宙生物。

這雖然是大胆的假設，可是這也是具有十億個腦細胞的人類——貝魯努所想出來的呀，說不定有一天會證實呢！依據科學的演進來看，某一個星球上因爲科學進步太快，而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汚染，於是他們想把自己未來的主人翁—兒童們疏散到工業比較落後，汚染的程度比較低的地球上來也不是沒有可能。



威爾斯的「宇宙戰爭」

到了兒童長成了大人之後，再用飛碟把他們接回去繼續本身星球的發展。這種說話也很合理。

有一個傳說中的吸血動物——河童，他的頭裏有一種儲水的容器。要是這種河童是宇宙來的話，那他可能是出生於非常炎熱的水星上。因爲太熱的關係，所以他必須常常冷却自己的腦部。若他的容器破裂了，那不但會失去力量，而且因頭腦裏溫度上昇使得思考能力也喪失了。

在童話及傳說中常出現的人魚也被認爲可能是宇宙人的移民。因爲別的星球上的海底人也許是用鰓來呼吸也說不定。

將來從宇宙來地球的訪問者會是怎樣的呢？

想到人魚這種怪模怪樣的下半身，使得我們又想到一位女作家裘衣亞當森在她最近所寫的「野生的海狸」一書裏所發表的想法：

「我在與非洲的動物們一起生活的這段期間裏，深深感覺到在這個地球上具有最强的生命力的，要算那些爬蟲類了。爬蟲類在人類誕生前的一億年以前就以同樣的形狀跟面貌在這個地球上慢慢地四處活動了。

最近因爲工業化而造成環境汚染，這塊廣大的非洲也受到波及，許多動物（當然也包括

人類）們都面臨著絕種的危機。

可是這些危機對於爬蟲類毫無影響。再過幾百萬年之後說不定人類會從地球上消失（沒有人敢保證我們能生存那麼久），這時世界上只有爬蟲類依然會用那副老樣子慢慢地到處爬著呢！」

假定亞當森女士所說的是正確的話，那麼想繼續生存在地球上就一定必須具備爬蟲的形體了。

我們再假定那些比我們的科學更發達的宇宙人們，他們要是眞的計劃移民到地球上來，那他們必然也考慮到將本身的形態改變成適合居住於地球上的形態。如此的話，未來到地球上的宇宙人就很可能是像人魚那樣半人半魚似地以半人半爬蟲類的形體居住在地球上呢！

本作品所影射的目標

我們現在把話題回到本作品吧！與女作家裘衣亞當森同樣都是女性的萊特森夫人，她本來是生長在澳洲美麗的大自然裏，可是對於眼前的物質文明改造不禁覺得很擔憂。

如同在書中的一開始，主角喬治用充滿感情的話說：

塔那的作品「從海底來的訪問者」

「連上面有拱形尖塔的建築物也要拆毀……。」

而且從別的星球來的少年馬丁也表示過：「在我所居住的星球上，也因爲建設的關係，使得環境污染的很嚴重。」

可是——從這裏接下去的話才是最發人深省的。馬丁說：

「雖然是如此，但我們決不會去佔領一個新的清潔的星球。」

這句話對我們現在的地球人眞是一個強烈的諷刺。

人類拼命地發展科學工業，毫不顧慮對生態的影響。不錯，我們現在已經建造完成了超音速飛機以及許多大工廠。可是當我們回顧一下祖先所遺留下來的土地時，不禁會爲污染的程度大吃一驚。吃驚之後大部分的人會如何呢？

最起碼也該盡力使它恢復原狀吧！答案卻是否定的。而且人們還繼續擴大他們的別墅、俱樂部、遊樂場所至郊外去，使得污染地帶的範圍越來越廣大了。

照這種情形下去，總有一天這個地球上會變的到處都很髒，到處都受到污染。到那個時候地球人會怎麼做呢？人類可能會建造出大型的宇宙船，讓一些政治領袖或是有錢的人乘坐

上去，然後就像是週末尋找遊樂場所那樣地移民到其他美麗的星球去了吧！假如那個星球上還有原住民的話，那他們一定會用武力來保護自己的領土。之後又會爆發一場類似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歐洲的冒險國家到美洲去開拓時的戰爭了吧……。

這雖然說起來有些卑鄙，但這卻是大多數地球人的生存方法。就是因爲地球人有這種想法，所以當他們聽到有其他星球的宇宙人要到地球的時候，首先聯想到的就是攻擊、侵略、佔領這些不友善的事情。難怪喬治的父親亞當斯聽到宇宙人的消息之後感到很害怕。



面臨雪梨灣的歐貝拉・豪斯

作者萊特森夫人在書中警告人類，在沒有弄清楚宇宙人爲什到地球來，甚至在對方的性格、科學能力、武力以及任何一切都不知道的狀態下，就擺出一切要迎擊的架式，是反而會招致地球滅亡的。這一點並不是誇大其詞。她在書中反覆地提醒這一點。

談到這裏，我們再回到萊特森夫人的那封大胆的挑戰書吧！她不止在信上提出，而且她利用本書向科學家、評論家、預言家提出如下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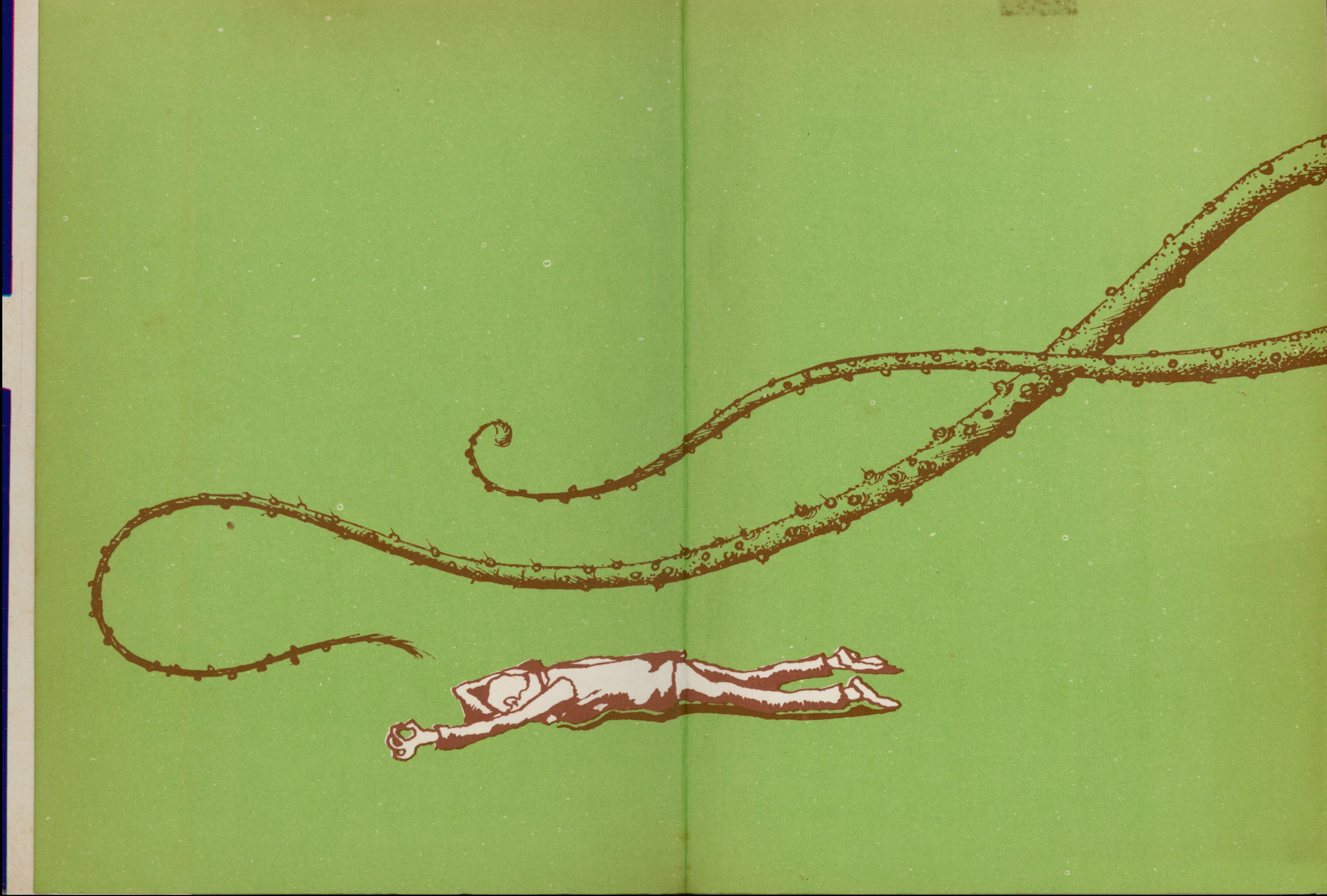
「地球人如果一直像這樣繼續破壞環境，會產生什麼結果呢？」

「萬一有一天宇宙人真的到地球上來了，如果用書中所敘述的方法去對付，能保得住地球上的安全嗎？」

要是科學家跟教授能夠回答說：

「繼續建設下去跟環境污染是沒關係的，不必擔心。另外，絕對沒有比地球人的武力更強大的宇宙人會到地球來的。」

若是如此，那麼萊特森夫人就可以放心了。但是世界上有誰能提出對這種回答的確實證據呢？



15 四度空間的秘密

L・P・狄維斯著／林壽祿譯

找尋地球與四度空間的接點！

白光普照的強力磁場裝置，突然燒得通紅。有股可怕的力量，將身體拉進去——

李和莫頓落入又黑又靜的世界，他們知道那兒就是四度空間的世界。

現在斷絕了通往地球的路，看不見的敵人，一直注視着他們兩位！

